

莊

子

因

增註莊子因序

古今能文之士有不讀莊者乎既讀有不贊其神奇工妙者乎余竊謂讀莊者實未嘗讀得莊而贊之者亦未嘗贊得神奇工妙處也何也蓋凡讀書家必先識得字面而後能分得句讀分得句讀而後能尋得段落尋得段落而後能會得通篇大旨及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蘊此不易之法也莊之爲文其字面有平易醇雅者卽有生割奇創者其句讀有徑捷雋爽者卽有艱澁糾纏者其段落有斬截疏明者卽有曼衍錯綜者若不逐字訓詁逐句辨定逐段

分析如前此註莊諸家解其可解而置其不可解甚至穿鑿附會顛倒支離與作者大旨風馬無涉凡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灑悉付之雲霧恂悅雖極日嘉贊無殊醉呖夢寐莊必不受也余註莊二十有七年矣鐫木之後分貺良友卽攜歸里貯建溪別墅與二三方外畸人講究丹訣借爲印證原不靳於問世寅卯間變余家盡爲逆氛毀奪所註經書藏稿十餘種同作劫灰而是書賴有鋟板獨存懲羹吹齏不得不爲無窮之慮與近註古文析義前後編竝行於世今且遍及海內矣茲再加繙閱其中有鄙意所未

盡者恐初學或費探索因謁四閩月玩味揣摩之力重開
生而將內七篇逐段分析逐句辨定逐字訓詁誓不復留
毫髮剩義而外篇雜篇雖屬內篇註脚遇有神奇工妙處
亦必細加改訂分別圈點鈎截得其眼目所注精神所瀝
而後已至如贗手擬莊擬入篇內往往得罪名教實莊之
秕莠蠹賊必不可姑容者謹一一摘其紕繆從旁抹出鐫
爲定本以公同好昔朱晦菴大學章句成於五十九歲至
七十一猶改註誠意章學以年進務求至當不易良工苦
心千載如見余何敢妄擬古人但以數十年寢食於莊久

已稔其大旨迄今論定而段落字句之間始無遺憾因歎
著述之難如此海內讀莊者開卷欣賞如見其人不至茫
然射覆臆鈎僅爲世俗虛贊當亦諒余今日之苦心也夫
康熙戊辰季秋望日三山林雲銘西仲氏題於西湖畫舫

凡例 計五則

一字面訓詰照填於本句之下然後再解本句之意如本句既解應合數句而總解者必加一小圈別之

一每段必分疏本段大意或加評語凡遇小段則加已上一二字遇全段則加通段二字俱加一小圈別之

一凡篇中綱領段中眼目必旁加重圈。其埋伏照應處旁加黑圈。其措意精深摘詞工妙處旁加密圈。○。○。

○。其轉折另提或襯貼找足處旁加密點、、、、。其小住歇處必加橫截一其大住歇處必加曲截L原

本缺畧今悉補出庶學者開卷了然不煩探索

一每篇後總論必先揭出本旨逐段啣接脫卸如撰一篇
全章八股文字俱要還他渾渾成成一篇妙文不敢如
前此註莊諸家輒指東話西自逞機鋒將本旨盡行埋
沒却也具眼者諒必知之

一原本音註總彙二紙冠於編首今恐煩學者檢閱特改
列於本字之傍舉目即得甚爲省力

西仲氏再識

莊子篇目

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卷之二 內篇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三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天地

天運

卷之四
外篇

刻意

秋水

達生

田子方

卷之五
雜篇

在宥

天道

繕性

至樂

山木

知北遊

庚桑楚

則陽

卷之六

雜篇

寓言

天下

徐無鬼

外物

列禦寇

莊子總論

三十三篇之中反覆十餘萬言大旨不外明道德輕仁義一死生齊是非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而已矣篇之有內有外有雜皆出於世俗非當日著書本意內七篇是有題目之文爲莊子所手定者外篇雜篇各取篇首兩字名篇是無題目之文乃後人取莊子雜著而編次之者逍遙遊言人心多狃於小成而貴於大齊物論言人心多泥於已見而貴於虛養生主言人心多役於外應而貴於順人間世則人世之法德充符則出世之法大宗師則內而可聖應

帝王則外而可王此內七篇分著之義也然人心惟大故能虛惟虛故能順入世而後出世內聖而後外王此又內七篇相因之理也若是而大旨已盡矣外篇雜篇義各分屬而理亦互寄如駢拇馬蹄胫篴在宥天地天道皆因應帝王而及之天運則因德充符而及之秋水則因齊物論而及之至樂田子方知北遊則因大宗師而及之惟逍遙遊之旨則散見於諸篇之中外篇之義如此庚桑楚則德充符之旨而大宗師應帝王之理寄焉徐無鬼則逍遙遊之旨而人間世應帝王大宗師之理寄焉則陽亦德充符

之旨而齊物論大宗師之理寄焉外物則養生主之旨而逍遙遊之理寄焉寓言列禦寇總屬一篇爲全書收束而內七篇之理均寄焉雜篇之義如此若刻意繕性義有所屬而無味讓王說劍盜跖漁父義無所屬而多疵昔人謂爲昧者勦人非虛語也天下一篇則後人訂莊者所作是全書之後序耳然則或曰外或曰雜何也當日訂莊之意以文義易曉一意單行者列之於前而名外以詞意難解衆意兼發者置之於後而名雜故其錯綜無次如此蘇子瞻謂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猶信



莊子雜說 計二十六則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今人把莊子與老子看做一樣與孔子看做二樣此大過也

一莊子全部以內七篇爲主外篇雜篇旨各分屬而總不離其宗今人誦其文止在字法句法上着意全不問其旨之所在此大過也

一莊子末篇歷敘道術不與關老並稱而自爲一家其曰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此種學

問誠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世人乃以老莊作一樣看過何也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當在了生死之原處見之其曰遊于物之所不得道一句卽薪盡火傳之說爲全部關鑰老子所謂長生久視則同而異也孔子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則異而同也

一莊子言逍遙言重闔心期乎大老子言儉言慈言齋心期乎小是其工夫不同處老子言無名天地之始莊子却言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則無名之上尙有所自始矣

是其立論不同處若云子夏之後流爲田子方子方之後流爲莊周卽謂莊子與孔子同而與老子異亦無不可也

一莊子宗老而黜孔人莫不以爲然但其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何等推尊孔子若言其宗老也則老聃死一段何又有遁天倍情之譏乎要知著書之意是非固別有在難與尋章摘句者道也

一莊子只有三樣說話寓言者本無此人此事從空摹撰出來重言者本非古人之事與言而以其事與言屬之

卮言者隨口而出不論是非也作者本如鏡花水月種種幻相若認爲典實加以褒譏何啻說夢

一莊子五十三篇載在漢書藝文志嚴君平作老子指歸所引用者多書中不載如閔奕意何危言遊鳧子胥等篇世存其目則此書爲郭子佺刪定無疑但外雜兩集尙有贗手未經擯斥世無明眼以爲相沿已久不敢復道然亦不可不辯也

一莊子生於戰國兵刑法術之家徒亂人國其所云絕聖弃知捨斗折衡等語皆本於憤世嫉邪之太甚讀者不

以詞害意可也

一莊子詆訾孔子世以爲離經畔道不知拘儒剽竊乃離經畔道之尤者也攷書中所載孔子不過言其問業于老氏子貢稱夫子無常師是不足爲詆訾者也若盜跖漁父乃其徒爲之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亦已甚矣

一莊子篇中有一語而包數義者有反覆千餘言而止發一意者有正意少而傍意多者有因一言而連類他及者此俱可置勿論惟先求其本旨次觀其段落又次尋

其眼日照應之所在亦不難曉

一莊子有易解處有艱澁難解處有可作此解彼解處俱無足疑止玩上下文來路去路再味其立言之意便迎刃自解矣

一莊子學問是和盤打筭法其議論亦用和盤打筭法讀者須知有和盤打筭法

一莊子學問有進一步法其議論亦每用進一步法讀者須知有進一步法

一莊子旨近老氏人皆知之然其中或有類於儒書或有

類於禪教合三氏之長者方許讀此書

一莊子爲解不一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禪解究竟牽強無當不如還以莊子解之

一莊子大旨說外死生輕仁義黜聰明詞若不殊而其每篇立意却又不當于同處而求其異當於分處而求其合自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若草草讀過便是不曾讀

一莊子用字有與他書不同如怒而飛非喜怒之怒冷然善非善惡之善游心乎德之和非和順之和此類甚多

當具別解

一莊子命意之深處須以淺讀之爲文之曲處須以直解之若一味說佻說妙只管附會入心性裏面去便成一部野狐禪矣今人蹈此病者什之八九須痛絕之

一莊子或取其文不求其理或詮其理不論其文其失一也須知有天地來止有此一種至理有天地來止有此一種至文絕不許前人開發一字後人摹倣一字至其文中之理理中之文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一莊子似個絕不近情的人任他賢聖帝王矢口便罵眼

大如許又似個最近情的人世間里巷家室之常工技
屠宰之末離合悲歡之態筆筆寫出心細如許

一莊子當隨字隨句讀之不隨字隨句讀之則無以見全
書之變化又當將全書一氣讀之不將全書一氣讀之
則不知隨字隨句之融洽

一莊子當以看地理之法讀之欲得正龍正穴於草蛇灰
線蛛絲馬跡處尋求徒較量其山勢之大小無有是處
一莊子當以觀貝之法讀之正視之似白側視之似紫睨
視之似綠究竟俱非本色纔有所見便以爲得其真無

有是處

一莊子當以五經之法讀之使其理爲布帛菽粟日用常行之道不起疑異於心則與我相親矣

一莊子當以傳奇之法讀之使其論一人寫一事有原有委鬚眉畢張無不躍躍欲出于載而下可想見也

莊子因卷之一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太不知其幾千里也○總點出大字是

一篇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分點出背

之怒而飛怒即怒呶怒生之怒乃用力之意其翼若垂天之雲○所覆者廣分點出

大翼之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海運海氣動也海氣動則颶風大作故鵬欲乘

此風力而南冥者天池也已上直敘鵬齊諧者志怪者也

齊諧古書名○南冥句解一語作收束齊諧句解一諧之語作起引若他書俱可無有那能如許跌宕波折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而鵬翼所擊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扶搖爾雅云。颺風也。去以六月。息者也。六月息仍主半

蓋其任意逍遙。一去一息。動經半年。則其為大年可知。三

千里言其遠。九萬里言其高。六月息言其久。見其一大則

無不大之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日中遊氣

也。生物造物也。息氣之翕闕往來也。三句寫出造物之妙

見氣至而動。使鵬得以施其擊搏之能。發明上文海運的

道。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

若是則已矣。五句言天之下有許多容得逍遙處。故鵬之

自然無碍。諸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

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坳堂。堂之凹處。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根上

○設一喻取勢。垂天之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纔是而後乃今培風。培

雲句。天之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厚而後乃今培風。訓

養。作活字看。就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無有折而壅之

方搏之時言。而後乃今將圖南。將者猶未徑去。有遲回審顧之意。言不

而後乃今將圖南。九萬里必不行也。○已上言鵬所以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之故。連蜩與鷲鳩笑之曰。蜩小蟬。鷲

用而後乃今四字。奇幻尤絕。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決起不遺餘

小鳩也。○笑人倒是此。我決起而飛。搶榆枋。力即上文怒

輩若鵬必不輕易笑人。我決起而飛。搶榆枋。矣者言其無

而飛也。搶突也。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控投也而已

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矣者言其無

他能亦無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笑其培風而後適莽蒼

他願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圖南無所用也。適莽蒼

者。外郊三餐而反。腹猶果然。有以不飢。適百里者。宿舂糧。

者。外郊三餐而反。腹猶果然。有以不飢。適百里者。宿舂糧。

者。外郊三餐而反。腹猶果然。有以不飢。適百里者。宿舂糧。

者。外郊三餐而反。腹猶果然。有以不飢。適百里者。宿舂糧。

當蓄數。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人之出行。猶計程備糧。如此

日之食。若不培風。能免天闕之患乎。○又設一喻。取勢之二。蟲又何知。宜其小知不及大。

知小年不及大年。知有小大。山於年有小大。所以笑。奚以知其然也。

朝菌不知晦朔。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蟪蛄不知春秋。寒

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此小年也。以幼年僅成。楚之南有冥靈者。龜

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大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大年二。冥靈大椿。各自為春秋。則

一瞬。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匹之。思

也。此世人之小知。亦因其居短景。與二蟲之見無異。所以可悲。○已上言鵬。所以能六月息之故。皆申明諧言。因行

文融成一片不可分析故諸
解愈鑿愈支真千古恨事
湯之問棘也是已棘人名列子作夏革

○立言本似荒唐欲以取信
故既引齊諧又徵之湯問也
窮髮之北地不毛有冥海者天

池也上天池屬南冥此屬北冥是文之變處有魚焉其廣數千里關未有知

其脩者長其名爲鯢上總言其大此分出關長來且先言其形體然後點出魚名又其文之變

處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上言一物所化此則

魚是魚鳥是鳥又其變處所引湯問語止此○前引齊諧三句單証篇首徙於南冥一語未及於魚鳥之大故又引

此以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風之旋者絕雲氣負青天

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重述起下斥鷃笑之曰斥澤小鳥彼且奚適

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

至也。而彼且奚適也。上文之笑。在自安於拙。此則此小大。竟自以為為工矣。亦文之變處。此小大。

之辨也。此只就物之分量言。與上文小知大知。小年大年。立意不同。亦其變處。一語結上生下。多少筆力。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

也。亦若此矣。亦莫不自以為至。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即朱

鉞宋之賢人。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

加沮。不在所效所比。所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

已矣。重內而輕外。自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世間之人。如

雖然。猶有未樹也。不能自樹立於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

善也。順利無句有五日而後反。境能自樹立於世外矣。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知為善致福之人如此者亦不多得不但世俗也此雖

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必待風而御之非大之至也若夫乘天地之正

陰陽二氣之正而御六氣之辨。六時消息之變以遊無窮者不死不彼且

惡乎待哉。此是極大身分極高境界極遠程途極久閱歷用不得一毫幫襯原無所待而成此逍遙遊本

旨故曰至人無已。無待於已神人無功無待於功聖人無

名。無待於名之所歸○三句發無待之名義見大之至者非世俗所能與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炬火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喻臨下之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取水其於澤

也不亦勞乎。喻逮下之德有大小○二喻謂夫子立而天

大者當前小者雖不退聽何益
白雲精舍

下治。德盛而人自化。即易所謂見龍在田。而天下文明者。是日月出而時雨降矣。而我猶尸之。吾

自視缺然。熒火光難浸。摧擇勞矣。請致天下。已上讓天。下之詞。許由曰。子治

天下。天下既已治也。不待別求。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

致治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有致治之實足矣。名不必居也。鷦鷯巢

於深林。不過一枝。餘枝用不着。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餘流用不着。亦以

二喻應歸休乎君。休美名也。找子無所用天下為。鷦鷯四句。上有力。歸休乎君。上為名三句。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以致祭喻治天。下。庖人當為其

勞。尸祝當為其逸。然格神實藉尸祝隱隱見天下治已有其實。但不肯居其名耳。二句找上猶代子句。此段引証

無名聖人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

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使人驚。懼不已。大有逕庭。隔遠。貌。不近

人情焉。斷其不信。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住處。肌膚若冰雪。形淖約若處子。淖約。同。能。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飲食。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行動。先寫出。件件出色。可怪。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不用意。天下而天下。賴之。此無功之功。出於人情之

外者。此一句最重。吾以是狂而不信也。狂。以為妄也。言其。所以驚怖之故。

連叔曰。然。信接輿。之非妄。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指替聾四

猶時女也

時是也謂是言乃汝之謂也按輿言本可信奈不知者以不狂為狂耳

破他狂而

不信句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

孰做做焉以天下為事

旁礴混同充塞純以神用也斬求亂治也做做役役之意神人無心

於治世而世自受治於神人有莫知其然之妙者之人也

○解上文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之說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自已先有勝物木領疵癘所不能加水旱所不能害者 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以其精治身而出其粗迹猶可理天下而有餘成就得一個堯舜來

豈肯以物為事將大本領小川却也其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外者以此○此段引証神人無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資貨也章甫殷冠名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之禮冠雖貴無奈有用不着之時。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在己之所

矣。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舊作許山。汾水之陽齧缺主倪破衣。自然

喪其天下焉汾陽堯都也。皆然茫然自失之意。既見四子

不着猶越人視章甫耳。此段引証至人無已諸解扭捏可笑。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

所容以盛平聲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堅重也。非一人之力。割

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雖便於自舉。但瓠既大。割而小

以盛。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掊之。擊碎也。割與不

割俱無所用。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

生予曰 卷之一 逍遙遊 六 白雲精舍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龜，圻也。泝，泝也。統，絮也。冬、月漂絮有藥。故手

裂。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

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此拙於用大者客得之。

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

冬、月水戰。手不圻裂。故能取勝。裂地而封之。此善於用大者能不龜手。一也。或以

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又能用總斷之今子有

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慮謀也。以此為舟楫。如大酒樽

之形。浮於江湖。且其性不沉。可以乘之。而憂其瓠落無所

容。身既容矣。更何所容。不待憂乎。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之心。猶言茅塞。以

其不能慮而徒憂所以謂之拙於用大也。○此段言得其用則大。不得其用則小。瓠空心之物。喻居心。故謂之有蓬之心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惡木。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

顧。雖便於伐亦去之而不伐。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同畔而

惡木。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屬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敖

之閑遊者。伺而欲捕得之也。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見害於物。雖有用何益。今夫濼牛。其大若垂天之雲。聚為大形

與篇首鵬翼所比不同。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其技反不如狸狌。以各有所長。不必

相為用也。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即以無用之地置之。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即以無用之身共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匠者不顧，正無所可用，雖與不能執。安所困苦哉？却免狸狴機辟罔害之害，吾言大而鼠相同。哉。○此段言小而有用，不若大而無用也。樹猶樹立，暗喻應世故言物無害者，見無用正足以避害得遂其逍遙之樂也。

逍遙徜徉自適之貌。遊即所謂心有天游是也。此三字是莊與一生大本領。故以為內篇之冠。然欲此中游行自在，必先有一段海濶天空之見。始不為心所拘，不為

世所累居心應世無乎不宜矣。是惟大者方能遊也。通
篇以大字作眼。借鵬爲喻。意以鵬之圖南其爲程遠矣。
必資以九萬里之風。而遲以六月之息。蓋以鵬本大。非
培風不能舉。况南冥又非一蹴可至者。人之他適計程
羸糧亦猶是已。蜩與鸞鳩輩何足知此。知有大小緣其
年有大小其不相及也。固宜獨不聞冥靈大椿自爲春。
秋則鵬之自爲春秋可知。是其六月息也在。鵬不爲久。
又可知矣。彼彭祖者誠何足數。此鵬之所以爲大如此。
也。雖然此非吾臆說也。又非諧私言也。湯之問棘亦嘗

及之矣。至如鵬之適而斥鷃之笑也。誠不異於二蟲所云此無他。小大故也。彼世之一得自喜者。何以殊此。乃宋榮子進矣。以未樹而未大。列子又進矣。以有待而未大。惟夫乘陰陽二氣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以遊於不死之門。方可爲大。卽所謂至人。神人。聖人。是也。於何徵之。如許由之不爲名也。此無名之一証也。藐姑射之不爲事也。此無功之一証也。堯之皆然喪天下也。此無己之一証也。皆能用之以成其大也。然非致疑於大而無用也。故不龜手之藥。得其用則大。不得其用則小。居心

者。視。此。矣。抑。非。必。求。其。有。用。而。始。爲。大。也。故。狸。狌。獐。牛。或。以。有。用。而。致。困。或。以。無。用。而。免。害。應。世。者。視。此。矣。大。瓠。也。大。樹。也。又。一。鵬。也。何。不。可。遂。其。逍。遙。遊。哉。人。惟。求。其。大。而。已。篇。中。忽。而。敘。事。忽。而。引。証。忽。而。譬。喻。忽。而。議。論。以。爲。斷。而。非。斷。以。爲。續。而。非。續。以。爲。復。而。非。復。只。見。雲。氣。空。濛。往。返。紙。上。頃。刻。之。間。頓。成。異。觀。陸。方。壺。云。紙。中。線。引。草。裏。蛇。眼。謹。得。之。矣。

莊子

卷之四

二

內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出氣嗒然似喪其耦嗒然相忘

貌似離人而立于獨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

木體不動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念不起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

几者也前人隱几無噓而嗒然若此者子綦曰偃木亦善乎而問之也今

者吾喪我汝知之乎無我相故形槁木而無言心汝聞人

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聲所從出曰籟地籟有形而受

天籟無形而生即下文風從所出由於氣喻人之有言由於知也又自解仰天而噓之意為下文發端子游

曰敢問其方也類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噫氣是惟

無作。但綏出如今日隱几之。作則萬竅怒。而獨不聞之。

翳翳乎。是白遠而近。山林之畏佳。山林高低曲隈之。大木

百圍之竅。穴似鼻。兩竅似口。一竅似耳。入竅斜似枅。棟者竅方。

似圈。厄匪之似。曰。淺似注者。曲似汚者。言形之不齊。激者。

夏而諤者。去而叱者。出而吸者。入而呌者。高而濠者。下而

突者。深而咬者。上言聲之不齊。前者唱于。輕而隨者。唱喁。

重和。二句言風陣先後不同。冷風則小和。輕風則隨。飄

風則大和。疾風則隨。厲風濟則衆。竅為虛。猛風渡過後。諸

句言風勢粗細不同。而各形各聲中。又有不齊。而獨不見。如此。上從無生。有此自有。歸無來路去路井然。

之調調之刁刁乎。

調調刁刁是樹上枝葉搖動之形故曰見。此段描寫地籟在衆竅受風上見

句句形容不齊之狀為

下段知與言不齊映照。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

比竹是已。

此竹蕭管之類。上言人籟若徑撇下則漏若再提起則無處安著趁此一句便補一句是文

之細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

自取怒者其誰邪。吹指風而言萬萬竅也風之吹萬竅也固不同矣但使其為竅如此即為吹如

此若皆自取其怒號者誰為之邪誰字與自己相應暗指天也。三句答天籟為下有知而言起引大知開

閒小知問問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知與言是一篇之眼然言又本於有知故先提

此四句立局極得振裘挈領之法有知有言是非之所從

出便是無中生有了大知謂全體小知謂一端大言謂通論小言謂偏解一人之身皆有不必分別優劣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

構日以心鬪。縵者不決留。害者不測密者不備。小恐惴惴大

恐。縵者不寧。其發若機。枯不轉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

詛盟不移。其守勝之謂也。司是非故守勝本是一事。但用

一人之身。無論寐覺。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

心鬪之變態如此。其殺如秋冬。若便溺之出不可復返

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既以心鬪則神明日勞而消喪。故

其初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也。即以心鬪則在內之閉藏若受緘膝束縛竟成一老洫之

無水全不流動。如速死之人無復有生機矣。此言心鬪

之害如此。交中字句新奇。若喜怒哀樂慮嘆。慮則須度未

怪石異峯非樊籬中物也。喜怒哀樂慮嘆。慮則須度未

既變熱。熱則反覆不定。姚佚。姚佚。縱逸。啟態。啟開心。樂出虛

喻其乍作作止也。蒸成菌喻其倏生倏死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以

明明承上言心闕之害如彼非明知之而故蹈也緣此心司是非自有無窮之變態無端忽生循環相代猶吹萬不

同之賴也。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欲知此變態所生之由乎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言非天機

之動則我不能自生但非我有以受之則彼亦不能獨生於我是我與彼相因以生此無窮之變態非甚遠而難知

也究亦莫知其誰為使然○使字取字應上文使其自取怒句。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其所為使者似有真宰存乎其中特不能得其端倪故不知耳。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

情而無形若真宰之所使可行則行已足信也其所以不見其形者實以真宰之有情而無形耳安可得

而見哉當求得其情而可矣。百骸九竅六藏賤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試以

不可見之情求之於身問其

最親厚者為誰。○第一層

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問人身中

所有數件或皆可親而說無所分別乎抑亦

有所極親於其間乎焉亦問詞。○第二層

如是皆有為

臣妾乎。

問在我身中皆為服役於我者乎。○第三層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

遞相為君臣乎。

乃均服役於我則不能相為統攝或於服役之中互為統攝乎。○第四層其有

真君存焉。

彼遞相君臣者畢竟役人而亦役於人若真君則不然其所以使我有無窮之變態者皆是物

也真君即真宰。○層層

擊出應上其誰耶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

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既知於真君求其情矣若求之得而真不加益求之不得

而真不加損蓋此真自我父形以來本無喪失。與物相及

直待形盡而止其與我相親相私相治如此。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

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真君之至重如此。乃聽其與物

相逆相順。無有底止。一旦形盡。而此真亦銷滅。無存誠可

惑也。何其味昧若此。詎以人皆若此。而無有獨覺者乎。暗

伏下以明意。其行文雖似三疊。却是一氣。外篇所謂

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已上言物論不齊之害。夫隨其

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愚者與有焉。成心謂人心之所至。便有成見在胸中。牢不可破。無知愚皆然。知代句即上文以知日夜

相代。非我無所取意。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若

心中無成見。則無是非矣。今日適越而昔至。是以無有為

是惠子語。莊子引之以見其必無是事也。

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

禹歷九州方知

九州之處以無為有禹尚不能况其他乎。夫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謂言有言之理與風吹之無心者其所言者特

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鼓音亦有

辯乎其無辯乎但所言之是非未有定屬有言之理與未嘗有言之理總不足計鼓音鳥雛出別而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隱蔽也。有言既與鼓音無辯則道無不存

別乎。四語俱詰問以起下文之意。道隱於小成言隱於

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小成謂安於一

察以自好榮華謂狃於私說以相誇此道與言所以蔽也

儒墨之自是以相非者非以此歟○自言非吹句至此言

是非本自無定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儒

皆成心為之耳明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儒

之是非欲有定論在用我無成心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明而已○已上言物論有齊之之法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凡物

是非各有彼我欲以明者必置身於是非之外易地以觀

斯見彼出於是則其為是亦因彼而然耳○見字知字皆

自上而明彼是方生之說也物方生方死亦惠子語莊子

字生來○彼是方生之說也引之以喻是非之無定耳○

愚意齊物論一篇全為惠子公孫龍等而發蓋惠子輩以

善辯著名物論所以不齊也故篇中多引其言又指其事

云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因

是因非因非因是是非之說即生死之說也彼出於是者

於無是無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譬之

齊物論 白雲精舍

猶方生矣。乃有生則有死。循環無窮。是以聖人不由而照。

是非之相因。若分別之何處分別。天則也。因是其各自為是。而不參之。

之於天亦因是也。○照字根上明字來。天字生下天均天倪等字。此句最是肯緊。因是兩字。是齊物論本旨。通篇俱發此義。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言因是之實在以彼之是非。

是與無彼。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

之是也。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如是則。

無有偶對。而我常操其是非之樞紐。以得其循環之用。不。

落於邊際之偏。於以順應是非之無窮。所謂以明者。此已。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

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

馬也。公孫龍子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辯論雖

近理。但不若非指非馬之喻。為更全也。天地萬物不

過一指。一馬道之可通如此。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

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天地萬物不過指馬。既

可。然不然。隨物皆故為是。舉莖與楹。厲與西施。恢恢。慜慜。怪

道通為一。莖。梁。楹。柱。厲。惡也。恢。大。慜。戾。慜。乖。怪。異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破碎日分。圓

日毀。凡物之成。毀相因。平。彼唯達者知道為一。為是不用

往復之理。無不可通如此。

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不用不用已是也寓諸庸者因人之是也

然無物不可無物不然庸衆之中不必自用而愈有以得

其用用而通通而得有不知然而然此因是之道已已無

所不勞神明為壹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

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

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壹執滯也狙公之輸芋以

食狙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於芋之本數原未嘗加損使

不因狙怒而改命之則狙之怒終不可解矣此亦因是之

道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和調合也

聖人知其如此故和之以是非而止乎天然之則自無不

均可通為一故兩行而無分別也○自以指喻指至此言

道本無不通無容執滯所以發明因是之故照之以天者
心之所及休乎天均者道之所歸物論之所以貴齊如此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

盡矣不可以加矣知道者必通於未始有物之先方為道
之至方為知之至古之人即下面所謂

知止其所不知者是也○第一層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對也對謂
對待

俗本為封費解○第二層 其次以為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第
三層是

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有是與非則道為既散之
朴矣虧猶壞也○第四層 道之

所以虧變之所以成變即下面好字之義猶
言尚尚也○第五層 果且有成與

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虧相因於有物之後以未
始有物觀之皆無成與虧乎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

也。昭氏鼓琴。成於先而虧於後。是成虧之無定如此。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

也。枝。柱。策。杖。節。音之具也。惠子之據梧也。以梧為几。據而高談也。三子之知幾

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昭文之鼓琴。與師曠之枝策。亦猶惠子之據梧耳。三人皆

以其知近精。故為終身篤好。載從事也。唯其好之也。以異

於彼。句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

白之昧終。惠子之所好獨端。故欲明之獨切。不知非所當明而明焉。是以終於堅白之昧而不悟也。而

其子又以文之綸緒終身無成。惠子既終。而其子又將堅白之載于書者。尋其綸緒

竟無所得。○諸解以文之綸緒指昭文說語意割裂支離。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

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以惠子之事觀之。則物與我本無所

謂成如此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此之謂以明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此聖人之所向不用而寓諸庸所謂明者此已○自古之人

至此承上道通爲一句因推原乎道之極無所謂是非成虧之數以見其不得不因是也物論雖欲不齊亦不可得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

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上面言無是非其旨

已悉然而無是非之言即爲有言亦未知此言果類於是否也但任其類者以爲類不類者以爲不類則我之言自

與彼全矣請言其無是非之言可乎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若言無是非之源愈進而愈深直至於無無方成極致矣

○周子太極圖說個無極。儒者以為千古未發之秘。不知無極之上。尚有無無。宋儒未曾道得。俄而有無

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若忽從無無之中說個有無。便從空落影。已不

是無了。則求知此有無果孰為有。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

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今我既有無是非

是非之一言矣。亦未知此一言為有說乎。天下莫大於秋

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

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天下之理和盤打筭。大小壽夭。總

地與我並生。自天地之視我。與視萬物原無兩樣。既已為

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既為一矣。則無容有

言語其間。但謂之一。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卽爲有言於其間矣。

巧。歷不能得。巧歷。巧於。而況其几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由一而生言。由言而

其從此適彼。故也。若欲無適。則所謂因是而已。○自今且

有言至此。以無是非之言。卽爲有言。不如併此一言而去

之也。齊物論者亦不待我出言以齊之矣。夫道未始有對言。未始有常爲是而

有。有。夫道無往而不存。故未始有對言。無存而不可故

也。請言其。有左有右。左與右相。有倫有義。在物曰倫。有

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存而不議。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立大經以爲世道之計。此

聖人有微詞焉。未嘗反覆稱引以示人也。莊叟可謂尊孔之至。書中貶聖處皆非本意。故分也者有

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

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聖人知有言。卽以起爭。故

以其分之辯之。卽爲不分。不辯之人。則懷之與示之。相去

遠矣。此段又從上段有言之意。透下見得聖人雖有言。仍不起是非之意。看他雙收道言二字。應上雙起針線極密。此率然首尾也。夫大道不稱大辯

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嗾。大勇不忤。道昭而不道。言辯而

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忤而不成。五者。因而幾

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夫聖人有言不起。是非是

已。究竟不稱方爲大道不

辯方爲大言。卽如大仁大廉大勇，亦皆不存其迹。若但不道不及不成不信不成。五者尙有迹存，雖似圓虛，漸落邊際。非上乘也。故知必止其所不知，方爲至矣。不知則在未始有物者矣。應上古之人，其知有所至。句。通篇結穴在此。惟止於所不知，所以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無言真齊物論妙訣。

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

來此之謂葆光。如知止其所不知者，柰何卽此不言不道

應無窮。自然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也。此葆藏其光明，亦猶聖人潛疑之耀而已。知其不知，豈非至哉。○篇中段段散行，卷舒收縱，至此忽將知不知分。故昔者堯問二對總收，意雖遞而詞實對。是散中取整法。

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宗一

一國，胥敖一國，不釋然者，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

常有於胸中而不能解也。齊物論 七 白雲精舍

間。蓬艾之間言其存國於卑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

出萬物皆照。暗暗與上文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夫葆

德之所由成積厚流光自然無物不照。區區是非總不足

入其胸次。舜之告堯是已。今日之喪我亦欲知止其所不

知以渾同是非之言。物論之齊非以此哉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物所同是言物自

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

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三問異而三答雖然嘗試言之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

邪。二語是此篇之眼蓋知則落邊見所以為不且吾嘗試

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

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薦，稠草也。蚹

且其帶。蚹，蚹也。蚹，蜈蚣也。帶，蛇也。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狢以爲

雌麋與鹿交，鱖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

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這個不知，纔是真知。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

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

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

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上所言正處正味正色皆利害

之端。至人不但利害連生死亦不知所以為不知之極也。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夫子孔也。聖人不從事

於務。不以世故為事也。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

緣道。無心依道而行也。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謂無謂。未嘗有言也。而遊

乎塵垢之外。此句承上六句與不從事於務句相應。夫子以為孟浪之言。孟浪

不着實也。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足。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熒也。熒猶惑也。言此道難知。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而丘也何足以

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言汝此時

身分尙早未得到彼地。位何敢輕易許之乎。吾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

則爲孟浪故以妄言之聽之則爲早計故以奚旁日月挾妄聽之。已上先答他夫子以爲孟浪三句。

宇宙旁日月挾宇宙卽上文不從事於務而遊乎塵垢之外之意奚者謂何道以致此也諸解無謂爲其

昭合置其滑潛弟爲其昭合不立異同之見置其滑潛不求辯論之明則庶幾矣諸解無謂以

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茫故有分別高下如官之相轉以隸屬而相尊者衆人所以

役役而徒勞也聖人則不然惟若愚茫無知而已諸解無謂參萬歲而一成純雖萬歲變之雜合而一之混然純備則死生無變矣此句

頂上不就利四句生下生死夢覺一段諸解無謂萬物

盡然而以是相蘊言積然於萬物而萬物盡然則是非不起矣此句頂上有謂無謂二句生下

我與若辯一段言萬歲則無不齊之時言萬物則無不齊之類矣諸解無謂子惡乎知說生之

言萬物則無不齊之類矣諸解無謂。子惡乎知說生之。白雲情舍

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弱喪，幼

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

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

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

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君乎，牧乎，分貴分賤也。牧，牧圉也。此即上

文以隸相尊之意。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再

句方全是文家深一層法。莊文中此法甚多。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

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市詭至怪也萬世之遇若旦暮然言

知其解之少也。已上根參萬歲而一成就純句痛發不就利四字實義既使我與若辯矣若

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

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彼此勝無定在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可以

取節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兩存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

固受其黜闇。暗昧不自誰使正之。從中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必仍是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

我矣惡能正之。必仍是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

與若矣惡能正之。必別是一說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齊勿論
白雲情舍

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必茫無他說。與爾我雷同。然則我與若與人。

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此外更何所待。惟有天而已。化聲之相待。若

其不相待。是非之變。不一為變化之聲。官和之以天倪。調和

之以天均。因之以曼衍。率引。敷演。所以窮年也。盡吾年而後已。化聲五句。舊

本錯簡在兩無辯句下。呂吉甫更定在此。義最優。今從之。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

物。然不然。論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以

是自然。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以有然。自當有

不然。○此謂天倪。忘年忘義。窮年故忘年。振於無竟。故寓

和之者。以此而已。忘年忘義。曼衍故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振收歛也。欲歛手於無盡而忘年。故寄意於無盡。而忘義。即上文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之意也。又

自解曼衍窮年之說。○已上根萬物盡然而以是相繼句痛發有謂無謂二句實義。

罔兩問景曰影同罔兩影外。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

其無特操與無一定。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影待形。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形又待神而動其行。吾待蛇蚺蜩翼

邪蚺蛇腹下剛離。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蛇以蜩行

而蚺與翼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張之者何能知其所以然不然乎蓋影之所待又有待者如此言所以無特操

之故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飛。自喻適志

與自知不知周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又無。不知周之

夢為蝴蝶與不知前此為蝴蝶是周所夢。蝴蝶之夢為周與亦不知今

蝴蝶則必有分矣。明明是個兩物夢。此之謂物。
 所夢。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明明是個兩物夢。此之謂物。
 化。如雀化蛤。雉化蜃之類。故外篇云。其死也物化。言人之
 死亦猶物之化。不相知也。以夢覺驗之。則其理躍然矣。
 疑。○此段言天倪自動。或兩物而歸一物。或一物又
 疑兩物俱成幻相。見物論本齊。相待相疑。俱非也。

明道之言各有是非。是謂物論。物論之不齊。皆起於各
 自為我之心。然有心則有知。有知反以傷其心。而究無
 損益乎。道之數。徒增紛紜耳。故欲齊物論。必須善用其
 知。善用其知者。止其所不知者也。通篇以知不知作線。
 曰。芒白昧為無知。曰。明曰照為善用其知。曰。滑疑之耀。
 曰。葆光為止其所不知。止其所不知。將奈何。所謂因是

也。南郭子綦之喪我也盡之矣。以爲人心之有是非本
是無中生有。猶風之吹萬不同。忽成無數。變態誰爲爲
之。是地賴也。實天賴矣。人心由知而有言。無論大小皆
其自造。千頭萬緒乍起乍滅。自所謂真君者。茫不知取
其不至。勞神明以終身。俾心與形俱盡而已。何也。以
其有成心也。天言等之。馭音之過耳。原無有真僞是非
於其間也。乃有所蔽。以生儒墨彼此紛無定見。是未嘗
善用其知。卽物之彼。是易地以相觀耳。惟因是而照之
於天。以虛相應。無窮期也。是豈故爲強合哉。蓋道原通

爲一。高下美惡常怪成毀所不得與焉者也。達者知之。勞神明爲壹者不知也。此聖人照之於天亦欲止乎天。則之自合所以善用其知矣。夫知以何者爲至哉。古之人必置其知於未始有物之先。其有物者次焉。有對者又次焉。以其漸及於是非也是非用則未免有成虧之弊。然而是非偏竟不足爲成虧之據。不但道之本通爲一。卽用道者究亦無或不一也。聖人所以於滑亂疑惑之中而有其明。豈非置是非於不用之故哉。夫無是非則無言矣。乃吾試思之。卽此無是非之言亦未始非言。

也。斯言是歟則與是類。斯言非歟則與非類。前以人之
言欲易地以相觀者。此以我之言亦不妨易地以並處
矣。顧無是非之言何言哉。必遯於無言之始矣。尤有進
焉。必遯於無無言之始矣。尤有進焉。大小壽夭。天地萬
物無不爲一。然一卽爲言。由此相適於無已。是欲齊是
非者。反以增是非矣。故不如前所謂因是已者。併此無
是非之一言亦可省也。夫不論不議不辯。聖人於有言
之時卽存無言之川。亦恐生八德之畛耳。然猶有言之
迹者存也。大道大辯則不然。雖不道不及不爲已甚亦

難語於圓虛古之人知之所以爲至者亦惟止其所不知者矣。於所不知者而能知則天府也。所以得環中以應無窮者也。於所知而歸之於不知則葆光也。所以圖滑疑之耀者也。舜之告堯亦不過此。他如利害死生付之不知也。則王倪之告齧缺也。君牧人我不能相知也。則長梧之告瞿鵠也。至於形影相待而不知所以然。夢覺相疑而不知所以分。則知之止於不知。漸入化境矣。尙何不齊之物論哉。文之意中出意言外立言層層相生。段段回顧。倏而羊腸鳥道。倏而疊嶂重巒。世儒見之。

每不得其肯綮，輒廢閣不敢復道。此猶可恕，乃敢率臆
曲解，割裂支離，俾千古奇文埋沒塵土，嗚呼！莊叟當日
下筆，落想時原不許此輩輕易讀得也。又何怪焉。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內篇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生必有死。而知也無涯。應事之識所以運以有涯。

隨無涯。殆已。隨逐也。此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此句言其

已如此。而役役為知。惟有危而已。為善無近名。或輕生趨

矣。尚何益哉。已上言不養之害。為善無近名。或輕生趨

名。為惡無近刑。或貪生逐利。緣督以為經。中之縫謂之督。

喻凡事皆有自然之理解。如下文所謂有間是也。經常也。

循此以為應物之常。不必復隨無涯以為知矣。時解上下

文俱說。可以保身。指身體。可以全生。指知覺。可以養親。舉

生所當為。可以盡年。指壽夭。言四句皆所以免於

之去者。去聲。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所踦之。以一足跪而抵砉然騞然。春骨肉奏刀騞然。騞破莫

不中音。樂音○三合於桑林之舞。湯之樂也手足

首之會。經首咸池樂章會音之聚也文惠君曰：「善哉技

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解牛已畢故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

技矣。出乎技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有全三年

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見牛只見其理解如體之方今之時

言現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

而神自欲行，循乎牛之理解，有天然之縫，接處也。批大郤

也。導大窾也。因其固然。所以為技經肯綮之未嘗。肯着骨

也。導大窾也。因其固然。天理

也。而况大軛乎。大骨也。言我之技未嘗在牛骨。肉上經過所以為是道非技。良庖歲更

刀割也。我嘗經肯綮者。族庖月更刀折也。我嘗經大軛者。今臣之刀十九

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

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原無待於割折故。雖然每至

於族。筋骨盤錯處。吾見其難為。非可此導。怵然為戒。警心。視為止。去聲。目行

為遲。住動。刀甚微。輕輕。諫然已解。如土委地。諫然當作物斷之聲。不大

傷刀。其不可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旁若無人之義。滿志善

刀而藏之。拂拭盪摩其刀。藏為後用也。層層言所好之道。在於養生。不但以聲容合樂為長技也。文

養生主
白雲情舍

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借文惠君之口發

發緣督以爲經之義叙事處喻應物之善所云天理固然有間等語皆喻物有自然理解無難處之事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右師官名先爲是官曰是何人也惡

乎介也介特也特足故謂之介天與其人與計其生來便是獨足乎或有兩足被人去其一

乎曰又更端言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獨彼一足若人天使之者然

之貌有與也凡人形貌無不兩足並行如黨與然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夫

其祿仕故取別於人何與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求食甚難不斲齋乎樊

中神雖王去音不善也樊中雖有食然授人以殺割之權神非不壯健惟不能自遂其善利之意反不

如高舉遠引慮於利害不櫻之地喻右師受祿被則非養生之道也○通段發爲惡無近刑之義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不哀。義不盡禮。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邪？疑其薄。曰：然。是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疑非弔。曰：然。只當始

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其人病言個中人。今知其非。以其違天也。意見下文。向

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

哀。彼其所以會之也。彼指老子。會會合也。固結人心之謂。必有不斲言而言。悲悼

弔不斲哭而哭者。以平日用情過深。其死後故有自然之感動也。是遁天倍情。忘

其所受。是違天之理。而倍益以人之情。古者謂之遁天之

刑。情之所鍾。自為怪怙而已。已上証老聃俱在平日。上

論本題是養生說。及死已為奇矣。乃弔而不哭。反怪夫

人之哭。尤為奇也。及怪夫人之哭。因怪死者。適來夫子時

也適去。夫子順也。來生去死也。適偶值也。偶生時自生。偶死理當死耳。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人苟安於自然而生。則不以爲樂。處於自然而死。則不以爲哀。古者謂是

帝之縣解。人之生如物懸空中。死則解其懸而下矣。此皆天之所爲。非人得與。哀樂何益。已上論入弔

者不當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指實也。作活字。指指實也。作活

哭之哀。字呼應。薪喻形。火喻神。薪所以傳火。爲薪者既窮。火亦隨

盡。但薪之窮。可以指實。若火既盡之後。則有不知其能他傳者。喻形有死而神無死。本不當哭也。三句自明。

養生主者。言養其所藉以生之主人。卽齊物論篇所謂

眞君是也。此篇亦從前篇生來。大意謂人之生有盡而

其知無窮。若不得其養之道。則終身役役。相刃相靡。遂

致其形化其心與之然矣故爲著養生主之說爲善無
近名三句是一篇之綱善指德義言惡指勢利言俱就
應物上講爲善爲惡不爲已甚悉循乎當然之則順而
處之行所無事所謂緣督以爲經也庖丁解牛以無厚
入有間批郤導窾技之神而不勞雖有族之難爲微動
刀而已解此亦緣督爲經之術無他謬巧也養生之道
豈有殊歟然或有不得其道如右師之廁身寵祿胎禍
則危似爲惡而近刑者乃雉之飲啄維艱而樊籠不願
則何也故知善形之不如善神矣如老聃之生用其情

死致其哀似爲善而近名矣。乃帝之縣解有時而薪火無盡則何也。故知任人不如任天矣。惟利害不撓以生而全其主。哀樂不入以主而待其生。則吾生有涯而實無涯也。斯爲善養已。文之晰理精確體物肖似有呼有應。極方極圓。此莊集中所謂布帛菽粟之文。不可一日離者也。

莊子因卷之二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內篇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

君其年壯非幼冲可待其行獨非師傅可得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好用兵而自以為輕用民死者以國量平澤

若蕉以國量猶牛馬谷量之義平澤若蕉言死者如民其

無如矣既不能堪又不敢言以彼不見回嘗聞之夫子曰

治國去之亂國就之為救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以

日所聞於夫子者想出諫過庶幾其國有瘳乎言所以往

之法即下文所謂政法是也不但救不得衛且

有瘳與醫疾仲尼曰讓若殆往而刑耳不能自救總喝一

句呼應作絕句令人夫道不欲雜不虛則多則擾於己者未

定悚然擾則憂未定必為人憂而不救雖自憂而不能自救○

已無真本領止就所聞思其則自然不免此弊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

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無化暴之具不

矣○已上單就顏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流蕩而知之所為

子自己身上較論出德蕩乎名獨居知出乎爭與人名也者相軋也

獨居美名人亦知也者爭之器也與人爭勝人亦二者凶

思傾而奪之思勝而攘之

器非所以盡行也

盡德而行則蕩盡知而行則出皆不免於軋爭之凶則存諸已者不可不思所

以存之法比前深一層也

且德厚信

也

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

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

美也命之曰菑人

即德不蕩而知不出無名爭之凶但未體貼人情而強述正言於暴人之前則

形其短使彼不能堪反以我言為菑害也

菑人者人必反

菑之若殆為人菑夫

暴人必不自認有過而受諫亦將加菑害於我矣是存諸已者雖定及存

乎人又不可不思所以存之法比前又深一層○氣字心字看得甚細下文聽之以心聽之以氣與此呼應極靈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若不惡人之有其美而不加菑

是悅賢惡不肖之君也其國中何患無臣焉用汝獨表異於彼乎此必無之理也

若唯無詔汝尚未開

口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以言鬪汝以求勝先而目

將榮之目眩不而色將平之色沮而口將營之吐未間欲容

將形之依違俯仰已屈心且成之且放過以為後圖○五句極寫

用叶韻語奇甚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欲救其過反

有瘳於其國乎順始無窮若姑順之於始若始以不信厚言必死

於暴人之前矣勢必當彼不相信之時而極力進諫是交

上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句而痛發其害且昔者桀殺鬬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偃拊俯身撫摩也桀紂不肯自居有過所以謂之好名○

引証上文名
軋知爭一段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二國名
禹攻有扈國為虛

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室無居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三國

明知必取禍而猶用兵不止者欲遂其貪耳。○引証上文暴人之所行句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獨不聞之乎。是指衛君輕用其國是求實不見其過是求名名實者聖人之所不

能勝也而况若乎。總上二段言龍比不能勝其君堯禹不能勝其臣見暴人自用難於匡救即往

衛亦無補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詰其必有勝顏回曰

端而虛。道恐其雜而取虛勉而一。道恐其多而取一則可乎。是有於己者既

定而不擾矣或可勝暴人曰惡句惡可。上惡字是歎聲下惡字斷其不可也

而無憂此自救之法也。曰惡句惡可。上惡字是歎聲下惡字斷其不可也

此。夫以陽為充作爲道孔揚於張采色不定喜怒無常常人

之所不違凡人無有逆其意者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因而壓服

所感觸之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這等人雖日日與處

亦不能漸漬以成其德况暫到彼而望其有聞將執而不

過則喜從諫如流之大德乎暴人之所為如此

化外合而內不音訾其庸句詎可乎虛與一原是待物妙用病根在端勉二字

以其執而不化也將此以往雖外與合而內實離以此而

欲指摘人之庸劣其去不信厚言無幾矣豈可免菑乎訾即下文謫字之義庸指上文日漸之德不成言外合所以問外曲內否所以問內直訾其庸所以問成而上比皆救其偏

之意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自成其教而上合古人之旨內

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

而獨以己言漸平而人善之漸平而人不善之邪言之見用不見

用全不以爲意若然者人謂之童子天機是之謂與天爲徒世無

於童子之理○政法一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政法攀踞曲拳人臣之禮

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無求異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

疵焉疵病也是以爲是之謂與人爲徒世無以衆人共爲之事而

法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誨其善

有類於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創非我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

之謂與古爲徒世無加罪於古人若是則可乎存於己者

多作用或可以免暴仲尼曰惡句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

雖固亦無罪謀訓間謀極確進言者之政法過多而不探

察受言者之意雖如上文端勉執而不化彼白雲精舍

亦無從加罪。比之未達人氣未達。人心而強進言者不同矣。雖然止是耳矣。力量如夫此而已矣。

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安可以及人而化之。使彼忘其進言受言之迹。猶自以心為師。

而有得乎。既不能化。暴雖往衛亦無益矣。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術仲

尼曰。齋。一字吾將語若。欲告猶未即告之誠重也。○答他問其方句。有而為之

其易耶。易之者。嗥天不宜。這個道理莫說無以進。即有而為之。豈是易事。若謂容易終未

免落於人為。不離端勉與自然之天。則了不相合矣。○答他無以進句。顏回曰。回之家貧。唯

不飲酒。不茹暈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果然認作易事。曰

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直掃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

志。將成之所之。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事有所聞耳。輒受而心則有制。

故聽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有所接心猶逐而聽止

於耳不亂心止於符位之意○上四句乃一志之功下二

句乃志既一之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聽止心止之後則

身不受一物矣惟不受一物方能唯道集虛道本於未虛

者心齋也釋心齋二字之義○已上實發不雜不多之道

自己之氣所謂至人先存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

也使即下文天使人使之義猶言用也未得使之也未

始有回也不見有己動可謂虛平○因夫子虛而待物之語

存諸人也夫子曰盡矣無可吾語若此處方盡底告之若能入

人問世 白雲精舍

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人而遊焉。有徜徉自適之意。樊。藩籬也。感。觸也。勿感觸。其有過之名目。

入則鳴。不入則止。

語默因其受不受。

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

已。則幾矣。

不別開門。不自發藥。揮忘物我。與之共處而寄於不得已之中。迫而後應。則虛之極也。故近道。

○已上實發存諸人之術。感字應上。所絕迹易。無行地難。

感門字應上。醫門毒字暗應上。循人句。喻不爲者易爲。而無迹者難。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動之以天容不得一

毫矯持。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

無行地。所以難。聞以

去聲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爲天使。所以難。瞻彼闕者也。虛。

室生白。

虛生明人。心猶室也。

吉祥止止。

心至虛時。無數妙境。現前猶以無知知也。

夫且不

止。是之謂坐馳。

不然亦虛之中。有未虛者存。如繫馬而止。身坐於此。而心逐於彼。此愈見爲天使之。

難以偽也。○又將上文易之者，俾天不計夫狗耳目內通，句而痛發之，以見心齋之不易為如此。

而外於心知，狗與循同率也。率其聰明而通於內，鬼神將屏其心之所知，而外之虛之至也。

來舍而况人乎？吉祥所以止止，鬼神實為之况人本同類，能自外乎。是萬物之化也。

無論其暴不暴，禹舜之所紐也。以此為化，伏義几遠之所皆可以及化也。

行終，以此行之而况散焉者乎？散衆也。言衆人尤當以此為存諸終其身。

人之方，去、聲葉公子高將使於齊，疑有舊怨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

甚重，以國事所關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大國使者雖無輕忽之理而不急。

但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以權不

人之求，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以權不

白雲精舍

懼伏下兩患字。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

未有無術而能使人懼然成事者。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悞事取罪事若

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憂思致疾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不

德者能之。能置身於功罪欣戚之外。引夫子言止此。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平日

薄於自奉饜無欲清之人。卽司火者亦不久立。饜所苦熱而思就涼。今吾朝受

命而夕飲水。忽欲清矣。我其內熱與？必非外而致。吾未至乎事之

情。尚未行事而情若此。而既有陰陽之患矣。業已致疾。若事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又不免取罪，則是兩患。爲人臣者，不足以

任之。受不起。子其有以語我來。問所以免。仲尼曰：天下有大

戒二也。戒法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

心。其命相屬是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分

是以人是之謂大戒。解二大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不以孝之至也。正是無所逃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忠之盛也。不問人道之患者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

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不問陰陽之患

之問。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不得已三字是全段關

來言只當盡人道，不必復計陰陽也。然欲免陰陽之患，亦

當於此着脚。故下言托不得已以養中，人道陰陽無二致

也。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何暇二字妙夫

子其行可矣。已上答他句不丘請復以所聞也。復白凡交近則

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驗也近遠則必忠之以言。遠者易疎

非詞命無言必或傳之。全藉使者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

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當

言時已有此痴。本非傳者之罪凡溢之類也。妄。過當之妄則其信之也莫

也。莫無莫則傳言者殃。至敗事後必歸罪故法言曰。古書傳

其常情。不喜不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免於殃。已上論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如戲劇

喜而相邀。卒至怒而相擊。以戲。過甚故各出其奇巧。至於死傷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

過甚故各出其奇巧。至於死傷。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

乎亂泰至則多其樂。如賓筵飲酒始則威儀卒則號呶以飲過甚故各逞其奇樂流於狎侮

此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諒信鄙薄也凡待人始相信而卒相薄者往往有之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若不慎之於始而以苟簡為之及其將成其事必大不可收拾

與鬪力之多奇巧飲酒之多奇樂皆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關係成敗行者實喪也。

應事變遷多失。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危即下文殆其當然之實心。

於言行加。故忿設無由。忿怒之施巧言偏辭。巧則不誠。獸之意而已。

死不擇音氣息菲然。忿不暇選言而出非然如草之亂生也。風波動矣。於是並生

心厲也。厲惡也。此忿設之由。剋核泰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行之實亦喪矣。剋核泰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而不知其然也。剋核同考其實也。不肖之心欲相賊害也。心厲既生必忿而考其實使

人問世。白雲精舍

彼不堪自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實喪而危矣○

然至此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使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

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乃忿公知而故問也公

怒辭曰師未及國非寡故法言曰無遷令於所傳之中無

人所敢知也與此意同

勸成於所傳之外過度益也凡言行之過常度皆出後來

遷令勸成殆事惟易動美成在久既結好亦當惡成不及

改若一失好則可不慎與成事難而敗事易如此安可不

對之道自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句且夫乘物以遊心因

至此皆答他寡不道以懼成之問

付物不以成託不得已以養中臣子有不可解至矣何作

不成繫念

為報也此外更何所作為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欲有作

報命於若父乎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欲有作

為報也此外更何所作為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欲有作

報命於若父乎

忘其身以免人道之患。安之若命以免陰陽之患。皆所謂
致命者也。然此非人所易能矣。○口上答他惟有德者能
問之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淵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

德天殺所賦最薄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

身與許也方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可以行處而而不知

其所以過可以拒諫而若然者吾奈之何苦無兩蘧伯玉

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身兼形心言正者先自

之過者無形莫若就將順心莫若和調停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恐與和於外不欲出恐與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

為崩為蹶。大閉蕩盡此為無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

為孽。譽望所歸在彼視之直以為不祥彼且為嬰兒亦與。

之為嬰兒。好弄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不循彼

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甘處卑污六句達之入於無。

疵。達之自此至彼而順導之也隨機引誘自使彼得為無。

方之中為兩全之策。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輒

不知其不勝任也。怒奮是其才之美也。是自戒之慎之積。

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累誇汝善以犯其鋒猶螳臂當車

處已喻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

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決碎也虎殺物碎物必奮力張

威或傷及他物時其饑飽達其怒心。順導之以殺其怒勢虎之與人異類而

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養虎者當常防於平日夫愛馬者以

筐盛矢。平聲以振盛溺。以文蛤飾溺器愛之故重之適有蚤蚩僕緣也。僕附

大雅景命有僕亦訓附而拊之不時。突然驅於馬所不覺之時則缺銜毀首碎胸

更甚於蚤蚩之嗜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以一時之意所及偶疎將平日

盡棄可不慎邪。愛馬者亦不可暫忽於一時。虎馬一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地名見櫟社樹此二十五家之私社也

其大蔽牛。牛立於樹木之後而不見絜之百圍。一抱其高臨山十仞而

莊子因 卷之二 人間世 十 白雲精舍

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古剝木為舟大始可觀者用十數即其旁枝也

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飽看也走及匠石曰

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

視行不輟何邪怪之也曰已矣勿言之矣以其不足言也散木也不合

於用為散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

門戶則液楠松心木為楠液暗出如松心之膏不耐啓閉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

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久不見伐言所匠石

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女以予為散木將何若木可以此得予則若

將比予於文木邪文華美也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皆華美者實熟

則剝則辱也。脩大枝折小枝泄。氣漏其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

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以材自取害物。

莫不若是。在內且子求無所可用久矣。費盡多幾死乃今

得之為子大用。亦嘗為人說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

大也邪。早培擊於且也若與子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去聲

何不自省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伯非用世者可稱為散人。但未有得手工夫。

猶在幾死之中耳。安知散木作用之匠石覺而診其夢。診

也。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既急求無用而為社又疑有用也。曰密

若無言。以不知者不當言也。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彼

白雲精舍

過寄迹非托社以求全。正欲借此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

為不知己者譏議。不肯令人識破。即不為社。有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別有求全道理。義不

幾人翦伐乎。且也。非可以常義揣度。此段言有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川於世者亦以無用成其用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

其所賴。隱而芘焉。所以為大之異。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大故疑之。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

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軸解。木

也。無。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

不已。且酒病日醒。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

大也。無斬伐故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以用也。用之以免患。宋有荆氏者。地名。

宜楸柏桑。三木名。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樓也。狙猴

之架也。以可近故。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高名，即高明之家。麗，屋棟梁也。

應上拳。曲句。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禪，傍也。禪傍，棺

者。應上軸解句。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

之患也。所以不能至於極大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解，或作書名。或作解贊。與

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祭河以牛豕。人為犧牲。其色不

純體有異。與身有疾者皆不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知其所以為不祥也。

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得免於適河之患。此段言無用於世者亦以無川成其

莊子內篇齊物論 人問世 三 白雲精舍

用也

支離疏者病僂人名頤隱於齊膺肩高於頂會撮指天會撮也五

管在上五管五臟之喻也兩髀為脅髀大股也○五挫鍼治繯足

以餽口磨針浣衣自食其力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簸米餘力在外○數事俱可俯

身為之故擅其能在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不慮其為

兵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慮其為役上與病者

粟則受三鍾十九斛與十束薪獨受厚賑○在國夫支離

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

其德即無所可用之意○此段言無用之人無在而不得受用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遊而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不當出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時不可得即夫

下有道聖人成焉能成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方今之時僅

免刑焉所以全生僅者福輕乎羽莫之知叶余載承也爵祿

輕甚矣世人乃重視之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刑戮似無所

莫知所以承受之法世乃輕視之莫知所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以賢尚

去之術四句皆慨世之詞以道所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步步危機不敢放足而行即

以可已重平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叶杭迷陽蔽也有苦而味苦山間

二句來入山猶恐薇之芒刺吾行人食之無傷吾足路之險阻不得

塞路傷人不能前往不經涉猶恐舉

足之難自取傷耳。○四山木自寇也。山以生木自盜其氣膏火自煎。

也。膏以引火自銷其質。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為

美致患之喻。○六句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

也。又根臨人以德句來無用之用是扼要語。又根上兩莫之知句來。○此段言用世不用世存乎其時不宜以材取禍。

人不能離世而自遂也。入世出世總無不寓諸人間故。

曰人間世云。然以入世之身必思所以用世也。不知以

身用世必其身之不為世用而後得以成其大用焉。故

或匡君國或盡職守或弘教育大約因物順應而無容

心則世藉身而有功身涉世以無患是入世也。而出世

焉矣。篇中虛齋是第一義爲上乘人說法無遷無勸次之形。就心和又次之。而總以材美爲戒。善哉仲尼之告顏子也。不信厚言無取爾。端虛勉一執而不化無取爾。太多政法而不謀無取爾。皆以其人而非天也。惟虛而待物。斯萬物之化歸焉。聖賢用世之極軌莫不出之。豈僅爲請行之術者言哉。雖然未可槩爲用世者道也。葉公之奉使則有傳其常情。戒其過度。遊心養中。無所作爲焉。其所謂人道之患。陰陽之患。舉無足慮矣。顏闔之爲傳則有形就不入。心和不出。達之無疵。無敢積伐焉。

其所謂無方危國有方危身舉無足慮矣若是者身雖用世亦其身未嘗爲世用也故以不用成其用者物莫不然櫟社樹之蔽牛也以其散也所以異於文木商丘木之苳藟也以其不材也所以異於楸柏桑若支離踈以其形之不足旣得免於兵役又得與於粟薪是不特遠乎世之害而反資乎世之利則支離其德者可知已宜楚狂接輿以有用之用無用之用爲孔子告也曰來世曰往世人世之情窮而出世之術深矣此人間世之旨也文之古奧離奇細讀方知其妙

內篇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別足曰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言其多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駘兀者刑餘不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

相若○三字警拔立不教坐不議指王駘虛而往實而歸指從遊者固有

不言之教四字出老子無形而心成者邪形雖不具而心之德已成故能使人自得

是何人也叩其人品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

但在後而未往從遊耳○荅何人之問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

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奚假猶奚但常季曰彼兀

者也而王先生人稱為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自是非若然者其

用。心。也。獨。若。之。何。叩其無形而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

得。與。之。變。身有始終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凡有形

之。物。未。有。不。歸。變。滅。而。此。心。猶。常。存。審。乎。無。假。而。不。與。物

遷。審者。知之精。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命。物。之。化。而。守。其

宗。也。能。使。令。物。之。化。育。而。守。其。主。宰。全。不常。季。曰：何。謂。也。

叩其所以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一身之中

然之理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總出一氣是無不夫若

然者，指王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所宜如

色之類和卽在宥篇之處和外物篇之焚和德物視其所

之至美至樂處也此言忘其爲身而其爲心者

一而不見其所喪。在萬物皆一處着眼不視喪其足猶遺

士也。於已實無損所以絕不為意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

得其心。審乎無以其心得其常心。不與物物何為最之哉

彼未嘗以物為事人惟見其為兀者仲尼曰人莫鑑於流

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喻人以師為鑑惟得常心

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木之得受命於天

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人之得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幸欣幸也堯以諸侯而尊為天子舜以側陋而成邑成都

人皆幸其能正已之生以正衆人所以為生故最之也夫保始之徵。萬物之始受理與氣以不懼之寶。此但守勇

生保而不失必驗於外氣者白雲青舍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可以壓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

若是。要欲也。自要猶言自好。守氣之驗如黜舍養勇之類。而况官天地府萬物。效其

官司其藏曰府。即命直寓六骸象耳目。即不知耳。一知之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一知之所知即物視其所一而不

覆墜不遺。○有此保始本領其可以壓服衆人。彼且擇日

而致從遊之多。乃其徵也。二十七字作一句讀。彼且擇日

而登假。待時至。人則從是也。人自來從不待強也。○彼且

何肯以物為事乎。答他為已二字。全段言王駘之德既

符之冠其中精微之語直括丹經貝葉大旨。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恥與刑餘同其明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敘前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問之

也且子見執政而不違避子齊執政乎豈子與我共執申

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固本然之辭○似

政者悅同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自負其貴撇人於

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者處則無過

有賢者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取大取以滋培而猶出

言若是不亦過乎是以塵垢自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指其

猶與堯爭善。堯比伯昏言汝入先生之門冀得計子之德。

不足以自反。計子今日之德未必能取大於先生至於

乎。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自呈其過乃既犯

為不當亡。不足者甚多。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不呈其過乃未犯者

當存足者甚少。○二句。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

者能之。既已亡足付之於命這便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

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在羿彀中且當必中之地然有

不關於有德無德皆命使然也。○不說已之受刑為不幸

者也。把全足。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拂然而

人。一總罵殺。

怒怒其以倖免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知安之不知

先生之洗我以善邪是先生以其先洗濯我之怒使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答他與堯爭

善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既洗之後久不自知其為兀者以不在形骸之外

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出入問又在不亦過乎再我過字

既若是句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蹙然立不安貌

曰子無乃稱玩改容更貌句則前此之容貌不善可知亦

緣執政二字橫於胸中甚哉執政之累人也○全段謂德

為良貴勢位刑戮皆不能與許多曲折隨筆寫出無不入妙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踵字畫出兀者脚迹妙仲尼曰子不

莊子內 卷之二 德充符 六 白雲精舍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斷者不可復續無趾曰：吾惟

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犯患之故今吾來也，猶有尊

足者存。不說破妙吾是以務全之也。這個若再輕用其犯患當不止於亡足，今於猶存時

求所以全之，其來猶可及也。也。答夫子來何及句。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

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言不當以兀見外。○孔

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人乎？請講以所聞。與講無趾出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非全德猶務學以復補前

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惡行可補學尤易進所以當勉無趾語老聃

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賓賓衆盛意學子從

學弟子也。舊註：彼且斬以諷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

學於老聃大謬。彼且斬以諷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

以是為已桎梏邪。歸之皆已之累也。所以不得為至人。老

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

其桎梏其可乎。若以一死生同是非之意講學，則人不驚

此解其桎梏之法。可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孔子講學必

以告之孔子者也。其受好名之累，猶天加刑，非人所能解也。申徒嘉不知已

之受刑，已為奇矣。無趾反說夫子之受天刑，竟似已為全

人，而以他人為刑餘，可憐憫者，真堪絕倒。莊文奇妙至此

符也。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姓醜貌者，丈夫。

德充符

白雲精舍

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

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丈夫思慕猶屬常事，婦人專以皮相乃又如此。

不知作何感動，落想甚別。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矣。去養先出智見

止，因人之所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救人無聚祿

以望人之腹。望如月望飽滿之義。無養人之財。又以惡駭天下。容貌不和

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見識不且而雌雄合乎前。即上文

思婦人之請。用雌雄二字新闢。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已上言寡人台而

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不數而寡人

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

人傳國焉授以政國悶然而後應汜然而若辭不以寡人

醜乎自媿卒投之國卒以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

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思之至已是何人者也

怪而問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

者母既死而少焉响若開目數搖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

爾以其母不得類焉爾母形不能動與已所愛其母者非

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是運動此形者此言無

固其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娶娶武所資也戰

以資別者之屨無為愛之資給也為愛也皆無其本矣無用

葬資別者之屨無為愛之資給也為愛也皆無其本矣無用

本故也。此言無本領之人。自受不得人之所與。○又設二喻。為天子之諸御。嬪妃不爪剪。

不穿耳。其形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不在家中供使形。

全猶足以為爾。可以邀至尊之歡而況全德之人乎。自然動

又設二喻。上三喻乃反言之。此二喻方正言之也。今哀駘它未言而信。不無功而

親。未濟人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

形者也。才賦於天。德成於已。解見下文。○已上論哀駘它人品。哀公曰。何謂才全。仲

尼曰。死生存亡。身窮達。位貧富。財賢與不肖。毀譽。名饑渴

食寒暑。衣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無一而定者而知

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計也。數者如環無端。知不能計其緣起。故不足以滑和。谷

不可入於靈府看彼之後故不足以消使之和豫道而不

失於兌通流之意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常常如此與人

無乖也是以居心言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應變也胸中自有四

待物言出兌字於四時內取出春字總寫出一團和於八卦內取

氣內外如一使人可親造語新闢不可思議是之謂才全

此全乎天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準水停之盛也盛極其可

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準能內守其水而外不流

德者成和之修也和不可滑則成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德雖不形物自合乎前猶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

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以憂其死自以為至通矣歷代

帝王作用不過治民而生全之。才全而今吾聞至人之言。德不形

之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恐以身殉物吾與孔

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望其以德相規。○全段為德充

然者引喻闡發

語語未經人道。

闔跂支離無厭說衛靈公。闔跂曲足以趾行踵不貼地也。無厭無昏也。舊註無腎非是。

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脰頸也。肩細小貌。甕甕人瘦說齊

桓公。甕甕大瘦。項下生。瘦大如甕甕也。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二

把全人倒看壞了。纔是說之至。落想甚奇。昔有悅一眇娼

者。以天下婦人皆多。全日人以為絕世奇談。不知其從此

竊去。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能忘即形不具可以相忘

反以醜人不忘其所忘所忘所當忘而忘其所不忘所不

為好矣不當忘者此謂誠忘不忘形而忘德是故聖人有所遊寄

指德言去聲之處純乎而知為孽以識見為約為膠以結信為德為接

任天而行以心得為工為商以技巧為賈人之行四者出於人之

接受之私情開好惡是非之門聖人則忘其所當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於人原不割無喪惡用去聲

德其心原無所不貨惡用商在己原不求售何待技巧○

忘其所不當忘也四者天鬻也不謀不斲無喪不貨四者皆純天

鬻也者天食也天獨賣與聖人者所以既受食於天又惡

用人所以不用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

上二日 卷之二 德充符 三 白雲精舍

人與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與人 眇乎小哉所以涉同

屬於人也形在天地間為最小之物 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故

警大貌德之大不但與天同體竟自成其為天聖人不忘其所以不當忘其效如此○前段以形之可忘提起轉入德

情者欲求其德之充以為符耳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七情俱無豈人之本然乎 莊子曰然本來無一

物自然如此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木石之類方無情 莊子曰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得道之用而為視聽言動受天之氣而為

五官百骸既具此形貌則與木石異矣欲不謂之人得乎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

有形貌則有知識分別情何得而無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此說非吾吾

言情本旨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也益生本於老子益生曰祥謂理益惠子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言情欲亦非本有男女交而人莊子曰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

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選子之形

道與天與二句見得此形原不易得乃致不得子以堅白

其用殊為可惜此意却在言外不可草草看過子以堅白

鳴是益生矣○全段謂有形而無德無以為有得於已之謂德德積于中而驗於外若符契之自合

非形見者所得與也有德之人亦遺其體之可觀遊其

心於獨尙。毋論爲何許人。卽刑餘醜厲之徒。在世所羞稱駭異者。無不可以爲師。可以爲友。可以爲徒。使人樂與之處。而忘其爲形全。或反以形全爲不足與也。豈有他謬巧哉。亦其心有天遊。而不以人之情自累也。有德而無形者。尙能如此。况有形乎。篇中曰。無假曰守宗。曰和曰保始。曰形骸之內。曰尊足者存。曰成和之脩。皆德之註。脚皆德充之實理。段段雖說重德。輕形。却見得此形原不易得。有人之形。便當遊心乎德。以期無負於天。與玩末段語。惠子意。自見游心乎德。將奈何。卽所謂外。

形骸者是也。如王駘不過一元者耳。乃與夫子中分其教。惟遊心乎德之和。故以彼一知之所知。本未肯以物爲事。而物從而最之也。非其德之充者。有自符乎。故自世眼而論。申徒嘉有不可合席於執政。鄭子產誠不能取大於先生。自道眼而觀。不但無趾之足似未懼乎世患。而夫子之學。反若陷乎天刑。誠以德之所存在彼而不在此也。是故魯公之信哀駘。宅也。以其才全而德不形也。衛靈之悅闞跂。齊桓之悅甕瓮也。以其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聖人於此。知所從事矣。同者人之形異。

者人之情遊之以天而知約德工不相爲用自無有好
惡內傷以致益生之擾擾也以視夫外神勞精于堅白
者爲何如也而後知德貴忘形惟忘形者方能踐形矣
此德充符之微意也文之段段盤旋段段換筆神爽語
雋味永機新雪藕冰桃不許人間朵頤

內篇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天與人相待而成。天固自然矣。又必以人為合。

之。而後人事盡。而天理見。故曰至。知天之所為者。夫而生也。知天之自。然而生也。知

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

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知之所不知。即下文人之所不得與者。知之所知。即

下文知之能登假於道者。謂以我所能知之。事而養我所不可知之。數始終不輟。方為知之盛。大處養從容以俟。無

所作為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

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

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夫為知之盛。必待其終。其天年不中道。天之後。方見得是處。今我所待者。

不知將來作何結局。若必待其事之既定。則今尙未定。爲天爲人。皆未可必。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不必有所待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寡約成。全順而受謙。而承窮通。不計也。

不謬士。

士事也不謀而聽焉。成敗不計也。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

大

不自得。

也。得失不計也。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危苦不能害。

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此段言其處境之心。登假。跂至也。道。卽大宗師也。上數語俱是

見得透。方克有此。故曰知之能登假于道。所謂知其所知。惟此而已。此句承上起下絕妙。古之真人。其

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

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此段言其居身之心。寢覺食三句提起。歸重其息深深。自言惟其如此。所以如此也。踵。命蒂也。又道及衆人。形容真

人。

人者欲之淺意文勢波瀾曲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

折○胎息經伏氣之說本此死兩不知字妙甚若云不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倏然而往

死說生不惡死便淺索矣其出也承上不知悅生惡

倏然而來而已矣出也承上死也承上不知悅生惡

死而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上四句言

其方生方死之時此四句言其有生之後未死之前也

忘其所始知自未始有始中來也不求其所終知其終亦

歸於未始有始而已受而喜之受生以後無戚戚也忘而

復之亦虛其心以待盡也今之求脩証者猶落第二義不

能與道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心猶所變則捐

於有生之外因為以人助天矣二句一串讀上句是以其

知之所知下句是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蓋所知者道也所

不知者天也不捐不助方為是之謂眞人此段言其宅心

養法三語是通篇扼要處

是之謂眞人

之心說到死生

大宗師

白雲精舍

無變于己。方是。若然者。其心忘。三字是通篇扼要。其容寂。

真知。故總結之。語俗本作志非也。其容寂。

寂靜。其頽頽。頽寬平貌。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性情與天

時合也。承。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與時合所。故聖人之用

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此段以

總頂語。下便層層推出來。由心及身。由身及人。至用兵利

澤。仍如凄然煖然之意。其通時宜物。真人聖人。無二道也。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言知有天

時而自。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

非役人也。言不能役人。徒受役于人耳。玩下七人自見。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

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

適其適者也

狐不偕句至此只頂亡身不真二句來上段以心忘作紐生出許多議論此段歷言不

忘之非道見有心為之皆無有是處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已下極形真人無心而為

之用狀義而不朋言宜於人而非黨也

若不足而不承

以謙下人而非奉承人也

與乎其

觚而不堅也

與自然貌所守方而不固執也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張大也曠然無

懷而有實際也

邴邴乎其似喜乎

邴喜貌崔下也似喜事而

實不得已而應之也

濔乎其似我色也

濔聚也容色日見其充粹而心

德日見其停蓄也

厲乎其似世乎

厲醜意若與世同流合汚

而警然高放不入於俗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

連檢括之意悅俯下

之意緘默深遠而莫測者實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也

以刑為體

刑者治之體而非我為

以禮

為翼

禮者世之自以知為時。知者時之動。以德為循。德者

依而非我作。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

任治之自殺。雖殺亦寬也。以禮為翼。

者所以行於世也。

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

也。時至而事起。若不得已而應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

也。丘道岸也。因羣德之自循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真人所行

如此。雖適人之適。亦自適其適而已。何嘗勤而為之。而人不知真謂其勤行也。此段根其心。志句來。見真人之全

體大用。俱非有心而為之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

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

相勝也。好。心之所用也。真人之所為。真人既如彼矣。吾知其心之所用。有一焉。心之所不用。有一焉。其用而

同者有一焉其用而不同者有一焉用而同者循乎自然

所以之天也。用而不同者。因物付物。所以之。人也。天人不

相勝。猶不偏用也。知天之所為。是之謂真人。此段承上而

知人之所為。此所謂真知也。言真人心

物視其所一。隱隱發明。不悅生。不惡死。死。生命也。其有夜

之故。根上意。以生。下意也。又總結之。情實理也。死

且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生猶夜旦皆

必至之。理容不得一毫人為。所謂知彼特以天為父。而身

之所不知者。此也可。不知所養乎。彼特以天為父。而身

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

而況其真乎。此言當知所養也。卓者。卓立獨存之意。真。即

前篇所謂真君是也。言父言君。以見道之至

尊至親。不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瀉以沫。不如

相忘於江湖。人不能離於道。猶魚不能離於水。故以魚喻養。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大宗師 白雲精舍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根上心忘來相忘纔是所以夫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

所以善吾死也。生死原非二理生者如此則死者可知何不可兩忘乎夫藏舟於壑

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

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逝。喻人之藏身雖固猶不免隨化而逝非論縱極嗜慾以速

其亡即如吐納按摩以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逝

求延年益壽亦徒然耳。有藏則有逝無藏則無逝特犯人之形

是恒物之大情也。大情者實理之大歸也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

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逝而皆存。稟人之形者亦偶然耳如

人之形。若胎卵濕化能飛走者。正復變化無窮。何所性而不可何所性而不樂哉。此形雖變而真者未嘗變。所以遊於物之所不得。逝也。若佛門輪廻之說。必求証果。反多所執着矣。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

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天老始終加下善字。便與

遊字有間。此不過譽堯非桀一流人。尙未到兩忘而化於道者。乃人猶欲師效之。而况遊於物之所不得。逝而皆存。

為萬物之所擊命而一化之所待成乎。此所謂道也。道所以為大宗師也。諸解失之。夫道有情有信。

無為無形。即所謂信而不見其可傳而不可受。古今傳而

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

鬼神帝。生天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

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道本在

物之先而能包羅天地萬象也。○到此痛發道之所在。即為物之所不得。逝者也。 稀韋氏得之以

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毋維斗得之終古不忒。北斗天之

故曰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堪坏崑崙山神也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

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禹強北極之神西

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少廣宮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

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

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此段言道之所在。凡得之者皆不至。逝于物也。○文之奔放馳驟萬

馬辭
易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

吾聞道矣。聖人之道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欲受曰。惡。句惡

可。子非其人也。無聖人之才夫卜梁倚。名有聖人之才。無不通

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問道後用不着才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易以其才教亦不不然

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不輕三

日而後能外天下。不知有世界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

後能外物。不知有人事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不知有已身。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平日朝徹而後能見獨心。

性見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獨往獨來不逐世數遷流無古今而後能入於

不死不生一點靈光不隨色相存滅已上言聖人之道

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此解不生不死實義言生死也

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

櫻寧為物指不生不死者於送迎之事成毀之物無不順應有所櫻觸仍不傷寧謐又非離物與天下而自全

者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此又解櫻寧實義言經許多磨鍊過方算得成道所以為

難既成之後豈僅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問之以其無師色若孺子已哉

曰問諸副墨之子文字副墨之子問諸洛誦之孫誦讀

誦之孫聞之瞻明審視瞻明聞之聶許目聶而聶許聞之

需役行以求之也。需役聞之於謳歌以樂之也。於謳聞之玄冥深杳之中。

也。玄冥聞之參寥空廓之內也之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數句巧。

立名色謂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漸進而深方是大宗師源頭。此段言下手工夫次序。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

為脊以死為尻指行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指見吾與

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不措一語

人。俄而子輿有病病。子祀往問之曰子輿偉哉夫造物者

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

於頂。句贅指天解見支離疏段。陰陽之氣有珍陰陽之氣所以造物者。珍亂也。此言

大宗師 三 白雲精舍

致病之由。其心閒而無事。絕不跼蹐而鑑於井。病中勉行。曰。嗟

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自見形而嘆其異。子

祀曰。女惡之乎。因其嘆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

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曉。雞能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

子。因以求鴉炙。彈能打鳥。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

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車藉輪馬。能載物而行。數句皆

言體之分。立義既精。造句尤且夫得者時也。得所常為。乃

失者順也。失所常為。亦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自然

無此古之所謂縣解懸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病僕不

能伸。乃

為陰陽氣縛猶有物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即惡之吾也與前篇懸解取義不同。

又何惡焉。結何惡句。此段在生存體者俄而子來有病喘喘

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句避句無怛

化。斥其妻子遠避不當環泣以驚垂死之人使不得化。家禮氣絕乃哭。即此意。倚其戶與之語

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何物將奚以汝適。化往以汝

為鼠肝。平以汝為蟲臂乎。子平淵海曰。鼠無肝。字彙曰。有足曰蟲。無足曰豕。是蟲雖有足

亦無處也。或化為無物。四語三意。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

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近猶速也。聽從

也。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悍。忤逆。答。夫大塊載我以形勞

大宗師 三 白雲精舍

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也。善，順利之意。生前如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

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欲復為人，不可必。今以天

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總上奚為句。成

然寐遽然覺。寐無夢，故曰成然覺無知。故曰遽然，猶生從

無為首者也。答鼠肝蟲臂句。此段在死亡時知生。死存亡為一體者，二段俱根上人之有所不得與意。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與。言無心。相為於無相為。言無作。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遊。言

於物外行而無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相忘即下相忘於道術言惟以此為生不知其盡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定交方外莫然有間而了

桑戶死莫然猶忽然未葬。戶在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

焉。助之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招其魂而語之而已反其真。以死為反則以生為喪可知而以死為真則以生為假可知而

我猶為人。句猗。自歎未能到反真地位以為子貢趨而進

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大詫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禮字絕方意字絕圓不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邪。世無此人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無好脩之行臨尸而歌顏

人宗師
白雲青舍

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即其人品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

者也。

出世法

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入世法。分出入品。

外內不相及而

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

不當向彼行禮。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

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爲人造人也。造物者爲人而遊心於混茫一氣之

初不死不生之地。

彼以生爲附贅縣疣。

多語。

以死爲決疣潰

離乃復其舊。故外其形骸。

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先死後死何知。

定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四大木異物偶假借而托以爲體耳。

忘其肝膽。

內體可捐。

遺其耳目。

可棄外體。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總付不知。芒然

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

外不入於世俗也無芒然無知貌塵垢之

為之業不為。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

耳。目哉。憤憤心亂貌。此言所以臨尸而歌之故。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何故必曰：丘天之戮民也。方內桎梏不能自脫如受之天。雖然吾與汝共

之。欲從方內而漸遊於方外。子貢曰：敢問其方。術也與上方字不同。孔子曰：魚相

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生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不待

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不待俗禮。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

忘乎道術。惟相忘雖在方內可以漸遊方外此與汝共之術也。子貢曰：敢問畸人。

也。獨遊方外為。世俗零頭之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

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贊其品。全段根上不以人助天意。

大宗師 白雲精舍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

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

乎回一怪之虛名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所謂

知之惟簡之而不得母喪大倫所夫已有所簡矣但無涕

哀已得其簡之道所以謂之善喪曾點倚門之歌孟孫

便使得原壤登木之歌便使不得此處極有分曉孟孫

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去來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脩

之數就字疑孰字之誤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即篇首

者不知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本不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此頂上進於知句來惟不知

所以爲進於知言與萬物同

在造化中不知化為何物。如既死之人與未死之人彼此各不相知。蓋本有不可知者在也。今吾與汝拘於世法。猶夢未覺。豈能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而不毀其性。有且宅

而無情死。情實也。知人之生猶方且。孟孫氏特覺人哭亦

哭。是自其所以乃。上人行世法乃自行其所以然。四句頂

句。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且吾與彼宜相與各。庸詎知吾所

謂吾之乎。言亦未。知其所謂吾之。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

為魚而沒於淵。非實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連汝今日恠之之言。未必不如夢鳥夢魚安可執。造適不

着。○七句根上夢未始覺句。答他善喪無實之說。造適不

及笑。獻笑不及排。造適意之事不及推排而顏已笑。情之所至

自致其天。此孟孫氏人哭亦哭之理。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由是而進能安於造物之推排而併去其化之見，乃入於寥而不紛。夫而不人。

一而不二之域，所謂大宗師也。豈但以善喪蓋魯國已哉。此又因孟孫氏所得而推言之。此段根上天。

與人，不相勝意。詞義曲折奇奧，諸解無一可取。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猶益也。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資以言行。許由曰：而奚來為？

軛。語助詞，言受損已多，來此無益也。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

矣。人全矣。汝將何以遊乎？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遙蕩，非義所拘，恣睢，非仁所拘，轉徙，非是非所拘。此大道所以言不必來此。

也。既無以遊，大道所以言不必來此。意而子曰：雖然，吾願

遊於其藩。得遊塗之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盾曰

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言質。

既受傷。即藩亦不得與也。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無莊美人名。據梁之

失其力。據梁力。人名。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至人有教。能使

人失其木質。况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剡。在後受傷者乎。

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黥剡傷後。安知非天欲息補我歸於完成。使我乘之以受鑪錘。則來

此亦非無益也。黥剡息補等字。巧甚。許由曰。噫。未可知也。受得息補與否。誠未可料。我

為汝言其大畧。姑言大概。吾師乎。吾師乎。吾所師者。整萬物而不為

義。整。糞粉也。不躬服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不躬服仁。長於上古而不為

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造物乃遙蕩恣睢轉徙。不明言是非。四句即

之塗所謂。此所遊已。能遊此則黥息而剗補矣。豈第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就行曰。可。

矣。猶未也。第一層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就居心曰。可矣。猶未也。第二層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坐忘矣。無所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

墮肢體。離形黜聰明。去離形去知。同於大道。猶太虛此謂坐。

忘。第三層上三層以損為益。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同則

此則損之又損。忘之極則也。為體而不偏着。化則無常也。化則形神俱妙而不果其。

賢乎。果如是丘也。請從而後也。不敢不勉。此段言

之賢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
往食之副。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
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饑不能成聲而其詞促也子與入曰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大地豈私貧我哉。
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此段根上
知來求其爲之不得是知之所不知也。而卒歸之命而安
之。所謂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語意若哀
若樂怨而不怒。
得風雅之遺矣。

大宗師者道也。分見於天人之中而獨存乎死生之外。

所謂物之所不得遞是也。言其所立故曰卓言其所存。故曰真言其所歸。故曰寥天一。人貴有以得之。然欲得之。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斯兩忘而化其道。以入於不死不生之鄉。是人也。而天矣。夫知之所不知。則方生方死之時也。而知之所知。則有生之後。未死之前也。思有以養之。似矣。但以有生之後。未死之前。而爲之。必待於方生方死之時。而驗之。若未至乎其期。則天與人之故。尙未有宰。此知之難也。乃真人真知。無慮此矣。真人之處境也。其窮通成敗得失安危。爲事之

變者皆其心之所忘焉。此知在而道在故也。眞人之居身也。其寢覺食息爲事之常者。皆其心之所忘焉。蓋天機嗜慾之異乎人如此。及進而考其宅心也。於方生方死之時。無所分焉。於旣生之後。未死之前。無所係焉。是心也。道也。天也。人也。一而已矣。眞人之所以爲知。所以爲養者。非以其心之忘哉。唯其心忘矣。卽推而由心及身。由身及世。通時宜物。豈有外焉。故心之未忘。則大業每坐有心之弊。而不足稱心之能。忘則推心自多。兼濟之功。而成其美。此眞人之心。於世無偏用者。其於

天於人亦無偏勝矣。眞人之爲眞知如此。夫然後而死。生之故。始可得而詳言也。夫死生猶夜旦。勢何必及命也。人所不得而主也。此知之所不知也。然知之所知者。則有親於父焉。尊於君焉。卓也。眞也。又天所不得而主也。所以貴於養也。而養之又豈有他術哉。仍以其心之忘者用之矣。何也。蓋形生老死。人所同然。雖善於藏者。亦不免於逝。人知人之形不易得。而不知如人之形者。未有窮。惟藏於物之所不得。逝則無有。逝焉者矣。此爲之於有生之後。未死之前。而可驗之於方生方死之時。

者也。豈猶善天善老善始善終者徒以善其形爲養哉。若是所謂道也。聖人之遊以此不惟以道本無迹亦以得道者不一人從未始有迹也。然而得此豈易言哉。女偶之告南伯子葵也。聖人之道合其用。三日七日九日立其期。由外天下而及於無古今。是自外引之使入。由爲物而驗之。揆寧是自內推之使出。則不死不生之道。於副墨洛誦漸求之而漸遠者。誠哉其得之難也。雖然無難也。子輿之雞彈輪馬而懸解。因之子來之鼠肝蟲臂而鑪冶順之。此其得之者也。子反琴張與

造物者爲人而遊於天地之一氣。此其得之者也。孟孫才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此其得之者也。數者皆能以其心之忘而用之矣。以其心之忘而用之者必如意而子之息。黥補剝。願聞大畧於未忘而求其忘也。必如顏回之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於旣忘而求其無不忘也。至于來以天地父母皆不可知而一歸之於命。亦忘之極。則豈非得其所知以養其所不知之意也邪。真人眞知若此而已。此篇爲七篇之歸根結穴。處發性命之源頭。闡脩證之實義。直洩造化之機。以開仙佛之門。

此玉杵之神液。染指間便能羽化者也。若文之波瀾萬
頃。百折滌迴。古奧雜奇。輪囷異木。非窺豹者所能測也。

內篇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疑是問帝王之道。或作齊物論中三問。恐下文說不

去。齧缺因躍而大喜。悟得所以不知之意。行以告蒲衣子。以所悟不

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怪其悟。有虞氏不及泰氏。泰皇有虞

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下聲。用。心。為。治。病。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在。藏。字。要。字。

非人。非人欺偽之人。虞氏不能超出於泰氏其臥徐徐。安

貌其覺于于。鈍愚貌。所以不及泰氏。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自忘其

人。無其知情信。情實也。情則不疑。其德甚真。真則不偽。而未始

入於非人。何嘗不得人。總未嘗雜入於欺偽者之中。以其無知也。所以非虞氏所及。是王倪之不知正所

正子刊 卷之一 應帝王 五 白雲精舍

以爲帝王之道矣。○此段言得人之道有意爲之不若無意爲之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名何人何以語女。去聲所問肩吾

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句。經常之法。式義理之制度。如三綱五常皆

所以正人也。病只在以已出三字。人孰敢不聽而化諸。人必受治。病只在孰敢不三字。○三

句日中始所告之詞。接輿曰：是欺德也。欺者虛僞不實之謂。木領既失。其於治天

下也。猶涉海鑿河。勢既不及。而使蚤負山也。力又難勝。○治功亦疎。夫聖

人之治也。治外乎。經式義度不過繩之於外。聖人豈爲此。正而後行。確乎能

其事而已矣。正各正性命之正。既正之後而所行自合於法制。確然如素能其事者。原不待繩之於外

也。○駁他以已出三字。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

之下以避薰蒸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若治其外則民非其性命所安將視
為患害必有避去如鳥鼠之高飛深穴者豈君人之知會
不如鳥鼠而不計及此耶是欺德之不可治天下如此○
駁他執政不三三全段言以
我強人不如人之自為止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聖人口

請問為天下病根在一為字無名人曰去斥之也女鄰人也何問之

不預也不預言無預於己之事猶言不切也發問不切所以謂之鄰人予方將與造物者

為人解見太宗師篇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

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厭足也莽眇輕虛貌六極六合也曠垠曠

蕩也○是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帛法也猶俗言道理也感

遊心於淡
庄子曰
卷之二
應帝王
聖
白雲精舍

觸動也。言汝又何道理以治天下。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

觸動我之心乎。所以謂之不預。心於淡。無思。合氣於漠。無為。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無失其自為正之理

而不參。而天下治矣。不必再問治天下可也。治天下是何等事。初說得最。不切。繼說得最。容易。

以私意。而天下治矣。奇論異想。此段言無容心。即所以治天下。別無治天下之法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敏於向道。勇於力行。物徹疏

明。物情透徹。又且精。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問其為治

可比之。理解通明。學道不劫。進不已。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問其

明王否。胥徒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且也。虎豹

皆瘁形。憂心在聖人視所問之人。與此等耳。且也。虎豹

之文來田。獵取。致人。狡。執繫之狗來藉。致人。如是者

可比明王乎。以才勝物而自傷。明王必不出此。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知其非而更端問也。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已忘。其功化貨萬物而民不恃。貨施也。民忘其化。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不能枚舉其為治名目。但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居

使物欣然自得其所固有。化之塗。混作為之迹。這等本領原不待勞形怵心以自

傷矣。○此段言為治之神不使人見其所以為治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日若神。一見而決且不爽。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恐被指

國無不神之矣。○與下文自失而走互映。列子見之而心醉。喜之至欲歸以告

壺子。列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言其更勝。○二句乃既。壺子曰：吾與汝既具文，未既其實。

告其事後而誇贊之詞。既盡也。言吾與汝止盡其虛華形貌而未

而固得道與。盡其實。落木領汝遂固執以為得道可乎。衆

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雖鳥得雄交接其卵始實不然。雖

喻人有文無實算不得個道也。而以道與世充必信大故

○此駁季咸之詞諸解不清。使人得而相汝。充抵也。言汝以己之道與世抵摘而求必

而中以售其技。○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欲既

此駁列子之詞。之見壺子。試一。出而謂列子曰：噫！傷。子之先生死矣。弗

活矣。不可不以旬數矣。定其吾見怪焉。大異。見濕灰焉。死

尚有或燃之時。濕灰則不能所。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

以為死而弗活之象。○相一次。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

了。哀其師死。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臧心於

地寂然，雖有生機之萌，而不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明其心

動不定，若枯槁而無生氣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明其心

得有近死道，此不嘗又與來。既其實明日乃與之見壺子。

試二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可救

全然有生矣，死必不吾見，其杜權矣。權稱錘喻應物之妙用

端倪甚有生意，所以為有瘳必生之象。相二次不但能

定人生死，而且能起死回生，行術之人，慣有此副自贊話

頭曲曲。列子入以告壺子。前番泣涕此番無喜慰字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遊心於虛膺

間一團生意無名象可指，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即大易

只有發動之機自下而上，是殆見吾善者機也。繼善之善

甫離陰陽而為性始所以為應物者嘗又與來又欲終明
有類生道此不與世亢之又一機也既其實

日又與之見壺子試二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

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變化不測非可以相定其死
生此時技將窮矣。相三次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老子曰
萬物負

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合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陰陽二氣
既平屈伸

二氣為一氣不相勝也往來有不可執非生非死之
道此不與世亢之又一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

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總承上三觀言淵
者深昧不測之義

審舊作潘水之盤旋也鯢夫魚桓盤桓也機發於踵是鯢
桓不震不止是止水不齊是流水故曰此處三焉。至此

總收另講一段起下波嘗又與來其無實處明日又與之
欄緊束此文字當家也欲使盡露

見壺子。次。試四。立未定自失而走。無可開口。壺子曰追之。必欲詰其所見。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伎倆已盡，羞見鄭人。連忙舍鄭國而他往。踪影俱絕。此術士行徑也。寫得好笑。壺子曰：「鄉吾示之。」

以未始出吾宗。宗性初也。所謂未始有始也。吾與之虛而委蛇。與季咸相對。心

如太虛寂感順其自然。乃不死不生。至道此不與世亢而自無不伸者。亦無機之可名也。不知其誰何。

彼捉摸不定。因以為弟靡。貌。遜伏。因以為波流。貌。蕩漾。故逃也。無所用其

相。有文無實。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謬謂季咸得之態畢露矣。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道前壺子本

領毫末有聞無學。可三年不出。下夫為其妻爨食。豕如食。

知安得不歸而自勉。三年不出。下夫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無分別於事。無與親。不理俗事。三句無與世亢必伸之病矣。雕琢復朴。去其

惠帝王

卷

白雲精舍

文以塊然獨以形立得其實不復知有文。○返實塊然獨以形立句與季咸有文無實相映。紛而封哉

雖處紛紛而內者不出若有所封。以是終終身受用不

閉者然。○此句與壺子示人相映。上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句見帝王應

世不過此法為下文勝物不傷張本。無為名尸聲譽無為謀府籌度無為事任眾務無為知主夫譽

聰明之總。○無為而無不為故眾美交集。於至虛之中非禁止之詞也。諸解欠妥。體盡無窮而遊

無朕未為之先體盡天下之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既

之後。不過盡其天理之所亦虛而已始終只一至人之用

固亦有不自見其所得。心若鏡不將不逆不逆應體盡無窮而遊無朕

無見得句。故能勝物而不傷心不傷。○此段是全篇實義

藏留也。故能勝物而不傷以為後面鎖結文陣中一奇

也局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

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

之德鑿竅說是報德妙甚世人之所以為利者正所以為害也著眼在此佛家所謂認賊作子是已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自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此段言有為則傷其初也

帝王所以為治者也為治而自我為之不若忘乎為我

以順乎人之自治是雖為也而無為乃無為也而無不

為矣應者彼來而此應之謂當彼未來之先與彼既去

之後而此仍立于至虛之地若未始有攫也。此應帝王之說也。夫爲治者詎不欲使天下從我而我有及于天下者哉。乃使天下從我者則有蒲衣子所謂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者焉。彼經式義度徒成欺德耳。無以爲也。狂接輿曰。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是使天下從我。不如使天下自爲從矣。使我有及於天下者。則有無名人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者焉。彼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明不勸。徒爲勞形怵心耳。無以爲也。老聃曰。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是使我有及於天下。不如使我自忘其爲我。

矣。然則爲治之要可推已善哉。壺子之於季咸其有得於帝王之川乎。示以地文。示以天壤。示以太沖莫勝。而卒歸於未始出吾宗。是此之應者。未有窮而彼之來者。反自廢也。亦惟無爲之故也。且人亦知無爲之爲乎。名之尸。謀之府。事之任。知之主。舉於是乎。取之。故於未爲之先。體備乎萬有。而不存其迹。旣爲之後。適合乎本來。而未見有加。至人之用心。惟虛若鏡。不將不逆。固有善於應者存也。其勝物無傷。豈顧問哉。夫然則不必使天下之從我。自無不從者矣。不必使我有及於天下。自無

不及者矣。若夫鑿其竅以自傷，是未應物而先敗也。於帝王夫何有？篇中全以問答引證，末方說出本意作結。起伏過脈，迥異常體。顧清之食據云：漸入佳境，讀此當作如是觀。

莊子因卷之三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

竹黃鍾大呂之聲非平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

以收名聲使天下簣鼓以奉不及之法非平。而曾史是已。

曾史。曾參

駢於辯者累瓦結繩

累瓦結繩言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累如繩之結也

史籀也。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無用之言非平。敝

也。跬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做跬譽無用之言非平。疲

也。跬半步而行也。

而揚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

形容其勞之意。

此段言仁義木非道德之正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

天下之至正也。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

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此段言道德之正即性命之情性命

之情各有固然。不假於外。之作爲所以無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此以言仁義所以非人情者。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
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

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矣

此段言天下本有常然以仁義用之徒滋其疑懼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

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

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

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

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

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

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

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絕頂快談
侏儒未免縮

矣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

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

間哉此段言以身為殉者不同而同歸於傷性
無異同也則惑於仁義與惑於貨財等耳且夫屬其

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

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

淫僻之行也。未仍歸道德之意。仁義淫僻仍當作一串看。通篇以道德爲正宗。以仁義爲駢附。旨本

天下之至正者。性命之情。而道德是也。乃用之而爲仁義。遂有忘其所始。以成淫僻之行。淫僻者。至正之反也。故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辯者言此。於是。有離朱師曠。楊墨與曾史。並稱而各著其所長。總之。其在性命之情。不過爲駢伎之屬耳。夫性命之情。各有固然。自適其適。所以無憂也。彼仁義則殆不然。仁人憂世之患。其用心也。與饜貴富之不仁者等。而顧曰。不如此。無以慰天下之

孟子卷之三 駢拇 四 白雲精舍

心焉。是未審乎天下有常然無所假於外之故而漫以此贅疣乎道德之間以生其惑也。夫生其惑則易其性矣。易其性則殉其身矣。雖俗之所謂殉者不一途。究之首陽東陵其殘生傷性無有二焉。此臧穀亡羊之謂也。夫然是性與仁義果不相屬矣。彼屬其性於仁義如曾史者固自以爲臧而不知臧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始得謂之臧也。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自聞自見不失其性命之情所謂自適其適者也。否則失其性矣。淫僻之行夷之去跖何必有間乎。此吾所以貴道德而不敢爲於

道德之外也。通篇一意盤旋。文情跌宕。天際游龍。天矯莫測。

莊子

卷之三

三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

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王者之居也無所用之及至伯樂

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燒以火印烙也剔剪其毛刻削其甲也雜絡同

連之以羈馬絡首日羈絡足日馬編之以阜棧槽櫪也馬之死者十二

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馬銜日概

馬纓日飾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

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

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

也此亦治天下之過言猶治天下者過用其情而傷民性

以爲善也。描寫治馬情形備極逼真。忽挿陶匠一段。便覺文勢紆曲。此有意爲文者也。吾意善治

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皆同此。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天放。曠蕩於天然自有之故。耕織也。一而不黨。命曰天放。中而已。私一無所與也。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填填。遲重也。當是時也。山

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水陸之道不通。故

連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故其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

可攀援而闚。民無機心。不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

相戕賊也。

萬物並不知其孰為同類也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

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此段言至

得其常性所以為善治也○寫出太古景象及至聖人蹇蹇為仁蹇

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天下始分

矣蹇蹇蹇跂字皆從足蓋蹇蹇不安之意故純樸不殘孰

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

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此段言仁義本是造作出來以致道德日漓皆聖人之作俑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

上仁月 卷之三 馬蹄 七 白雲精舍

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隨

齊之以月題。月題馬額上當。頗如月形者。而馬知介倪。闔扼。鷲曼。詭衡。

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介倪猶睥睨也。闔曲也。鷲抵也。

曼突也。詭衡吐出銜也。竊轡齧轡也。皆馬之知能至。於盜也。言馬而不言植木。植木無知而馬有知也。夫赫

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

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縣。鼓如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而民乃始踈跂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此段從上又推出一段。從上又推出一段。見

得民之好利。皆聖人使之。則仁義禮樂。果不足以治天下也。○文勢叠而非復。

治天下猶治馬也。治之而適所以害之。伯樂治馬而非馬之真性也。誠無以異於陶匠之治埴木而違埴木之性也。乃世猶各以其善稱。豈知善治天下者之所以爲善哉。夫善治天下者亦不過使民自得其常性耳。同德天放所以稱至德之世也。及聖人爲仁爲義爲禮爲樂而民始非至德之民。非民之故異也。蓋仁義禮樂原非常性中之所固有。以其廢道德離性情而後爲之。此工匠殘樸爲器之謂也。何疑乎伯樂治馬而馬之知至於盜。聖人治民而民之能歸於利乎。則聖人之過無以辭。

矣此篇自首至末只是一意其大旨從上篇天下有常
然句生來莊文之最易讀者然其中之體物類情筆筆
生動或以爲意不多而詞費疑爲擬莊者所作恐他手
未易到此也

外篇法篋第十

將為法篋社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扇鏽火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法開也。凡作文起手最難如此突

覓其首尾蘇長公常得此法。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

緘滕扇鏽之不固也此句警健有力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

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

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從盜上閒閒寫過忽落正意下又忽入

引証文之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犬之音

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

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子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田成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後世王莽之金賸惠卿輩之周禮皆挾此術已被莊叟一語道破。此段引田成事作證留下面嘗試論之山俗之所謂餘地層層說去此文字波瀾也。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說出至字方是議論聖人正意即將上而文法翻跌有致何以知其然邪昔者

龍逢斬比干剖萇弘施子胥靡靡，肌裂也。靡，爛也。故四子之賢而身

不免乎戮四子有聖知其爲身之絨，縻屬錡可謂固矣。乃不足防盜，反以招盜，誠哉聖知之不足恃也。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

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

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夫

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

也多。善人承上龍逢四子來，但世之爲四子者少，爲跖者多，故利害之數者不敵也。故曰：唇竭則

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

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

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

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狠手殺手取古人

髮指眦裂吾不知其胸中有何憤懣竟至於斯切勿與

韓退之見之便以常理較量全不體其立言之意也 爲

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

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

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

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

竊仁義聖知邪

一法立一弊生申
明山成子一段意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

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

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

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引此語見得民

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不可使知之意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言此大盜非賞罰所能勸禁皆由聖人利而使之故聖人者不可以明示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

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

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殫殘盡去也論

議論道也此言遇亂擢亂六律鑠絕竽瑟鑠絕焚而棄之也塞瞽

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

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

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攬折其指也。多

字便覺文勢不排。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

德始立同矣。仍是上尚文法顛倒。彼人含其明則天下

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

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

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燭火

也。法之所無用言於治天下之法皆用不着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

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夾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

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

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自結繩至此語本老下。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

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

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

亂矣。好知以知謀相尚也。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多事矣。何以知其然邪。夫。

弓弩畢弋。有柄之網曰畢。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

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削格木柵也。捕兔鹿者用之。宜。

呆之知多。鳥害謂之羅，兔害謂之罝，呆翻車也。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頹

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頹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

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也。機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鳥魚人獸其亂一也。故天下每每大

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

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

亂。此又推原天下大亂之由也。天下之所以大亂者，蓋求其所不知以異於人而不知求其所已知。有本體之自

同也。皆知非人之所不能而不知己之所已能者，亦未為是也。此亂之所由生也。故上悖日月之

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墜四時之施，愒奕之蟲，肖翹之物，莫

不失其性。愒奕微息而動之物，蝸牛之屬也。肖翹輕飛之物，蝶蛾之屬也。此段言乖戾之氣感召如此。實

有此理其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

效非誣倒鎖一句遙應上而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

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厚也噶噶已亂天下矣種種厚也

役有為人也噶噶多言者也已亂天下要說得紫一層言有悅之意便足亂天下而有餘也

世俗所稱治天下之法莫聖知若矣乃聖知所以治天

下而亦所以亂天下夫以其備盜者無一而非資盜者

也田成子之竊齊國即以齊國之法守其盜賊之身此

巨盜負匱揭篋擔囊之類也聖知之不足恃如此豈矯

語歟蓋聖知之法聖人舍此無以為聖而大盜舍此即

無以爲盜。若以聖人止盜，是利盜也。此聖人所無可如。何也？誠欲無利益乎？計非絕聖棄知，不可聰明，巧德任天下之自有，而不使曾史、楊墨、師曠、樵朱有獨立之名焉。此至德之世所由老死不相往來者，非以此邪？迨至三代以下，而人乃以賢者相傾矣。延頸舉踵，贏糧而趨彼，何爲者？邪？好知之過，誰厲之階？夫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之所不及，鮮有不相率而爲僞者。此亂之道也。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俗惑於辯，其致一耳。然其爲好知之故者，何也？求乎外之異，而忘乎內之同，備

乎人之責而矜乎己之用。是以至於亂而不知天地萬物皆失其性。舉以此矣。夫所舍如彼也。而所悅如此。則嗔嗔之意。已非活淡無爲之風。治天下者。其卽所以亂天下哉。此篇亦與上篇意同。但此更覺痛發憤。世嫉邪幾於已甚矣。其文情飛舞奇致。橫生林疑。獨以篇中有十二世有齊國等語。以爲西漢之文。然西漢有此汪洋氣局。恐無此精鑿議論也。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

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

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

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

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夫

下無之。性中原無苦樂。有苦樂皆為淫。其性也。性。人大喜。

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

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喜怒哀等語。根上樂苦來。萬物負陰。抱陽冲氣為和。所以與天地通也。

有樂必至大喜而毗於陽有苦必至大怒而毗於陰陰陽
 并毗則天地之氣不和反傷人之形矣是自人致之者亦
 即自人受之也毗助也。創論奇奧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

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桀跖會史

之行喜怒失位四句皆不安其性命之情是傷人之驗喬

則尙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鷲則不羣皆非常之行
 盜跖會史俱非天地之和所生也。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

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

自三代以下者。凶。凶。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夫天下有盜跖會史非天下之幸也天下不安其

性命之情故有善有惡治天下者賞善而罰惡日
 不暇給而惟賞罰之為則人亦惟奔走於賞罰而且說明

之不遑而已性命愈不得而安也何暇二字妙

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

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

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病痛在一說字便非

可存可亡之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

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鬱卷倉囊而亂

天下也八者皆人不安其性命之情所以有此鬱卷不伸舒之狀倉囊猶槍攘也兩意雙發雙敲如手舞

雙劍遍體繞匝異光迸射蘇長公慣熟此法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

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迂儒剽竊不得其要其一段尊信古人糟魄處如狂如癡可

憐可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泣天下不得已。是追。莫若無為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

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能貴愛其身者方不

亦可以寄託於其身以安其性命之情也四句出老子。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

擢其聰明戶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

為而萬物炊累焉炊累謂萬物皆圓吾生育吾又何暇治

天下哉何暇二字應上何暇句呼應絕佳得失判然。○篇首至此是一篇論斷起伏叫應無法不備熟此者

大家諸篇可束置高閣矣。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撻

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剷彫

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憤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

心乎。人心或為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或進之則希高

望遠而上。上下無常。或係縛如囚。或構鬪如殺。方其

囚也。若處子綽約而柔服乎剛強。及其殺也。若刀劍廉利

剷削可以彫琢者。焦火喻其躁。凝冰喻其堅。俛仰四海喻

其速。淵靜縣天喻其動靜之各殊。而總以憤驕不可係

斷之比。人心所以不可撓也。○可作一部。西遊記讀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

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頓句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

白雲精舍

峻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一施及三王而天下大

駭矣。勝任也。○句法矯。矯。驚鳥展翼之態。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

於是乎喜怒相疑。患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

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堯舜勤勞。揚武征伐。皆以仁義。櫻人心也。仁義之端一闕。故下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跖。上者得行仁行義之

名。而為曾史。以至儒墨。各各緣此立教。彼此相勝。玄同之

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於是殫思盡慮。接應不暇。所謂

求竭也。○起落頓挫奇。於是乎鉞制焉。繩墨殺焉。椎鑿

致相生。文之能事畢矣。

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岷巖

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

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

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新鋸繩墨椎鑿皆形戮之具仁

義窮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其究使賢者高蹈而遠引萬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乃始抱其仁義聖知之談於桎

梏之間思有以救之孰知即仁義聖知所致乎甚矣吾真可耻也。此段疾世之談幾於大聲高罵矣。

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

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嚆矢響箭盜賊先聲也。接續木。枘堅木。言接續桁楊

使堅也。枘木端所入鑿言相合也。故曰絕聖棄知天下大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四字作案。顯是病根。聞廣成子在

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

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

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

又奚足以語至道？所問者在至道之精，故曰物之質。質者未散之朴也。所官者在官陰陽，遂羣生

故曰物之殘。殘者，朴散之器也。黃帝以仁義撓天下之心，雖披解散之氣，徵於陰陽，驗於三光，符於草木，著於人心。

皆其所致，故不足以語至道。說出一段。黃帝退，捐天下

彫喪之世，景象黯然。字句新奇，萬年不腐。黃帝退，捐天下

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

帝順下風，膝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

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問治身方知廣成子蹙然而

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四句見至道本無形所謂玄之體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

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

長生。神為形之主。無視無聽。所以抱神以靜也。神靜則形

理豈有外焉。此言入道之法。人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

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并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蓋

本於慎女內。提固其閉女外。關鍵其多知為敗。泯絕其我

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

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

物將自壯。然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為汝遂於大明之

上矣。則見至陽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

赫赫發乎地。吾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

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肅肅發乎天。故太極判而兩儀分

則陰主靜。陽主動。而天地有官矣。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

陰陽有藏矣。此即坎離交媾之說。然惟慎守汝身。如慎內

閉外等語。則吾身之藥物將我守其一而處其和。一者先

自壯矣。此言下手工夫。

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

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

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此言正答所以

長生之意。彼其物者。指道而言也。蓋道超形器而獨存。不受變滅。世人不知。以爲此生有涯。皆不知道者也。得道者。爲皇爲王。以其神明之用不測也。失道者。見光爲土。以其形不出於照臨覆載之間而已。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百昌百物也。生土反土。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地同爲不朽。曰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不知其來。遠我而去者。吾不知其去。人盡死而我獨存三句。總形容長生之意。○通段言治天下爲殘。治身爲質。根上貴愛其身。句來。未有舍治身而能治天下者也。語語俱爲內丹之秘。讀此則諸道書無遺蘊矣。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

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雲將雲也。扶搖風也。鴻蒙氣也。倘然自失之貌。贊然

拱立之貌。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

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吁者不

鴻蒙意以雲將多此一問也。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

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

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所問與黃帝問同。鴻蒙答以兩弗知其義已畢。

又何須再問乎。兩弗知與下何知俱與未各復其根而不知是通段結穴無二義也。雲將不得聞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

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天稱鴻蒙之詞也。再拜稽首。願聞於鴻

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此猶上吾弗知之義弗知所以為真知也

楚所謂鞅掌之為使是也遊即上文之遊言我之遊拊脾

也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

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言我亦知猖狂自便但民

不得已也今既為民所放效矣願聞一言亦非得鴻蒙曰

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此段與廣成子所答

不得其所皆治人者擾擾以致之耳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意毒哉僊

三 白雲精舍

僊乎歸矣。仙仙猶翦翦也毒害也言所以為害者蓋此仙

有教其歸根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

汝徒絕句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大同乎滓溟。言以心養汝徒衆不必作為以俟物之自化

然以心養又不可以心為之也故墮形體吐

聰明倫類也。以物相忘則不生分別之見。大解心釋神莫

同乎滓溟者。總歸於無氣之始。無極之先也。解心釋神莫

然無魂。解其心之所係釋其神之所拘莫然者坐忘之象

無魂言如槁木死灰全無動念也此是處無為之

者。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

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

萬物云云以下。言物自化也。各復其根。是安其性命之情

也。各復其根而不知連安其性命亦不知誰為之者。渾渾

泚泚二句以不知故能復根也。若知此是復根則此心又善於知遂不在於根了。故物本無名何待於問物本無情何待於闕物之自生不可強耳。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

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通段言治天下者以無爲爲之根上萬物炊累句來

卽應帝王篇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之註脚也。柳子厚郭橐駝傳議論本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

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

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此段從上大同句生來見世俗之人不能大同輒思以己服人故有異同

之見究竟不能勝人徒以人之國僥倖未有不喪人之國者此等人之議論有土者所不當存也。文情繚繞綽約

別致。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

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

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

至貴。此又根上出乎眾為心不能出乎眾之意言有國者必有不為物用處方能用物不為物用乃自己有个

大本領如下文所云者明乎此則不特治天下已也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

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舌如轆轤轉折變化莫測其端。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

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

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人

立教自處於虛因物順應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

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携天下而適道也復來也之往也

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

獨往獨來無所依傍也與日無始則無所窮極可知矣蓋

大人之教挈天下而遊於大道之中如此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

己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夫天

獨有如此若頌論其形軀則又與衆無異也此所謂合乎

大同也既曰大同無以有己焉能獨有其有哉故見有者

爲三王之徒昔之君子也若見無者則非提挈賤而不可

陰陽主宰造化之人不能故曰天地之友也

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

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

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

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

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
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

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此言無為

中之有為也揚子雲法言多學此句法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

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

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

於物而不去此言有為而仍歸於無為也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上二句見不得不為下二句見不無為頂上二節生來道字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人有為無為皆道也不通於道

是不明於有爲無爲之故悲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夫與上文悲夫有上句相應

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

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承上指出道有天人

從有爲無爲分別主爲本臣爲輔一人一事皆有不必要作君臣看

天下之不治也以有治天下者也有治天下則不能無

爲不能無爲或使天下之爲樂爲苦皆性命之情所不

受治術雖多徒滋亂耳何者以其搜人心也夫天下之

爲苦爲樂而大喜大怒所從出也毗陽毗陰之故而四

時寒暑皆失其常使天下囂然淫其性以遷其德始有

善惡之行。是自天下致之者。而卒自天下受之。故盜跖。曾史之徒。皆非治世所宜有也。乃治天下者。猶分其善。惡而從事於賞罰焉。其欲人之安乎性命亦已難矣。况復重以聰明仁義禮樂聖知行於其間哉。不知此八者之在天下。固無益而有害也。乃惑之而不解爲之。而日甚。此世俗之見。固然非所論於君子矣。君子者。以無爲安其性命者也。貴愛其身。所以寄托天下。於以觀物之自化焉。誠有見乎人心有不可撓者也。試徵之古帝王乎。古帝王之撓人心也。以仁義開其端。以是非分其際。

以刑罰繼其後其治天下也。卒以亂天下也。其效可觀矣。乃儒墨尙思所以救之。亦試問其致此者誰實爲之乎。絕聖棄知。老聃所謂天下治者亦有見乎此矣。然非自天下而始也。廣成子之告黃帝也曰。慎身壯物守一處和。其所謂不族而雨。不黃而落。光之益。荒心之翦。翦者所不計也。以無爲自安其性命而不以撓夫心是貴愛其身之說矣。然非自吾身而止也。鴻蒙之告雲將也曰。心養大。同復根。不知其所謂。玄天弗成。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者。皆無慮也。以無爲安人之性命而

不以撓夫人之心。是萬物炊累之說矣。君子之在宥天下如此。豈世俗所能測哉。夫世俗之言治也。斤斤於人己之間。而介介於異同之辨。惟求有以勝乎物。究未有不爲物所勝者。蓋不知物物者必有不物於物者存。所謂獨有也。大人之教不然。因物而應。無或私焉。雖獨有也。亦卒歸於覩無矣。顧有無之間。亦豈有二用者哉。無爲而有。不得不爲斯爲之矣。有爲而究不見其爲。又若未嘗爲之矣。是道則然也。惟道有天有人。因而有主。有臣。察乎此。而知所尙。必以無爲爲貴。其於天下之治也。

夫何有此篇以無爲二字作線言性命言人心皆見其
不得不無爲處未反覆辨論見無爲中之所爲不相妨
礙與一味幻空斷滅者不同參之論語無爲而治一章
主意無甚差別此莊叟實落經濟可與吾儒相通者也
文之段落變化頓挫聳秀議論奇橫理窟精深筆底烟
霞胸中造化非讀萬卷者不敢仰視。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

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立。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

德而已矣。天地萬物皆有自然之則。故化均而治一。治謂

主張綱維乎是者。人君之主萬民。猶天地之上

萬物也。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天者亦不過自然

而已。立字根天字來。惟法天故曰立。無爲則合乎自然所

以爲天德。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

無兩層。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從德字而生出道字來。言天德即道也。然道不能不散而

天也

三

白雲精舍

此皆從道之自然流出。非添設也。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

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四句總承上道德二字而分別言之。德者性命

之正。故通於天地。道者當然之理。故行乎萬物。由道而行

之為上。之所以治人者。則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則技也。

此中自有形上形下。為精為粗之別矣。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

於道。道兼於天。五句又承上分別之言而合言之。見道器

原無上下精粗也。技為事之所必資。事為

義之所必行。義為德之所必施。德為道之所

必具。道為天之所必合。兼者合而一之謂。故曰古之畜

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

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結上無為法天之

意。一者道而已矣。

無心得無心於必得也。

鬼神猶服而况人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

刻心焉

刻心去其私以入於自然也用字新闢

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

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

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

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

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明此十德天下無遺理故藏乎心者大而

不窮爲萬物所歸往也在內在外無不宜矣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

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

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

府死生同狀。言君子既備此德則內重而外自見其輕矣。顯則明三字應從范氏連下文讀言當其顯

時則知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也。於義頗優諸解附會。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括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淵乎二句亦從金石上看出。喻其寂

也。金石不得一句。喻其感也。金石有聲。喻感而應。不感而不先應也。萬物孰能定。喻感應無方也。夫王德

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道於神。故其德廣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

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湯湯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

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也。王德之人。任素而性非好通於事也。第立其本然之體。因有清明在

躬志氣如神之用。是其爲德已廣矣。然猶未肯輕於應物也。其心之或出而應物者。由有物採之。非先物而唱也。何也。蓋以吾之形非道不能生。吾之生非德不能明。惟有存其形。窮其生。立其德。明其道。以成王德之人而已。乃無心而出。無心而動。而物自從焉。非有強於物也。此王德之人有如此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然所以立其本原而知形無聲無可視聽也。但不可視之中。自有可獨見。不可聽之中。自有可獨聞。故雖深而莫測。而物物皆能順應。雖神而無方。而處處發見。精光其接於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大小長短修遠無所不宜也。○精鑿之語不可多得。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

珠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又曰南望還歸則趨高

珠好明不知止之喻所以失其玄珠也玄者幽深莫測不

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

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知思惟也離朱

三者皆足以蔽真性故愈求愈遠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

有非無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知明言皆曰索而

象罔不言索以其無待於索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配天為天子也吾

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坳乎天下。坳，安同。言為天下危也。齧缺

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給，供應數類也。其性過

人承上二句而言也。而又乃以人受天。謂用知以求復其初也。彼審乎禁過而

不知過之所由生。彼審乎用知以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即在於用知也。此缺之為人如此，與

之配天平。頓句擲地作聲。彼且乘人而無天。乘，其有為之迹以臨民，使人失其自然之

性。方且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方且尊知而火馳。機謀急也。方

且為緒使。後於事也。方且為物絪。礙於物也。方且四顧而物應。物未

我方且應眾宜。我未能忘物也。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與物化則逐物

而遷，未始有恒，則失其木然之我也。○叠句參差，慙亂如疾風捲籜，天花飛落，令讀者心目俱眩。與九方歎相摑一

天地 三 白雲精舍

段同一機調夫何足以配天平雖然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尊於祖可以

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眾父父祖也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即

祖也母即父也言缺置之有無名相之中其才亦可以首出然而去道遠矣治亂之率也北面

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臣俱不免於禍害而已此言用知者

不足以治天下也段中轉換不窮抑而又揚揚而有抑變化之法盡於此矣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

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

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

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

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

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鶉不擇居，鷇仰母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

心自然之意。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干

歲厭世去，而上僂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二患，病老死也。

或解水火風三災，患未必然。身常無殃。俱用叶韻。語韻絕。則何辱之有。封人去

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封人教堯處三物之中，而能脫然無累者。此段義

無着落，其詞頗近時趨，疑非莊叟真筆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

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莊子所以稱者以其奇宕之氣雋永之理以爲莊子。噫好

事者爲之也。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無者連無之一字亦無處安着也無名者卽老子所謂無名。天一之所起無中生有一而未形雖有必本

地之始也。無中生有一而未形雖有必本

得以生謂之德此箇未形之理物不得不可未形者有

分且然無間謂之命至於未形者有分陰陽闔闢往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為命也

詩云惟天之命留動而生物造化之道動則鼓萬物之出於穆不已同此機物者動之留寓而成質者也

物成生理謂之形物既生矣而造化之生理隨物而各止如動植胎卵巨細之不同要皆一

成而不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形矣必有形形者可易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以主之則神也形體

而保守其神使視聽言動莫不有自然之儀則性脩反德謂之性。以上言天道從內而之外有如此

德至同於初故修性者貴反於德德者即物得以生者也德之至則同於初初即泰初之初無無無名

者同乃虛虛乃大向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乃大言虛則也同乃虛虛乃大無所不容無所不納也脩性而同於初

其至德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然有心於同終非無如此

如鳥之合喙而鳴。喙鳴而合。不知所以然而然。乃與天地合德。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其與天地合者。緝緝然若愚若昏。如此則謂之玄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

然而不以己私與之也。○已。然而不以己私與之也。○已。

上言人之道由外而入內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辯者

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相放效法成規也。可不可四句作氣讀。言於治道之中。有可與不

可有然與不然。辯別明白。即如今日辯者之言。有云離堅白若縣寓者。蓋言之析義之精也。離析堅白而懸之宇宙明之至也。此當時辯士之成語。諸解失之。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

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

成思被繫而愁思也。自山林來為人所捕而出山林也。喻勞心怵形不能自適其適之意。餘見內篇。丘予告

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若此而汝也凡有首有趾無心

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有首有趾其體而人

也無心無耳無知無聞也衆多也無形無狀道也盡無無一見也此言踐形者之難也練句新異驚人其動

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言有形者皆非所獨得也

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

入於天有自治者在人當因之而已忘乎物又忘乎物所從出之天則忘之至矣此所謂忘己也入于天者

無我無人渾然與天爲一也

將問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免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

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嘗薦爲試陳也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

扳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軌季徹局局然笑曰

局局笑不出聲貌。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

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

將往投迹者衆。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若所為猶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人皆

悅之往之投迹者衆矣。此將閭薊颺然驚曰薊也。茫若

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閭薊以民歸乃治之善者

反為不勝任。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

故驚而問也。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搖蕩若披拂也。賊心知巧之害心者。獨志

見獨之若性之自為也。若順也。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

志也。

兄堯舜之教民溟泮然弟之哉。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溟泮愔然之意。兄弟二

字奇創至此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將使民心之所欲同於德而心安之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哇鑿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

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槁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

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道之所不載也

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不白也。不純不自則日見膠轕則神之生也。

不定神不定者則不可以居道矣。

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

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

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

於于。夸誕貌。蓋。壓也。

獨弦哀

歌。言倡而無和也。

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

形骸而庶幾乎

是欲其泯機心而不用也。庶。幾。近道也。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

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舉阪失色。頊頊然不

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

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

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問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

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聖人之教也若求可求成則

何所不為乎豈夫子而為此言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

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

之茫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

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願

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

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動也反於魯以告

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

也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樸，體性抱神，以

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上面子貢既備極贊揚，知其為全德之人，本無疑惑，固驚

之說，胡為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此段言

乎來哉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去其機

心方能入道，借為圃畦，發出多少議論，大類漁父篇意，其文絕無停蓄蘊藉，中間又有糺繆之語，此為後人竄入，無

疑也，惟善讀莊文者知之。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

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乎？橫目，言人也。人之目橫生於面，用字奇極。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

不失其宜官無曠職也 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 卑見其情事

而行其所為紆其情實而無浮行也 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為而已

乃不為人而人自化也 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惟動不應此

之謂聖治 願聞德人曰 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動靜無心也 不

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 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 共給

之之謂安公其利安於天下不知有其身也 昭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 儻

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其心不知其所歸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

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其心不知其所求也 此謂德人之容 願

聞神人曰 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此謂照曠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

天也

三

白雲精舍

乘於下也。與形滅亡。雖有身實無。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身也。照曠照徹。空曠無復形拘也。

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推致也。盡絕也。天

地樂言胸坎與天地為一。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迹。物復其情。混冥昏默。至道之極也。照曠極其明。混冥

極其幽。合之而神人見矣。○聖治修政也。德人修德也。神人率性忘修也。二者深淺之不同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

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

邪。其亂而後治之與。一問便已。道破筆極透脫。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

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藥瘍猶言治病也。不

必深解。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

解。

聖人羞之。修治也。言孝子以藥治父之病。是不能使其父無病也。故爲聖人所羞。以爲亂而後治之喻。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

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

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傳。寫出一段太古風氣。語語與有虞對針。言惟無亂。所以無治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八字破盡千古大惑論。

古者不可不知。若撫拾荒唐之說。如羅長源之路史。真可以無有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

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

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

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夫有虞之謂治。不過因世俗之所然所善而苟從之。以取媚於人耳。乃今人之尊有虞者。亦無獨見於胸中。與衆人同是非焉。何其愚且惑也。獨不見臣子之諂諛。人皆以爲非。此其必然也。乃至於世俗則不然。豈於君親尤爲勝乎。

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始終本末不相坐。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

之謂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爲乃

終身導諛。故惟合譬飾辭以合於衆。而不知其理之始終。

本末有不相安也。以彼有虞氏之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乃不自以爲諂諛。與夫尊有虞氏者。隨衆以爲是非。而不自謂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知其愚

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

存，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然而不自知其愚，其惑何也。蓋以其惑之者衆也。以行路

言之惑者多，則勞而不至。今欲以一人之祈嚮而勝天下，其將能乎。祈嚮欲向也。大聲不入於里

耳。折揚皇荊，則嗑然而笑。折揚皇荊，里巷之俗音也。三

折滕作敲板聲。自稱解事者流，其一段可賤可羞惡狀。是

一筆寫出。豈當日莊叟亦曾見此輩乎。何此輩之多也。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於俗言，勝也。以二缶鐘

惑而所適不得矣。二缶鐘只如字解。鐘正音也。缶，土缶。俗音也。以二缶惑一鐘，則無以自適矣。與

天地

三

白雲精舍

上大聲不入數語相顧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祈嚮其

有情郭訓垂踵何說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

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釋舍也推求也誰其比憂言無相與憂也數語又深一層見其俗見

如此推求無益徒自增其憂耳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厲醜也厲人自知如此而大愚大惑者反不如之意在言表。○忽着此數語如斷如續無限烟波百年之

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

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躐與曾史行義有間矣

然其失性均也夫有虞之治所以不及至德之世者以其失民之性也犧樽與溝中之斷躐與曾史

均為失性。無有異焉。則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

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懷中

顛。困懷中困懷中。顛逆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厲乖戾。爽失也。五曰趣舍滑

心。使性飛揚。滑汨。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

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

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夫失性之由不一端也。有色

有生之害。彼楊墨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趣舍滑心。自以為得。自吾觀之。直困而已。鳩鴉之在樊籠。而自以為得。有

是理。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梗礙也。以趣。皮弁鵠冠

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楹於柴柵。支塞盈。外重繆繳。皖

腕然在繹繳之中。而自以為得。視腕。自則是罪人交臂。歷
 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上段只言內此段又
 門無鬼全段或以孝子不諛以下條莊叟雜著但細玩垂
 衣裳設采色動容貌等語自應照舞身上說段中若合若
 離不可以尋常
 筆墨窺之也。

無為者天德也。所謂道也。君天下者之所為莫不由是
 出焉。故就道而推其所為則有歷見其分。就所為而返
 之於道則又遞見其合。此無為而稱治。古之人有行之
 者著之前。訓不可誣也。夫言道者豈必有所取。又有所
 棄哉。顧明乎內者重則視乎外者自輕。道之所以貴。剝

心也。抑言道者。豈必有謀於此。兼有期於彼哉。顧存乎
內者。深則應乎外者。自廣道之所以歸。王德也。究之爲
內。爲外。無二道也。象罔之玄珠。內而聖者。以無爲得之。
故易齟缺之配天。外而王者。以有爲處之。故難華封人
之祝堯。以在己者。有爲而仍歸於無爲。故壽富男無妨
養德。伯成子高之告禹。以在民者。無爲而漸及於有爲。
故賞罰適以長亂。誠以無爲者。天而有爲者。人也。無爲
者。天。乃以泰初無無之始。物得以生。所謂天而之人也。
此必然之勢也。有爲者。人。乃以性脩反德之後。同於大

順所謂人而之天也。此又不可不然之理也。則治人者知所處矣。老聃曰：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所云治道相放離，堅白若縣，寓者無庸也。李徹曰：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其所云必服恭儉，拔公忠而無阿私者，無庸也。則自治者知所處矣。有德全，有形全，有神全，識其一，不識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漢陰丈人所以勞於國，睦也。有聖治，有德人，有神人，汪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諄芒所以取乎大壑也。是皆不貴人而貴天之義也。不然，亂而後治，有虞氏之藥瘍，總不足稱爲至德。

之世以其失性者不可以爲得也。顧以世俗然而善之。豈知天德之本於無爲者哉。篇中重發無爲之旨。以天字作眼。曰成於天。曰兼於天。曰以人受天。曰乘人無天。曰與天地爲合。曰入於天。蓋言無爲者。天人能合天則聖德聖治之極則也。陸方壺云。頭緒各別。不可串爲一章。是有故焉。余細玩其中。如華封人伯成子高。漢陰丈人數段。結構雖工。咀嚼無復餘味。疑爲好事者竄入。然非寢食於莊。亦不能辨也。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歸詞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

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六通四辟明之至也有運者必

有所以運之者其極則靜然昧者混冥之義明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昧則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

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善字於內

篇滿志善刃善字一樣解言養之以待時而動也鏡鏡同○連疊數靜字取致絕佳水靜則明燭鬚

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

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准於心是定能生慧言靜所以為明之本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

聖人休焉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准故曰天地之平休止也此言天地不言萬物靜

之時原未有物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

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

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虛無也無中生有故曰實有而條理照然故曰倫靜中之動方

免失當故曰得無為而人各效其所為故曰任事者責俞俞猶愉愉也伏下和字樂字上言動末於靜此又言靜而

能動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此又言萬物者就靜而能

應之時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

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立聖素王之道

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

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此言隨所應而皆得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

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

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

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

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

天樂。天地以無爲爲德，故得其本宗，則與天爲徒。順天所

本於天樂，不過一無爲自然而已。故引平日所言以證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此言知天樂者即能

合乎天之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此

知天樂者無所往而不遂其樂也。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天下。承上同德同波來。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

物服。其鬼不祟，承無鬼責，其神不疲。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收

句結上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

常。三句本一理當作一串讀，應上無為者，天地無為也。則

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

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

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

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

此不易之道也。此又從無爲中翻出。有爲來。見無爲之理。不

之旨相應。林獻齋云。上面既言舜之爲臣。則爲臣亦當無

爲。但前以心言。此以分言。故有不同。不知上下主臣四字

拘泥不得。孟子言堯使舜敷治舜。又使益掌火。使禹疏河

任人。巫馬期任力。優劣見矣。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

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

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

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此承上言帝王之無為蓋由其不自用也用人羣三

字是其所以無為處所以配天地處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

臣二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詐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

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

先也此言有為之事雖不可廢然必以無為者上之於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

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

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謂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尙親。朝廷尙尊。鄉黨尙齒。行事尙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有先有從。無非所做而為之也。蓋天地之定理在焉。四時變化亦天地之所逆也。尊親齒賢。言人道之序皆本於自然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分職

分守。官守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形以成之。名以命之。

形名已明而因

任次之。因材任使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者。審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

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

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

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襲如下。襲水土之襲情。實也。必分其能而不欺。自惜其力也。必

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知謀不用而歸之於天。仍歸無為之意。此歷言有為之則皆有次序。正中明非所以先

之意。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

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蹶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

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

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此言大道有序。驟及於未

務皆非所以治人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

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

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天德而出寧。言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也。堯曰。然則膠膠無心於物。而物自成。天道運而無所積也。

三二 天道 白雲精舍

擾擾乎。膠滯。擾亂也。堯言聞舜之言。則自見其用心滯且亂矣。子天之合也。我人之

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收言堯舜之治以天合為貴。則王天下者

必以天地為歸。天地所以無為也。○文非莊叟手筆。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

者。免而歸居。微藏周之藏名。免。免其官也。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繙反覆。經旨。中其說曰。太謾。謾。汗謾也。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

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

聃曰：意幾平。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也。迂言去道遠也。無

私焉，乃私也。有意於無私，即所以爲私。○二語精刻不磨。夫子若欲使天下無

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

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

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

夫子亂人之性也。天地萬物各有固然，順之而已足矣。若行仁義於其間，適所以亂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

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重趼足有厚皮不敢息求見之心切跋涉之苦忘也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

盡於前而積歛無崖棄妹諸解俱未安大約以食有餘而棄其妹於不養不能親親故為不仁

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乃積歛而不知止是均可譏也老子漠然不應王成綺

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郤矣何故也正

猶退聽也何故仍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

問昔者之所問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

焉應上非聖人句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

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常如此非有心以服之也○此段言

入道之人是非因
人。不以己與之也。士成綺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步

而前也。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崖岸異也。而目衝然。衝

也。而頽頽然。大貌。而口闕然。闕欲言貌。而狀義然。義自許貌。似繫

馬而止也。身雖係而心坐馳。所謂心猿意馬者。動而持。動則矜持而作狀也。發也。發如

機括。期於察而審。伺察而詳審之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才能而驕慢之氣

也。可觀也。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凡此者皆以為不信矣。不信猶

無實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每伺隙乘便。以為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己掩

物。是亦盜竊而已。○此段言機警之人。不可與入道。狀得肖。罵得狠。奇文至矣。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

棟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

本。小太指物言不終不遺所以備也。道於冲然無朕之中。而能包羅萬象。形德仁義不過神之末耳。然非至人不能定其爲末也。蓋至人存神之至。撫世而不累其心操柄

而不與其心。蓋知其有假有真也。故能守其本。本對末而言。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

言。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

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困字根上累字借字遷字來。外天地遺萬

物所以能備天地萬物也。通而合焉。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退而賓焉。此謂知本。故心有所定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

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此言道不可以言傳而世乃於書中求之皆以鶩於其末也。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

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

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彼即不

傳者也。情實也。世人役役而求真。屬隔靴搔痒耳。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

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

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此等語氣

自然是不會讀書之人。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

不固疾則苦而不入。疾徐指輪斲而言徐寬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

難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此方是不可傳處。口不能言有

數存焉於其間。有數存乎其間即道家所謂箇中之說。此數字虧他偏說得出豈非驚人之語。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

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不可傳者果是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說此一喻正見意非言所能傳也求道當

於不傳處通之則幾矣。此段議論是千古教學之指歸詞意精微發前未有。

無爲者天地之德。所以有爲也。故帝道聖道動而自功。莫不本於其靜。蓋以靜則能明。爲天地萬物之所歸。照則措之於事。而有成。藏之於心。而自適者。亦惟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焉。盡之矣。是道也。毋論帝王聖人之所依。卽凡爲君爲臣。處上處下。退居無世。無不以此而得其咸宜之用。所謂天地之德也。是所貴乎明之者矣。明之則有獨得其本宗。以與天爲徒。有以獨施其均調。以與人爲徒。天樂人樂。所由交萃也。乃人樂則本於天樂。惟知天樂者。自有以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人樂可不必。

再計矣。豈非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之
明驗哉。夫無爲固所尙矣。然有無爲而用天下。卽有有
爲而爲天下。用其間。上下之道。又各有不易也。故君之
王天下者。不自用而用人。誠見乎上下主臣之間。而本
末要詳分焉。所從所先。有其序也。夫所從所先之序。於
何昉乎。吾仍攷之。天地矣。天地之行。四時變化。皆有殺
然不紊。而語道者。實有取焉。然則所先所從。將柰何。亦
莫有先於天矣。循此而道德仁義分守。形名因任。原省
是非賞罰。各以其次相及。而終歸其天。若此。則至治已

今乃驟語形名賞罰是有其具而無其道祇爲用於天下其不可以用天下也明矣豈知舜之告堯亦曰天德而出寧舍天地之外別無所謂大哉雖然以天地爲宗未必卽以我而宗天地也天地固有常然日月星辰禽獸樹木莫不有其性放德而行循道而趨老聃之教所以爲宗也夫放德循道在去其有我之心而求乎陳迹之外去其有我之心者呼牛呼馬皆可受也彼繫馬而止者徒爲竊耳士成綺之脩身何有焉求乎陳迹之外者形德仁義皆爲末也彼斲輪而老者不可喻耳桓公

之讀書何有焉。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則道德之主節。天地之宗，而無爲之常，豈有外焉。篇中以天地作線，而歸本於無爲。言及本末，要詳上下。君臣理極醇正，而且近情。但細玩其文，別有一種蒼秀繚繞之致。行雲流水之機，切近時趨，全無奇氣。恐亦叔敖衣冠也。然有此則自成一家，可不必探辨矣。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

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維用三箇居無事。少甚蓋主張綱

漠然而無所為矣。然非居無事則不能有事也。意在言外。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

以係屬之也。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

者為雲乎。雲釀為雨。注於川澤。川澤之氣復蒸。孰隆施。是

降如蘊。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雨陰陽和氣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孰

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敢問何故。問其何故。而能然也。此

段文如晴雲出岫倏忽之間奇形怪狀無不備有吾不知

其何以至是屈子天問雖奇尚遜此遊行披拂之致難言

難巫咸起昭曰來吾語女巫咸殷之賢臣廊其名也○天有

言巫咸昭曰來吾語女忽生出一人答應奇甚幻甚天有

六極五常六極五常諸解俱未妥陸方壺謂即內經所云

功也○問得甚員答得甚方問得甚帝王順之則治逆之

煩答得甚簡備極詳畧變化之法帝王順之則治逆之

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上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九洛則洛書九疇也又從天地之理說及帝王效法

爲此段餘意却是此篇正意文之相生處奇幻莫測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

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問

仁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舉無親者以言至此老

話頭慣有一段絕不近情之語令人一時忍耐不得後方

問

問

問

徐徐發出正論所以為奇。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變；不變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

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蓋至仁為孝之所不能盡，豈有至仁而不及

孝乎？故蕩之所言非過於孝之言也，乃不及於孝之言也。蓋至仁則過於孝矣，知其過於孝則無親焉，得為不孝乎？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言背去之遠，義不兩見以為至仁。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

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

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從孝上說到

至仁一層深一層。正見其相去之遠。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

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莫知則蕩蕩無名。豈直讚歎而言仁

孝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

多也。勉字役字與上面忘字不知字對針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

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并者兼而有之意願猶脩其可願之願言德也。名譽

如孝悌仁義忠信貞廉之類。不渝言道中完全皆

有也以喻至仁在我則孝弟諸凡皆非所論也。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

之懼復聞之忘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蕩蕩神

默口不言不自得心不安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

徵之以天。言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行之以禮義。禮以

與天地之氣候相為表裏也。

則有序義以建之以太清太清聲氣之元以之為主則清

正之則不亂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此四

句是作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應之以自然此四語仍與上而一意五德即五常禮義

上言其作樂如是乃言其事也此言然後調理四時太和

至樂之作必先如是乃言其理也萬物以四時萬物之理備於樂中耳四時迭起萬物循

生迭起循生乃四時萬物之理循環無一盛一衰文武倫

生端言樂相生之妙如下文所云也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利

言其間節奏於不一之中而能條來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於森然藹然之後忽然流動光明其聲聽者正如蟄蟲方振之時尚未蠕動忽驚雷霆之至不知其何以止不

知其何以始也。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驚字。伏下懼字。

待女故懼也。根上無首無尾來作一串讀。死生償起。輾轉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更無停留。何可遲疑。

所以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利。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上段以人順天。此則純乎天矣。陰陽之利。言其合。日月之明。言其分。能短

能長。本日月以運之。能柔能剛。本陰陽以測之。變化齊一。不主故常。變化齊一之迭

迭易互動處。莫測其端也。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郤守

神以物為量。此言樂之盈滿。無所不周也。郤。隙同。塗。塞也。言塞於人之耳目。而守於人之神明。以物為

量。因物之大小。隨其所受也。滿谷滿阮。就地言。塗郤守神。就人言。以物為量。就物言。其聲揮綽。其名

高明。言盈滿之中。其聲又悠揚。越發其名。又是故鬼神守

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鬼神日月星辰皆天之明來上能用大

此能使天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流止皆任其自然

為川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

也儼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

承上不能知力屈乎所欲逐承上逐之吾既不及已言汝

我不能見來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根上立於四虛

頂所欲逐句來儼然自失之時身儼然自失之時身女委蛇故怠到此際求之不能舍吾又

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上雖純乎天此則併

也自然之命天命之流行有不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

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

自然之命。若有若無。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

共樂而無有。形象其布。散發作。雖若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深。皆默則又寂然。而無聲也。

動於無方。居

於窈冥。

若有故。動於無方。若無。居於窈冥。承上四句來。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

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

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於無方。窈冥之後。莫可測度。而世之稱之為死。為生。為實。為榮。

總無定論。但見其行流散。徒不主常聲而已。焉得無疑乎。疑之則不得不考於聖人。蓋以聖人達於樂之情。而順於

自然之命也。疑字。生下惑字。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

而心說。

惟順自然之命。故不將機籟張設。而五聲之所司。皆備具。此所謂天樂。無待於言。而心自怡悅者也。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

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無聲無形故無接無

接則若有若無難於擬議矣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

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崇尊

也遁泯其迹也愚是忘其知識以與天合所以與道合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

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

陳也。芻狗結芻爲狗巫祝用之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戶祝齋戒以將之

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蘇取草也將

復取而盛以篋衍也。衍奇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

夢必且數眯焉眯寤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

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

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

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

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

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

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無方之傳妙用

全在箇中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

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

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也。矜尚故譬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

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言時不同故法不可拘也今取狻狙而衣以

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狻

狙之異乎周公也。言用古不能治今者以其情不相宜也故西施病心而曠

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

富人見之墜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

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言法古者只知古之善而不知古之善固別有在也惜

乎而夫子其窮哉。此段為行道者而言

天運

白雲精舍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
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

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

也度數制度名數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

十有二年而未得陰陽道之所分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

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

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

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之不可傳貴乎自然然而不可

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中心無受道之實則外無正而

雖聞道而過去也

不行。在外無就正之功，雖由中出者，聖人之道，非外有能受者，則不出而示之也。此言教者。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

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而成性者也。內無所者，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觀而多責。名乃天下公共之物，多取於己，則忌之者衆。仁處其間，則凡觀乎此者，皆吹求指摘於我。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知遠廬之不可久處也。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

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仁義則多造作，多添設，多假借，至人惟不久處，故遊於逍遙之虛，以逍遙

天運

白雲精舍

天運

天運

天運

無待造作。行所無事也。食於苟簡之田。以苟簡無待。亦設其求易贍也。立於不貸之圃。以不貸無待。假借不與物交也。采采色采真。謂現於外者。皆本於內者也。則求道者。應求之於此而已。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

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以富顯引起重親權。上說操之慄。舍之悲。鷄肋之戀。人人有之。○此反言不知采真之遊。而求用世之苦。怨恩

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溷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

至人有采真之遊。則親權皆屬外。假矣。然惟不以權之操舍為心之變遷。

方能用權也。八者正人之器。所以為權也。正者正也。言正之所以為正者。此也。其心以為不然者。

天門弗開矣。若其心以為不然。未免有見於外。無上於中。則天門不開。而求道愈遠矣。天門解見雜篇。

○此段爲求道者而言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

易位矣蚊虻音西嚙膚則通夕不寐矣喻語不甚痛切夫仁義潛然乃

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

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竊西藏書

段內數語填入何苦如此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喻語淺俚黑白

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

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竊大宗師篇內數語填入

何苦如此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四字何說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

老聃哉？

鄙俚至於此乎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

老聃。

子貢亦須自呈門面。老聃方容一見怪道。今人初見間不曰某名公係我通家，則曰某貴人係我莫逆也。真可大發一笑。老聃方將偕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

何以戒我乎？

是言或爲謙乎，或爲僞乎，真屬無謂。

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

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

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

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

着二個小子少進。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

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

其殺。而民不非也。使民心一。使民心親。似以黃帝與堯為善。至舜禹方為不善矣。下面不特將五

帝一併抹殺。且上及於三皇。自相矛盾至此。可發一笑。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

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未至於孩。童之

時。便知人之姓名為誰。言竅鑿之早也。則人始有天矣。說至此。是作者筆枯。思竭之後。無可柰

正二日 卷之三 天運 五 白雲精舍

何只得以此竄入耳。萬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

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兵有順以用兵爲順事也。殺人者死。殺盜者無

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警備。天下皆然。故曰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

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言機警之心起於家室。施於男

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之常也。何言哉。歎其言之無益也。

○此段至末。皆屬廣筆竄入。蓋乘前後皆自老聃對孔子語。下面又有風化等說也。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

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惇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

時之施。其知憐於鴈。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

情者。又竊臆篋篇數語。填入。何苦如此。而猶自以爲聖人。三皇五帝何嘗自以爲聖人。

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此段細閱無甚意味且旨多背

馳詞多膚淺中間將三皇五帝一併貶斥試問之三皇以上尚有何代聖君可以錄取者此等大言徒來有識者東

里子伯之困也魚目混珠河待指摘而後見邪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

熟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

奸干同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

召之迹一君無所鉤川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

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

迹豈履哉

辨析甚細立議爽快

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以神相感也。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蟲鳴以化生子也。

類自為雌雄故風化。類獸名自為牝牡出山海經此皆感之以無迹也。性不可

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失焉者無自而可。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故道亦貴於通而

不可壅滯也是所貴於得道者矣。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

丘得之矣。烏鵲橋同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

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四句胎卵濕化俱在其中烏鵲魚傳沫細要蜂也視子相類

孚而生也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細要蜂也視子相類有弟而兄啼母孕弟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然能自然者

則與化為人矣。○議論奇確莊叟之善體物情乃爾龍門所謂其學無所不闕者也。老子曰可丘得

之矣。此段爲以道化人者而言

道者自然之川也。行之於有名有迹之外而求之於無名無迹之先。斯得之矣。顧道之原出自天地而備於帝王者也。乃天地之化人莫不知其然而究莫測其所以然。則六極五常固有神其用於無窮者。帝王之治成德備蓋以此也。是故道之不渝。至人所以無親也。道之可載。天樂之所以無聲也。則名與迹無足爲道也。審矣。然行道者。每欲寢卧於已陳之芻狗。求道者。每欲久處於先王之蘧廬。豈知有無方之傳。可以應物而不窮。采真

之遊可以循變而無溼也邪。惟能與化爲人者因以化人。則純乎自然之用道之得也無難矣。篇中言心乎道者貴有神而明之之用非按圖索驥者可幾。一意盤旋卷舒甚幻。此在外篇爲有數之文。但其中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一段竟爲膺手參入。遂使狗尾續貂。瑕瑜並見。識者憾焉。吾特拈而出之。所以駁莊而全莊也。

莊子因卷之三終

莊子因卷之四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尙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
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
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
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
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服者之所

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

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鳥申若鳥

之伸頸而運體道引導氣令和引體令柔也。五等之士皆有所好其心便已偏用故為無方聖人所羞稱也。若

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問不

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窮極也此承上二句來總

是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

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

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

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此段言聖人之心恬惔而自然也。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

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不為禍始。人皆知之。不為

先。所以為禍之始也。福先方是至人妙用。福之

三語可當座右之銘。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三句承上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

二句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

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期信之其寢不夢。

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此段

人之應物順乎自然。所以成其虛無恬惔以合天也。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

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

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

逆粹之至也。此段指出人心本自無物。一有所動皆屬妄念。連應物便已不是了。故此上段又深一層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病在不休不已

四字。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

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應上不雜靜一而不變。應上莫動

則平。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應上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此養神之道。

此段言聖人養之以靜。又非塊然無所為也。蓋有能靜能應。常靜常應之道焉。故靜與動皆所以養神也。夫

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

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其名爲同帝同帝同於天載也此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

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神在人身一而已矣清則散處於五

官三府而咸聽命於一人。故神爲主宰。精爲作用。神存則

精自固矣。守神勿失。則我卽一。一卽我。更無分別。一之精

神能入石。神能飛形。蓋本於此。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

廉士重名。賢士尙志。聖人貴精。精與神相依附守神所以貴精也。故素也

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

謂之真人。此段言聖人以純素養其精神所以能與天通也。

人之好尙不同。而咸歸於一。出聖人則無所爲。因無所

不爲焉。何也。以其恬澹寂漠。虛無無爲。本天地以立道。

德也。故其居心也無憂患邪氣之侵焉。及出而應物則
生死動靜無非天矣。然豈強爲合哉。蓋道德之中本無
一物。其所謂悲樂喜怒好惡者皆幻相耳。靜虛澹粹所
以爲德也。形勞精用於何有焉。則似乎一靜而不容動
者矣。孰知有動有靜而常動常靜在天。所以爲德者在
人。所以爲神也。未養之先稱爲同帝。既養之後名爲合
天。則純素之真人。其慎無輕用於越之劍也哉。此篇發
揮精神之理。微言玄著。但細玩其行文。蹊徑與天道篇
如出一手。此則略少波瀾耳。或以膚淺疑其僞作。此明

眼者之言也

王子用

野
刻
意

四

白雲精舍

--	--	--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匿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

之蔽蒙之民。繕修治也。滑。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所

對真。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

養恬。知覺性也。恬者無為自然之義。不以俗學障之。俗思

其自知而不以知為事。則雖知無傷於恬。知與恬交相養

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用知則不能恬。無以知

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知與恬交。德無不容。仁

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仁義交盡其。中純實

而反乎情樂也

反乎情以歸性所以為樂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信容

體之所行而順其自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凡此者自和理中出由根

然之節文所以為禮

而有技不得偏行偏行則

逐末忘本而天下亂矣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

物必失其性也

根天下亂來言天下之所以亂者以彼欲

正人而先蔽蒙其德則其德不足以蓋冒

乎物以不足蓋冒之德而蓋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

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

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混茫澹漠皆為無知之象故於此時

有知無所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此段言古

人以此恬養和故使天下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

之知亦皆歸於恬也

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

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濠淳散

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濠與同險德。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

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此段言世運降而德運衰。不能以恬養知。故使物皆失其性也。文氣層層相生。轉換極靈。由是觀之。

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

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

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言道德雖隱世隱之也。聖

結性
白雲清舍

人不自隱也。不自隱，正欲以興乎世。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

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

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

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此承上文而論真隱

而不見有為之迹也。根極。謂性命。○疏隱字獨解。古之存身者，存身一作不以辯

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

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

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反其性即反其性情

應上雖有知而無所用。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句見其以恬養知也。

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疏得志獨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

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

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

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無憂所以為樂之全也今寄去則不樂，由

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

之倒置之民。倒置謂不知本末輕重也

道之不可以俗求也。以俗之障不能養其知，俗之亂不

能養其恬也。故治道者，唯不以俗學障之，俗思亂之而

混冥之中，自有以得其照，曠則恬也。而知因之，此所謂

定中之慧矣。是知也。莫之爲而常自然。又非役役以求爲知者。是復卽知以成其恬。此交養之說也。惟得乎交養。不特道與德因而見端。卽爲仁爲義爲忠爲樂爲禮無不一以貫之矣。苟有不循其本而惟禮樂之是圖。焉是偏行也。偏行則天下將有不能反性情以復其初亂之豸也。何日之有。顧思古之人則不然。以混茫而得其澹漠。與世而有其至一也。是純乎其爲恬矣。使人有知而無所用。又豈非以恬爲知之養者乎。乃無如德衰而世遞降。遂有爲天下者之名。因而流爲去性從心。文博

惑亂莫不失其恬以求爲知此俗學俗思之所由出也
世與道之交喪如此職惟德衰之故聖人處此其德尙
可恃乎夫德之隱也聖人固無如世何也然德之隱故
不終隱也世又無如聖人何也時命不同而存身則一
不以知爲貴惟以恬爲用所以爲樂全也樂全而得志
卽在是矣豈如俗之忘乎性命謬以儻來之軒冕易其
樂哉若夫肆心趨俗以致喪已失性爲倒置之徒者直
與蔽蒙等耳何足道哉此篇以恬與知二字作骨數段
遞遞說下立論甚醇華實並茂且別有一種秀色令人

賞心不置然細加尋繹覺未免有訓詁氣殊非南華筆也。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

涇濁也非涇謂之涇須辨

兩涘渚崖之

間不辨牛馬

是水大岸遠見物模糊一段的景况摹寫逼真入手便奇

於是焉河伯欣

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

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曰

若海若滄水之神也

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

謂也

聞道僅百耳不及萬分之一遂以人莫己若此不知量之甚者矣

且夫我嘗聞少仲

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

先以無意出之是文字埋伏法有婦姑兩仙夜中置子之

妙他人為此不知費去多少扭捏矣

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大方猶大道也。

生下面大理兩字。此段言

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

見其大則小者不足論也。

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

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溪觀於大海乃知

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

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間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

先將海之大處極

力描寫然後倒入不敢自多之意筆如勁努初張審括命中矣。

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

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

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若只說不敢自多便覺

文情往而不返。此又先着方存見少一句。抑揚開闢之法盡矣。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

不似。曩空之在大澤乎。曩空水穴也。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

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處萬物之中。只為一物

之數。此合大虛之間。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

凡可名者論之也。人處一焉。人在九州之內。只算得做一件。此合鳥獸草木論之也。此其比萬物也。不

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連猶承接也。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任士任事之人也。盡此矣。伯夷辭之以

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

水乎。此段言道之太本無窮極。在世界中河伯曰然則吾

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言小者既不可為大若此則吾於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量謂

之大小時謂所值之先後分謂此年之得失終始謂是故

死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各自足也。

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

故故遙而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

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

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南華學問只是合局打算胸

外將極相反事情作平等觀即齊物計人之所知不若其

論云無成與毀復通為一之意也

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上數知字尚多一番色相算來此知却用不着

倒不如以物還物連我此生亦屬多餘了文情叠進叠深玄之又玄矣以其至小求窮其至

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言知至小無窮至大難以推求頂上面四段來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

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此段言天下之理大小本自無定言大言小皆無有是處河

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信

實理也。此一轉文將大小翻入精粗說到道理上去漸入武陵源矣。北海若曰夫自細視

大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

故異便此勢之有也惟不盡故謂其不可圍惟不明故謂其無形以此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

若然耳。細玩自細視。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

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夫言精言粗皆期其

有形者而言之矣。若無形不可圍則無此。可以言論者物

異便之勢也。故數所不能分不能窮也。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

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分之窮之所謂言與意也。可以言論意致而物之精粗見焉。總不能

離有形之相。若言與意皆無所用。方成極至。連精粗之名無從着落矣。是故大人之行不出

乎害人不多仁恩。其行雖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也。動不為利不賤門隸

其動雖不為利亦不以門隸為求利之人而賤之也。貨財弗爭不多辭讓。雖不貪黷貨財而爭

求亦不以辭讓為多也。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汗。雖不借人以舉

讓為多也。

事亦不自食乎力以自多且人有貪汚之行殊平俗不多

行者亦不賤之貪汚如借人舉事之類為在

辟異行殊平俗則多行人皆多之而不以為多為在從眾不賤佞諂從眾

則多佞諂之心人皆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

賤之而不以為賤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

如此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約分

歛分量以至於不聞不得無已地位方是不期精粗處此段言大道本無精粗大人體道亦惟於不期精粗之極

而求之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

倪大小又問於無分別中忽至於有分別從何而北海若

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言其皆自

莊子內卷之四秋水三白雲精舍

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貴賤之權本非己所能操，猶以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以

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

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

也，則差數觀矣。因人以為大小，則無物不可為大小矣。知其無不可為大小，則物之差數見乎。言大

小本可以相為也。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

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

相無，則功分定矣。功分猶功用之定分也。此又因大小而及有無，見有無之不可偏廢也。以

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

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趣操

猶趨尙之操持也。此又因大小而及是非，見是非之各成其所適也。○此段總言物之內外貴賤大小，原無定屬。筆生動，有生龍活虎之勢。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喾讓而絕湯，武爭而王。

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議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

可以爲常也。讓美德也，爭，賤名也。然各有時而不一焉。梁

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塞穴，言殊器也。梁麗，屋棟也。騏驥驂騑

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

毫末，晝出與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此舉物理以見貴賤大小之無常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平是未明天地之理，萬

物之情者也。殊器殊技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或廢於彼，物理如此，猶之天下無常是之

理。古今無常治之世也。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執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皆為不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

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此又言貴賤本於時。當時失時。

使一事而貴賤分焉。時之難定。則貴賤之難定也。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

小大之家。門字家字。俱當向裏面說。方與上面倪字呼應。此段言貴賤大小之名。原無定在。亦因乎人。

強名之耳。若求其倪者。皆非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

趣舍。吾終柰何。因前言不生分別。則我之所為。似無所適從矣。北海若曰。以道觀

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

復為陂。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往反。豈異於是。慎。何少。毋以世情之見。以拘爾志。與道乖蹇。而不能通也。

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施者仁之用。謝之則

少之數非所計也。慎毋執一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而行。與道背馳。而不能合也。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

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

短孰長。無拘無。則無方之德也。故形容三段。總見其無

方。長短方也。承翼。承接扶翼也。唯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為皆足也。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

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

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夫道固無終始也。乃物則有生

死焉。不能恃以為常。惟見其一

虛一實。不可守其定位於形迹之間。何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連環。終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則有始也。大義即大理。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夫固將自化。乎數之化。或為或不為。皆適如其化之自運耳。此段言人之所為。當任其道之自然。無容其有為。有不為於其間也。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承上言順其自化。則無物不而必以道物身也。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此問極細極靈。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則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也。不以物害己。言不以外物以傷其身。如死名死利之數。包括甚廣。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

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也。○却說

出貫理來不過是素位而行不怨不尤工夫何曾一字荒唐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

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躡躡而屈伸反要而語

極天在內而主張焉人在外而幹旋焉此定理也故人之德順理而在乎天者方知天人之所行有如此矣苟能

根才於天以定位乎德是所謂德在乎天者也則躡躡屈伸之間皆能反乎道之要而語乎理之極矣道要理極即

上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者○此段言知曰何謂天何謂

道者害不能加於身以其中有所主也曰何謂天何謂

人窮究亦不休底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

牛鼻是謂人言天人相須以有成不可相離也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

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故者有心而為之謂命天

命也。得謂己德。殉名喪於為名也。反真入道也。

此段言入道之法。不可安排造作。以人勝天也。

夔憐虻。虻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一足。虻多足。蛇無足。皆自能行。然

猶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自至。雖無形然

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到。故相羨

也。絕頂異解。隨口出之。不顧天荒。夔謂虻曰。吾以一足

地老。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

跲蹀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眾足獨奈何。虻曰。不然。子

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

勝數也。噴唾之喻。構思迥異常諦。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虻

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

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

行則有似也。有似有形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

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

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觸我亦勝我。觸或作躡雖然夫

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

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此段言天機所動，各有自然，彼之所難，此之所易，則難易不在於多少，有

無之間也。亦河伯問答一段餘意。心目二語不着。疏解文如半身美人圖。正於未盡處傳神，奇絕奇絕。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愒。愒同子路入見曰：何

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莊子內
卷之四 秋水
共
白雲情舍

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此段言聖人能以小不勝爲大勝也。承上面物不能害來。諱窮求通等語。以擬聖人之言。悉覺不似。且筆頗平庸。非莊所作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

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

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

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埳，井也。

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

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蝦蟇與科斗

莫吾能若也。井幹，井欄也。缺甃，井甃缺而成崖者。接腋，持

頤，鼃赴水則以兩腋拍水如接物者然。持頤，緊閉其口也。還，回顧也。蝦蟇，水中赤虫。科斗，蟄子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

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

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

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
 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
 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
 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
 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
 也。商鉅馬也。商鉅馬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
 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鼃與。且彼方跣黃泉而登大皇
 無南無北。莫然四解。淪於不測。跣。踏也。莫然。釋然也。四解。四達也。無東無
 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玄冥。冥滓之先也。大通。大道也。子乃規規然而求

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

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丁

日餘未得國能國能彼國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

舉而不下乃逸而走此段言小勝者不能為大勝也無甚

後人
廣筆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

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結韻悠然有致。此段言知道者安於賤而不知有貴，然即於賤而自得，其貴也。承上察乎安危三句來。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

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當知此時莊子之見非打抽豐，惠子之搜非逐遊

客也可勝粲然。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鷖，子知之乎？夫

鵲鷖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

醴泉不飲。於是鵲鷖得腐鼠，鵲鷖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

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鵲鷖鳳鷖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其奪己食也。千古鄙夫

患失之態只以一語寫盡矣。○此段言貴者有貴之賤而賤者有賤之貴。趣操不同。願各有極也。承上察乎安危三來句。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

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兩人機鋒絕唱。異樣辯才。一時之勝事。難得難得。惠子曰：我非子

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言我與

相知。然爲人也。若魚則異類矣。故爲不知之全。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

樂云者。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請循其本。言當反汝

問我之本意也。女安知魚樂云者。是明知我之知而問我矣。我以身居濠上而樂。則在濠下者可知也。○此段言人

情物理自可相推。魚遂其樂亦自得其天者。故魚忘江湖。人忘道術。其致一也。

道者大理也。明之者是之。謂大方之家。曲士不得而與焉。以所見小也。曲士所見無過於仲尼之間。伯夷之義而止耳。殊不知在天地之間。凡爲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不及者。正未有窮。是大小之數較。然不可不知矣。然知之又不以有定者爲知。而以無定者爲知。蓋遠近今古盈虛坦途之故。理所必然。人之爲知。總屬多餘。區區而計大小未足據以爲得也。何也。大小之名由人所見而造。故精粗之異。便率期於有形。乃道之所在。固有不

期精粗立於言論意致之表者。非夫人之行立同其德。惡足以有合哉。夫大小之所在而貴賤分焉。惟以道而觀。蓋有殊其時以異其用。欲求爲貴賤大小之倪而絕不可得。則辭受越舍之間。夫亦有所決矣。反衍謝施兼懷萬物。惟無方者。所以語大義之方也。有爲有不爲。適還其化之終始。其所貴於道者。特以明理達權。物不能害。有得乎內。天外人之功。豈猶以人滅天而失反真之道邪。海若之告河伯。以此譬之。夔虵蛇風。雖有異同。各因其天。不在多寡有無之數。至於以小勝爲大勝。則有

以勝乎物。如孔子圍於匡，卒致將甲者請辭，此物莫能
害之一證也。豈如公孫龍自適一時之利，而徒以取困
於人哉？是以神龜寧曳尾而不留骨，鷓鴣食練實而忘
腐鼠，皆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之故。明道者必
如鯨魚之出遊，從容自遂，其天之樂物，我之間皆得其
性。始爲反真之極則也。是篇大意自內篇齊物論脫化
出來，立解創闢，既踞絕頂山巔，連詞變幻，復擅天然神
斧。此千古有數文字，開後人無數法門。但其中孔子遊
匡，公孫龍問魏牟一段，意頗淺膚，疑爲贗作。姑拈而之。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

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問起勢甚嘖嘖夫天下

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

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

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

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所樂如彼所苦如此總以爲形也愚字結上而生下夫富者

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

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

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此三段分

貼富貴壽三等根天下有至樂句來。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

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

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躄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

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躄循遠巡退聽之貌。言忠諫不

見聽。即當却去不必與之爭也。今俗之所為與其樂

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

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

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

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無為所以無樂，無譽所以為至樂。至譽至樂與上富

貴壽相應。至譽與上爭名相應。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

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

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

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或

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芒，即混

芴，即勿。穆之義，職職繁殖也。此總言無為而無不為。至樂活身皆由此也。○此段是一篇之旨，步步相生，針線甚密。

無一毫滲漏，恐非莊叟所作也。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盆，瓦缶也。鼓，之所以

至樂
三
白雲精舍

也。節音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

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人。莊子絕是近情之察其始而本無生。生指知覺非徒無

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

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

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本是如此，目前常人且偃然寢於

巨室。以死為寢，絕無分別驚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此

模樣果何為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命天命之流行，即

邪真個無謂尋於無己，不

必作命運說。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

冥伯已死之稱猶冥漢君之號

崑崙之

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

柳瘍也柳多癰腫故以為瘍癰之喻

其意

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

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假借即佛經所謂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是也生

既為假又假之而生生焉是不過如塵垢之集耳

死生為

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觀化觀天地之化而化及

我謂我之身亦在化中使我隨化以生生固其宜也說得我生絕不相關則我之為我果在何地此處可悟

莊子之楚見空欄髀髀然有形檄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

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

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

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五問錯落有致

於是語卒，拔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

辯士，諸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諸子所言謂子所問諸語也。就伊問語翻跌極得

法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

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

南面王樂，不能過也。想當然耳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

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

髏深贖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此段齊生死之意當看得活動淮南子曰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卽此意若說莊子有厭生歆死之心便是癡人說夢矣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太褊短者不可以汲深

褚布袋也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

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

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入惑則死

若指顏回以撻暴人而死則與上下文俱不相貫若指齊侯恐世無惑言而死之人此等拙筆欲以擬莊何不自量

至樂
白雲精舍

也。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鸞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鮓。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澆澆爲哉。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異故也。此

處又竊齊物論篇內數語。改易字面填入。何苦乃爾。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

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名止於實各隨其所安也。條達者通於人。福持者利於己。此段似指川世而言。攷撥於此。甚屬無謂。其文之平庸淺膚。不問而知其為偽物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憊癯。攓蓬而指之曰。惟子與女。

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攓扶也。○惟子一句十三字不可斷讀。看他說出惟子與女四字妙。

絕於大地世界中。只尋得此一副。莫逆知己。舍此便無可與言矣。若果養乎。子果歡乎。言

果以死為安養乎。子果以生為歡樂乎。皆未可知。蓋死者不終死。而生者不終生。將變化無所終窮。以起下文之意。

諸解種有幾。得水則為鼈。塵浮水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蠃

之衣。水上之際。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有體質。其色沉綠。名為鼃蠃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

鳥青苔漸近土生於陵屯化得鬱棲則為鳥足鬱棲糞壤也鳥

足草名。鳥足之根為蟻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

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掇鵠掇干日為鳥其名為

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食醯蟻頤輅生

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猷猷荊生乎腐蠶腐蠶螢也羊奚比

乎不筭久竹生青寧羊奚草名其根若此合於久不生青

寧生程程或解程生馬馬生人馬生人按搜神記秦孝公

難以致詰也榜嚴經云人死為羊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

出於機皆入於機出者生也入者死也機者陰陽二氣之

動也。此段說出許多物類相生諸解

無所攷據。姑存疑以俟後。大意謂人之生死皆造物化機所動也。

天下所貴而不可必得者。至樂活身是矣。顧俗以富貴壽善爲尊。以貧賤夭惡爲下。誣誣然以求之。大約爲形起見而究不足以爲形謀。是其所爲樂者皆所爲苦也。就知至樂活身之術。以無爲而始存。蓋無爲而無不爲。天地之化也。人亦當順其自然。任其死生變化而不必有所動於中。則無爲之道長。樂長存。胥以此矣。故有形而變。等之於四時鼓盆不哭。所以忘乎人之死也。觀化而及。視之爲晝夜。柳生無惡。所以忘乎己之死也。猶未

也。生爲人間之勞。死爲南面之樂。髑髏之夢。則有生不
如死者焉。是併忘乎齊等之說矣。猶未也。萬物皆出於
機。皆入於機。列子之見。則又有未嘗死未嘗生者焉。是
併忘乎生死之名矣。此皆能得乎無爲之道。以成其至
樂活身之術者。豈俗之所能識哉。此篇鼓盆支離叔空
髑髏百歲髑髏四段。理解精闢。得未曾有。可上擬大宗
師篇內子祀子桑戶孟孫才三段。但議論稍遜耳。細玩
應入秋水篇中。以爲生而不悅死而不禍。樣子疑散佚
之後。好事者遂撰出此篇首段。因而攙掇其中。此猶可

置勿論。但忽添出顏淵東之齊一段。與上下文絕不相蒙。其文之庸弱不堪醜態。備見爲可憾耳。彼贗作者不覺自欺欺人。然淄澠之水。合尙有能辨之者。况魚目混珠。安可掩乎。

班于匡

卷之四

三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者形之所以為形無以為身外之物無所用

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人力所不及謀之無益也。養形必

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如富貴而夭折者物雖豐不能享用也。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如行屍走肉人未死而神

先去也此四語承上四語。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

夫。言此形若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

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世者如世人所為養形之事也。雖不足為而不可

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不可不為如衣食俯

仰必不可廢者為之不免前累亦不免矣棄世則無累

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無累不為世

平得心體之本然也更生更得個活身的事奚足棄而生

奚足遺遺忘也此句作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語

與廣成子所言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大形全精復與天為

同意此更明其所以致此之故也

一形不勞則形全精不虧則精復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以

一常清常寧之形全也以常健常順之精復也故曰與天

為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

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然與天為一之故何也蓋

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氣散則返於無始惟形精不虧之

人方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如薪盡而火無窮也故曰能

移精而又精言造其極也相天言宇宙在乎萬化生身也
儒家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
氣亦順確有此
理非迂語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人金石蹈火不熱行乎

萬物之上而不慄如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請問何以

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蓋至人

氣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居子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

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若以形

與物皆為物也物之相去幾何亦何能立乎則物之造乎

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則

之中有生於無生死而不死者得是道而窮盡之彼將處自能離形超化至於物先也外物何得而禦止焉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

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不淫之度適當而不

而不窮也皆純氣之用也處之藏之以遊於萬物所藉以終所藉以始之處即所謂造乎不形止乎無所化是也壹

其性則不二養其氣則不耗合其德則不散由是以通乎物斯能與造物者遊也夫若是者其天

守全其神無邪物奚自入焉如是則其自然之天所守既全其神自無間隙可乘象外

物何能入其舍乎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妙在乘亦不知若知其乘

則必知其墜矣是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

文家進一截法。

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

天。故。莫。之。能。傷。也。藏於天。藏其神於無情之天也。上言守氣。此言藏神。藏神所以守氣也。胎息經云。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皆本於此。復。讐。者。不。折。鎔。子。雖。有。伎。心。者。不。怨。

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

道。也。根上聖人來。由此道。由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此。無。心。自。然。之。道。也。

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

真。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德生。承上。平均。賊。生。承上。攻戰。殺戮。故天可常不可厭也。人可慎不可忽也。以其真言。

各。得。其。天。也。居呂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痾僂。曲背。人。也。以。竿。

達。生。

白雲精舍

拈蟬曰承。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

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

而不墜猶掇之也累九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可知矣此言承蠲前一截工夫

吾處身也若擻抹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唯蠲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蠲之

翼何為而不得身如擻抹之拘臂若槁木之枝則內忘我矣唯蠲翼之知則外忘物矣不反不側承

雖天地之大三句此言承蠲之時工夫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痴儂丈人之謂乎用志於尚則神凝定而不擾

此所以為有道也。此段言藏神之用。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淵名。觴深。淵名。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遊。浮於上也。沒。泊於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言與水相忘也。若乃

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

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没人。竟不知有水矣。利害不入乎心。故暇也。暇則巧之所從生矣。以瓦注者巧。以鉤注

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

重者內拙。注。射而賭物也。鉤。帶鉤。矜。憐惜之意。重在外則心已為外所分也。故拙也。此亦用志不分之喻。

○末用倒收文法。詘然而止。力有千鈞。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養生也。吾子與祝

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何聞

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

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其在後

者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即當養其外者。即當養其內也。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

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

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縣簿無不走也。高門。大家也。縣簿。謂懸帷。薄於門首。閭閻之小戶也。行年四十而有

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

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不鞭其後不能勉其所不足也。仲尼曰

無人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而

藏有心於晦也。豹似之出而陽有心於顯也。毅似之柴立

亦無心於中三者俱得則名極而實當矣。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

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祗

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此言嗜欲皆足以傷生而人不足

覺甚哉。養形果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牢筴豕

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椽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達生 卷之 白雲精舍

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

以糠糟而錯之牢筮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

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為之豚楯畫盾也聚儻曲薄所

置於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末結

有味可深長思。此言不棄世之多累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

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病談詒或作嘔噦解或曰倦

從言應作詒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

鬼惡能傷公一語道破真良醫國能也感死出而夫忿恚

語噫語解

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皆用此法

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忿瀆鬱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

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此言

也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沈水竈有髻。髻狀

女而衣赤衣。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煩壤糞掃東北方之下者

陪阿鮭蛙龍躍之。陪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西北方之下者

則沃陽處之。沃陽豹頭豹尾水有罔象。罔象狀如小兒黑丘有莘

莘狀如狗而有山有夔。夔狀如鼓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

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

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

之者殆乎霸此語極投合桓公平日心事聞之未有病而不愈者桓公蹶然而笑曰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桓公所見未必即是此物是英雄欺人鼓動人心處安知白魚赤烏新蛇

渡水之事非造作出來陳憐狐鳴帛書亦即此意勿以成敗論英雄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

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段言物累皆起於心之自傷非物之能為傷也

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問雞已乎可用乎曰未也方

虛憍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聞雞之聲

見鷄之形而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有敵之者猶應之也至致其雄

毅以待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鷄雖鳴而不聞

也其聲也望之似木鷄矣形如木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

走矣。此以為藏神守氣之喻。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魚鱉之所

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

流而拯之。並流。傍流也。而救之也。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

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之

旋入。與汨偕出。水之湧。出為汨。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木不此任己也。

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

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安字絕有妙用。惟能安於陵者則能安於水。此心無二用也。故猶素。

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所謂習與性成者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於行險中發出一個居易學問。夫奇大奇。此段與操舟意頗同。言藏於天物不能傷之義。

梓慶削木為鐻。鐻者鐘鼓之懸。兩端各有刻鏤。鐻成見者驚猶鬼神。疑其精巧

非人所成也。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

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

靜心。氣全則心靜。原是一層工夫。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也。忘利齊

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也。忘名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

體也。至此方是以天相遇矣。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也。其巧專而外

滑消也。其外事之滑亂。吾心者俱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也。二句承上三層作總收語。

驅至矣然後成。見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不然則已四字極直截了

當若稍有徘徊顧慮於其間。便不能靜心矣。則以天合天。因物付物。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

以疑神者。其是與。此段亦與上段從水之道而不為私同意。言與天為一之功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

弗過也。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也。使之鉤百而反。使之圓而驅之。以百為度也。顏

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

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此段以為

世累無窮。形勞精虧之喻。

工倕旋而蓋規矩。蓋猶過也。但以手旋而指與物化。而六

以心稽指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故其靈臺一而不桮

心耑於物而不為物所苦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

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會處境也無所變從故隨所遇而皆

安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知有適向有所不能入於化自無往而不適矣此段

養生者忘乎物以全其天之自然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詫怪而問之也休居鄉不見謂

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

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慙於此命也此君舉動張皇

語言粗率自是難與言矣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

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作為其事而不敢自恃。長育其德而不敢自主也。今汝節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

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

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

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

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

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

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謂其本懷

或而來非我惑之也。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

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

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

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言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則平陸而已矣。今

休歎啟寡聞之民也。歎，孔也。啓，開也。言所見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載麗以車馬，樂鳩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

言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亦非至人莫可語也。

人之命於天而立於世者，形也。而生具焉，生之存而不

亡，在出乎世以入於天。故養形不如全形，遺生而後更

生也。然更生之道。又不徒在形。而兼在精。精與形相得。而足。則天日在人之中。精與精相進而深。則人反操天之勝。何者。以其立乎形之先。守其氣以全其神。而耑致其精之用。始焉離物以獨成者。終焉入物而無忤也。則至人所謂不窒不熱不慄之說。豈非開天之天。得更生之理。以遂其能移之功哉。彼夫承蜩小數也。操舟下技也。拘僕之用。志不分。沒人之覆。却不入。猶遺外耑。內以爲功。况養生乎。雖然。此爲旣養之後言也。乃若方養之時。則內外之功。不可偏廢。如單豹之虎食。與張毅之病。

攻各有違於牧羊鞭後之訓則外患之豚楯聚僂內患
之忿溜怒忘皆形精交養者所當戒也必其精於內者
不求應物而形於外者物莫敢應如紀消子之於鬪鷄
方稱善養耳由是而進之於天則從水道不爲私呂梁
丈夫所以蹈水無苦也入山林觀天性梓慶所以削鑿
疑神也不然世累無窮以形精役役於其間鮮不爲東
野稷之馬鉤百以取敗耳又安望其如工倕指與物化
靈臺一而不桎以機於忘適之適邪謔此至人之行也
非至人不足以語此篇中大旨發內篇養生主所未備

闡出精氣神三寶妙用爲玄錄開山秘法段段設喻精
言知屑長生久視之道盡於此矣莫與門外漢言之

コトフニ



ム

5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不能鳴之鴈既殺恐再有客至能鳴之鴈未必可免於異日柰何柰何以此詰之莊叟不知作何回答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

累謂有材而不自見其材之意然未免為物若夫乘道德

而浮遊者則不然乘猶騎乘所謂置身也浮遊於世而不

世而出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官專為一上

一下以和為量譽訾可否也龍蛇言其屈伸無定隨時變化而不一也上下猶飛潛也和即和光同

和塵之浮遊乎萬物之祖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

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祖所謂眾父父物之所

皆我所物而不見物於物矣尚得而累於我乎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讓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

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若以己身為萬物之貴以道為人倫之傳則不能與時俱化以

和為量者。則材與不材均不能免矣。○世情薄惡如此。弟
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悲夫兩字。無限感愴。弟
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內篇人間世說不材之川至詳且悉。此又從不材受累處發出。

一段議論歸本道德自

駁自解言下無遺蘊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

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絕句親而

行之。無須史離。言親切而行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

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

之上。而求食焉。胥疏與人相遠也。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

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

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有其身而矜其國雖

憂患萬端而患慮愈深矣惟外不見人內不見己方成至虛天下之大解脫無過於此南越有邑焉

取其去魯之遠也名爲建德之國好個國名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

知作而不知藏無私蓄也與而不求其報無人也不知義之所適

無分別也無往來也四句俱不知禮之所將根少私寡欲來猖狂妄行而蹈乎

大方動而自合也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喻道爲物之所以終始也此地方稱樂士武

陵源不足言也王績醉鄉記人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

輔而行捐俗棄其世俗一切有爲法也輔依也君曰彼

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

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形倨。蹟碍之謂。留居滯守之謂。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此

言入道者當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

無糧而乃足。此言入道者當去其嗜慾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

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涉江浮海。言沂流窮源。愈造愈深。將立於不測。

而遊於無有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至此平日聰明。至此平日聰明。一時俱廢。

如送行者至崖而反。君自此芒乎獨行。入於寥天。而去人

遠矣。遠於人則隣於道也。莊叟善體物情。於徐無鬼篇。撰出去國景况。於則陽篇。撰出四鄉景况。於此撰出送行景况。淋漓曲盡。筆有化工。諳技至此乎。故有人

三二 山木 白雲精舍

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

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有國則有人亦且見有於

人矣憂累豈能免乎言堯者舉讓國以見例也大莫廣莫與無人之野建德之國總形容其虛也憂累根上患字來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

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

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

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邪呼聲也結前以虛心為歸宿末二句方是正意文氣悠

長人情曲盡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為壇平郭門之外三月而

成上下之縣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王子慶忌見而

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道一而已若有作為便二

矣故曰無敢設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去華務盡也侗乎其無識

不起意見也儻乎其怠疑不急趨赴也率乎芒乎如物之叢生而無心也其送

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梁不罪其隨其出背我者

傅不私其附我者此二句頂上三句因其自窮因其力之所不堪此句頂上二句

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已上皆賦歛之術無容心其間故不挫損於吾心常應而常靜

也而況有大塗者乎大塗大道也奢未必為知道其行也事猶如此况道德之有於心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

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

鳥焉名曰意意單同也玄鳥其為鳥也翈翈狻狻而似無能不能奮飛

之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

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羣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

是以免於患昔人言及此遂以為天下衰亂不可為矣豈

知後世為意意之行實多而究不能微倖於意意之福則庸庸多後福之論猶屬治世之言也可勝愴然直木

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言以才自見者不能免於患也昔吾聞之大

成之人曰大成大成其德也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

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還推以與人也。此所謂有道流

而不明居得行而不明處。得應作德。名應作明。二句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顯而

居處以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純純一也。常平常也。純一其

自伐耳。削迹捐勢不為功名。削迹杜門掃軌捐勢不事王侯如此所以不為功名也。

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功自破立名自破成。不以我責人之成立而人亦不得以此求

責於我也。至人不聞子何喜哉。不聞不求聞達也。何喜何必以聞為喜也。孔子曰善

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枵栗。入獸不

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鳥獸不惡則無人患可知。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

與？子桑學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

赤子而趨。假國名亡亡命也。林回假人之名。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

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布，泉帛也。言若以赤子可市。所值之價寡於千金爲其累

指璧而言也。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

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迫猶近也。人之相與必於窮禍患。害時方能見得。若平居慕悅，徵逐雖

多亦奚以爲。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頓此句。文情警策。且君子之交

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

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無故二字絕佳。世人反眼相背者。即係昔日萍水傾蓋。便握手指天。

誓日之人也。當於初見時。遠之如虎狼蛇蝎可耳。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

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挹拱挹也。虛文去而真意流。其

屬也。以天其。淡也。若水矣。異日桑擘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真冷。二

命之。汝戒之哉。形莫如緣。情莫若率。緣者。因緣依附。率之意。率真率也。緣則

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

形。固不待物。不求文以待形。文何資於外物哉。物謂名以。不離不勞。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也。既

命之器以別之者。此段根虛已來。言與人定交亦當去。文任質相屬以天也。未忽另起一段。似斷似續。古穆奇奧。

變幻莫測。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履正廩結帶也係履履敝而係之以繩也而過

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上有道

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柵梓豫章也攬蔓其枝攬把色蔓纏繞

也而王長其間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

得柵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

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

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此段襲

原憲貧憊之論已屬套談且昏上亂相等語殊非對君口氣比干剖心與貧憊何涉廣筆無疑。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

歌。焱氏之風。焱氏之風猶焱氏之頌也。焱氏之風猶焱氏之頌也。有其具而無其數。有

其聲而無宮角。無數無節奏也。無宮角不合五音也。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

於人之心。犁然。犁田者。其土釋然也。顏回端拱還日而窺之。端拱。則

矣。不能睜視。故轉其睛而環視之也。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

也。造至也。尊已則至於大。愛已則至於哀。皆曰。回無受天

損易。天損之時。不容不安。無受人益難。人益之來。欲辭不

也。無始而非卒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人與

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爾則歌者非我也。數語皆言

無已。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

窮極不行，猶大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三句作一串讀，言皆天地之氣流行。

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

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化而偕往如臣

子之聽命於君，直易事耳。故曰易。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川四達。言

進便順。爵祿並至而不窮。言其有加物之所利乃非已也。

吾命有在外者也。外來之利益非已本有是吾君子不為

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豈

取之故曰鳥莫知於鵠。鵠，燕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

落其實棄之而走。實口實也。言有不宜處者目不其畏人

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如上文所云則燕畏人之至

不處於人間之堂上何也。蓋燕舍此別無可安身之地。猶

人之社稷。鑿於此不能他移也。喻人雖知人益之不可受。但

不能離此世間耳。故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

物已耳。一氣相禪。萬化無窮。不知誰為之者。或益之而損

是故不可預待也。正而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

也。人者。天所生也。有天亦天也。天亦造化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性

從天命之。非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逝即逝者如斯之逝

人所得與也。乃造物所以為卒始。

者體其逝則何人非天何天非人自不受夫外來之損益矣。此段亦根與時俱化來必順乎天道方為順時之極處。知天損人益之則則不至廣已造大。知始卒人天之合則不至愛已造哀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

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

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留戀而取之也觀一蟬方得

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

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自能觀翼能逝此鳥之真也今見利而忘之俗所謂螳螂捕蟬之

說本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言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有

此。欲於物者物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以其反走則驚去異鵠故誅言

亦有欲之也。

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自省也。爾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

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

淵。動與物交濁水也。靜而玄覽清淵。動與物交濁水也。靜而玄覽清淵也。言逐於外而迷其內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

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

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以詐詈爲辱也。吾所以不

庭也。此段言逐物之利者必有忘己之害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貴愛賤憎也。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

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此
言有才不可自
矜以取尤也。

人世之患。深由道德之功淺。蓋道德爲萬物之祖。順時
而化。非猶萬物之貴。人倫之傳。徒以取尤也。然而遊之
又必以虛己爲端。故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後遊乎大
莫之國。以成虛船之用。而不至貽豐狐文豹之憂。此市
南宜僚之旨。可與材不材之論相發明者也。若北宮奢
賦歛爲鐘。特小術耳。猶能虛己順時。侗乎儻乎。如彼送
往迎來如此。則其進此者可知已。顧思可以語此者。惟

孔子夫孔子豈非深受世患者哉。大公任謂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卽虛己以順時。所以遊乎道德而免乎世患之術也。然能虛己以應世而不能虛己以定交。則疏者不至以患相加。而親者或至以患相棄。可奈何。抑能順時以待人而不能順時以待天。則在世本無逆施之事。而在我反生逆受之情。可奈何。乃子桑扈見及此矣。所云相屬以天。相淡若水。誠有得於形緣情率之遺訓也。其虛己爲己至矣。是親交益疏。徒友益散。無復然矣。卽孔子亦嘗言及此矣。所云無受天損。無受人益。誠有

見於天人始卒之相因也。其順時爲己至矣。是廣己造大愛己造哀無或然矣。不則見利忘真則爲雕陵之異鵠。自賢取賤則爲逆旅之美人而已。何能遊乎道德以。免世患哉。此篇闡發全身遠害之理。可以補內篇人間世所未備。大意以道德爲眼。其所云虛己順時乃道德中事也。精議奧旨。可當涉世韋弦。惟莊子過魏王一段。則係淺夫效顰勸襲。紕繆極易指摘。乃當日訂莊者不。亟芟除。以致黎丘畫見。吾不能無遺議於郭子玄也。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待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

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謂與論道理往

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

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

方曰其為人也真謂質任自然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心則天所以為真也虛緣

而葆真虛緣虛己而順物葆真養其真也所以為人貌而天也清而容物是其自處於清矣然

清者每患其過刻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所

又能包容乎物者不在言語之間所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

改者不在事為之際田子方白雲精舍

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遠者不可及也。

全德指上文數語。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

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

耳。土梗猶土苴也。大魏眞爲我累耳。此段言道在精深，俗學之粗亦不足言也。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

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

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斲

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振發也。出而見客入

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之客，此必客也。必

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

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

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進退從容明乎禮諫

道明乎義皆不能知人心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

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日擊而道

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之所觸而道自育無可以容於言語此夫子所以能知人心也

此段言道有不言之教學者當知得意忘言之妙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蹉若乎後矣步趨馳皆取馬而喻故有奔逸絕塵之說蹉直

田子方 白雲精舍

視。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

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

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眩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

不期人信。不比而周。不期人親之。無器而民蹈乎前。無名位

而人信之。不期人親之。無器而民蹈乎前。無名位歸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總言夫子之大可為而化不可

也。為不知所以然所以眩若乎後仲尼曰。惡可不察歟。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言此不疾而速之妙。皆心之用。所謂所存者神也。故心存

則人存。心亡則人亡。人死雖可哀。不如心死。尚為哀之大

也。心死。即齊物論所謂其形化。其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

入則亡。入之有心如天之有日。萬物莫不待之以成功。故

於所見耳。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亦猶天之於日。

皆有所待以成功。萬物之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所待者蓋心中之慧日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吾一受此心以成其形。而不少離以效物而動。日夜無隙。

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

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倘不知此心

而動則日夜特亡。有不知其窮期者。雖薰然成形。奈命不

可留。覺有不能繫已往之陳迹。惟見其日日往而不返。人

生幾何。是吾與汝方交臂而遂相失也。女殆著乎吾所以

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女以

田子方

白雲精舍

等語求吾是第見吾之所可見者不知事過而道已化不可係留其所可見者固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何異於空肆之中求馬祇見肆而不見馬乎此亦扣盤捫燭之喻。○上面回借馬爲喻此卽答以求馬是呼應巧處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吾之所以服女者與女之所有服猶佩服卽上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然忘恐落虛無其實又何必患也蓋忘不過其故有之吾而不忘者卽吾所待以生之物也。○此段言人之所以存者在此心之不亡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慙然似非人。慙不

似非人。嗒然。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似喪其耦也。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

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

聘曰。吾遊心於物之初。物之初。即玄門所謂父母未生。孔子

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

議乎。其將。將者。且然未必之詞。以心思言論。至陰肅肅至

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

焉。言物之初混芒一氣耳。氣有陰陽而陰陽之生也。則互

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紀綱維也。言此中若有綱。消息滿

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成和物生

造化運動推遷似日有所生有所萌死有所歸。始終

為而所為之功卒不可見。相反而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生死所出入之機與生死

相循環之用所謂無極之

真故為物之和。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宗猶大宗師也。惟孔也。數所字可玩。

子曰。請問遊。是問遊是有何所得。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道

謂先天一炁。人身中至寶得之者如醉如癡。故曰至美至樂。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

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此問其所以遊之法也。曰。草食之獸不疾易

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淵。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疾惡也。獸蟲所

以不惡變易者以藪無異草澤無異水。地雖少變而大常者自在也。喜怒哀樂不入於習次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

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

喪禍福之所介乎。即德充符篇物視其所棄隸者若棄泥

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隸屬也。知貴在我而不失。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在隸則死生如一矣。

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

君子孰能說焉。假借也。說仍作如字解。言古之君子皆不能為此語也。此段一轉。又從言論筌蹄

上發出修。證實義。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

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

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此種學問原是。一毫造作不得。孔子出以告顏

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鷄。醋中蠃。發覆。啟幕也。此段言欲存心於不死。必先遊心於未生也。

莊子因

卷之四 莊子

五

七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綏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雖曰寓言，大不近理。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

乎。忽插此段，洵屬無謂。細味文氣，洵非莊子。叟之筆，林獻齋何必以年世相違而疑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

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指父頑屣屣常欲殺舜而言故足以

動人。此段根上喜怒哀樂不入其胸次意。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砥筆和墨。在外者半

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僮僮趨閒貌。受揖不立。因之舍。公

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槃礴箕踞也。贏與裸同。君曰可矣。是真畫

者也。此段亦屬後人擬筆。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

也。常釣也。言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不釣。蓋非持其釣而文以釣為事者也。常常如此持竿自適而已。

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

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語意絆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

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弱乘馭馬而偏朱蹄號曰寓

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

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

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無變。偏令無出無

也。令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土壤植散羣不樹朋。長官者不

成德不居。黷斛不敢入於四境不懷。列土壤植散羣則尙

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

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

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乞然而辭。朝令而夜逝。終

身無聞。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可勝粲然。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

未邪？又何以夢為？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

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斯須循人情於斯須也。文王用機械仲尼徇斯

須雖鄙夫猶羞稱之矣。此等議論此等筆法乃敢擬莊吾不知其是誠何心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貫鏹也。措杯水其肘上。言

直之發之適矢復杳。方矢復寓。杳重也言前矢適去而後

至也之矢復寓於莖上。當是時猶象人也。象人木偶也形容

總言其敏捷也。伯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言能以巧用而嘗與

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遂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讀至此便覺

指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

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

恟目之志恟目猶目眩也爾於中也殆矣夫此段根上不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今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

憂色論語載係令尹子文之事吾始也疑子介視子之鼻間栩栩然鼻

栩栩心平而氣靜也。此便裝假不來。子之用心獨奈何不似謝家屐矯情鎮物令人冷眼颯破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

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

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

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指彼

人也。我為令尹。則人不得為令尹。人為令尹。則我自當不為令尹。躊躇。四顧。高視而曠觀之也。根上段得其所。而

同句來。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也。美人不

得濫。非色可得。淫也。盜人不得割。非威可屈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非世可係

也。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

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有句出老子。此段言

於我而不失於變句來。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此真左右之見也。描寫曲

盡。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

未始存也。此段存亡不係於我。則我之存亡亦不係於國。亦根上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句來。

有道者非可以言傳。見道者不必以言受。蓋道不在人

而在人之心也。人之心貴求乎不死之實。而不死其心

之術。又貴立乎未生之前。此其間有至微焉。非有得於

我而無動乎中者未足以語此耳如東郭順子溫伯雪
子皆所謂有道之人也子方之不能稱夫子之不容言
豈無說與亦以可求於言辯之間者爲有待以生有待
以死之人其不可求於言辯之間者爲忘乎故吾吾有
不忘之心也死而不忘者壽則薪盡火傳之說矣顧大
化密移俯仰之間輒成陳迹而欲求於交臂易失之頃
非遊心於物初以期得乎至美至樂鮮有不効物而動
而蹈心死之大哀也然而遊心亦未易言也物之初一
而已矣死生終始皆後起之名惟得其所一卽四支百

體猶屬多餘其四支百體之外所云得喪禍福者又無
論已此遊心者貴在於我不恃無患心之實亦併無修
心之名方爲極則矣孔老之旨其爲道豈有殊哉此其
道惟百里奚有虞氏得之彼列禦寇怵然有恂目之志
未足云也若夫孫叔敖在彼在我之說凡君未亡未存
之論庶幾於遊心物初之旨也哉篇中結穴處在夫子
老聃二段詮闕道要已無遺蘊首二段引起心學之精
不在言論之末後數段舉爲道之人言其心之無累如
此作個證佐惟魯哀公宋元公臧丈人三段語氣不屬

立義亦淺非南華手筆無疑。余非過爲指摘也。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

無為謂曰吾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

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道之為物無名無相無有知者無

得者無不得者知之問添出思慮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

等語所謂無風起浪頭上安頭矣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

而賭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

語若中欲言而亡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

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

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

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

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三句出老子是

全段肯綮，大抵落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

也。禮相偽也。任其自然，斯不言之教也。致之至之，皆屬造

猶近也。為之可也，義則過於分別。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

也。五句出老子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

為而無不為也。三句出老子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

為物猶樸散而為器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大人所以能歸

也歸根謂返於道德其易也其唯大人乎根者以任其自

然不起分別耳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

此句起下意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又何患

人之最易起分別者莫如生死不知生生死亦任其自然出

入於造化之機也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孰知其綱維是

乎大約盈盈天地間只是渾芒一氣以息相吹或聚或散

頓成生死異觀如佛家所謂四大假合死而復散之說也

苦不以生死為異更相為始則未知孰孰故萬物一也其所

死孰生俱是聚也俱是散也又何患焉故萬物一也其所
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
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今人皆以生
為神奇而美
之死為臭腐而惡之大非也豈知神奇臭腐反覆相因無
有窮也故在天下間皆一氣耳聖人則處之如一不起分

別任其自然。此所謂道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一氣，卽火傳，不知其盡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明乎道之自然非知可得，故以不知爲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未收狂真是知之爲不近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屈終不點出無爲，謂蓋無爲，謂惟以不知終也。狂屈便多此一聞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三語與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數語同意。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

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觀於天地亦體。其自然而已。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

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人之神明至精似

與彼百化之物已死生異變。方圓異象。實不知其所以然

之本根。惟見翩然萬物而無物之不有。自古固存而無時

之不然。是故無所容吾知也。既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

無所容吾知。何所容吾言哉。爲小待之成體。承上遂指本根。蓋本根者道也。道無往而

毫爲小。而其體不在。故六合雖大。而此道不離於其內。秋

亦待而後成也。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天下以此而浮

而不。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以此而不愆其序。惛然

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若忘也。而實在

神萬物自生自育而不知其誰為之者。○此此之謂本根。

段與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一節同意。○此此之謂本根。

可以觀於天矣。○以此觀天則天之所以為天者居然可知。○

雖則歸根之道也。○此段從上面歸根意。○

發出議論精微玄妙與上若斷若續奇甚。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不

妄動目不妄視則專氣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慮出入

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然如新

以度則心不外馳。○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故字對新言瞳然無心直視貌如新

然言未卒齧缺睡寐。○當下頓悟收聽返視凝神。○被衣大說

者言未卒齧缺睡寐。○內守不覺相對而睡寐也。○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

持。真其實知。言天機無妄。自能相悅以解。媒媒晦晦。無心

而不可與謀。媒媒。即上文無求其故之意。不可與謀。狀其彼何人哉。

被衣至此實忘其為人。非贊詞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

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

委。積聚也。四大假合。故曰委形。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陰陽二五交

有生。故曰委和。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既生則有性命。而

人。故曰委順。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形相禪無有。窮盡故曰委蛻。故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

又胡可得而有邪。彌陽。卽健動之義。天地以之生物者。舉

以為吾之所得。不亦妄乎。佛氏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到者其義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

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疏。倫。通其帶也。澡。雪。條。夫

道。窅然難言。或將為汝言其崖略。窅。然。深。杳。之。義。崖。夫。昭

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四

俱是無中生。生有精神之精。卽道家所謂先天之精。清通而

無象者也。是性所自出也。形。木之精。卽易繫所謂男女媾

精之精。有氣而有質。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

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有生矣。則因而生生。既生生則不能無死。然其生而來也。不知何自。其死而去也。不知何止。無出入之門。無往宿之房。任其死生來去。如通衢四達。邀於此者。四肢羸思慮恂之大。是道之物。物有如此者。

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邀猶邀諸路而得之也。得道之人。外

而肢體內。而思慮耳目。莫非道妙。故用心不勞。應物無方。信乎不可不邀而得之也。天不得不高。地

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可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此言

用。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

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

夫道之難言在人

博知辯慧俱用不着。固不待言矣。而此中功候損益皆無所加者。則聖人之所守也。損益即忘與助長之說。文氣抑揚盤旋。淵淵乎其若海。言其存而不測也。巍巍乎其終則復始。

也。言其動而無方也。

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

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其裁成輔相以成物曲之利者則在君子之道不過

外著之端耳必其無心於運量而萬物皆往資始資生而無有終窮方爲道之至極。

此言道之體中國有

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

中國有人

焉謂聖人也非陰非陽言有無死生不足以係之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所謂有人之形者故曰中國有人焉此入世法也將反於宗所謂無人之情者故曰非陰非陽焉此出世法也反宗卽遊於物初之說。此言遊乎道者之人。

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

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惟反于宗則其德與冥冥者合矣故能相忘於死生之間

蓋自其宗觀之非惟無形抑且無生非惟無生抑且無氣氣動而有生者氣之聚也如人之有暗醜者然醜梅槩也

暗久醞之也。壽夭相去幾何。同歸於散而已。人生百
年。直須臾已。何足是。堯非桀。堯堯於須臾之頃乎。果

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木實曰果。草實曰蔬。言為物雖

亦自有文理而不亂。人道之大。雖難與果。微其卑高之相亞。大小之相綴

蔬比倫。然所以相齒之序。未嘗有異也。聖人遭之而不

違。聖人處此。如父子無所解。君臣無所逃。亦過之而不守。

盡其所當盡而已。此句根上直且為人來。過之而不守。

過矣。而化未嘗苦節。以自貞。蓋亦順調而應之德也。調謂

其自然而化。此句根上將反於宗來。調而應之德也。調謂

善處為之。而有以為者。德偶而應之道也。偶。值也。值乎此

也。頂上遭之而不違。句。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而始應之。則無

心為之者。道也。頂上。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而無不為也。即

上過之而不守。句。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而無不為也。即

上而用心不勞。而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郤。忽然而已。

應物無方之意。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郤。忽然而已。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

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殛。墮其天袞。紛乎宛乎。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出。生入死也。死者爲生物所哀。人類所悲。而在死者

則以軀殼爲累。棄之爲快也。弓囊曰殛。衣囊曰袞。紛亂宛轉。形容解散墮袞之貌。大歸如旅人赴家者不回頭也。

此言生死原無異觀。根上生者。暗醜物句來。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

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

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

謂大得。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身也。實相也。無假者也。以是而論。亦衆人之所同知。然邦

非將至者之所務。何以衆人皆能論乎。此也。彼至則不

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量。尙在口耳上討分曉。猶非道妙。故欲明見平道。則不能庶幾一遇。是言不如不言也。道本不可以言聞。是聞不如不聞也。默然塞焉。方爲大得乎。

道矣此應上文夫道宵乎
難言意言邀乎道者之法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一語

已盡再問便非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欲指其所在也莊子曰在螻蟻曰何

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

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雙蟻有知而至微稊稗無知而有生瓦甃無生而有形屎溺有

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為道則道之無不在可知○莊叟

慣有極奇極怪之言使人一時忍耐不得然後發出正論

此猛獸欲搏而匿爪鷲鳥欲擊而斂翼者也縱送抑揚之法盡於此矣莊子曰夫子之問也

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道無往而不在問不

及本正猶司市之官問監市以物之市價而及於屠宰之履豨每於至下之處愈可比况他物則所云四者無不可

以言道矣。履豨以足，蹴豕背，驗其肥瘠，亦市價中之一端也。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

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汝唯勿

一端，則道自在。凡物之中而無有，或適矣。猶嘗相與遊乎

言之中有周徧咸三字，其詞不同，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

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矣。試與遊於虛無之中，

合萬爲一而論，無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

所底止之學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

而問乎。試與無所作爲乎。其中定而不動乎。寂而不撓乎。

已吾志。當此之時，吾之志寂，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若吾

往而無所往，亦不去而來，不知其所止。若吾志有所往而

知所往，至於何處，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復來亦不知止。宿

在於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若吾志既往而來之後，

何處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若吾志既往而來之後，

竟歸於彷徨乎馮闕犬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吾之志道遙於馮

大闕曠之中雖有絕頂聰慧入於其中總不知其何所窮極是道之無際不可定指如此物物者與物

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以物論道是未知道之

物何以有際謂其無在而無不在也其不際之際際之不

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

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

物全而歸道也謂其盈虛衰殺道與物相為循環耳乃道能為盈虛而盈虛非道能為衰殺而衰殺非道本末積散

亦猶是也是道主乎物之中而仍出乎物之外期而言之其可得乎

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暝隱几闔戶

晝瞑使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一段功候。何荷甘日中多戶而入曰。麥推老龍

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噪然杖聲放杖而笑曰。天知

子僻陋慢訑，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

死矣夫。天指老龍古言老龍知己之僻陋慢訑不足與言

故意棄己而死乎抑或道之體本無所容其狂言。發而發即下面藏字之義死矣夫。無所發，堯堯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

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

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藏字即知者不言之意，言

神農尚未爲得道且知道之非言可傳，況體道者

其可求於言論之間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體道者有見於此，是以收

視返聽求之無形無聲之

所若落言詮。卽謂道爲冥冥。究竟冥冥非道。蓋道而可於以冥冥名。則道又可名矣。故知藏其狂言。方爲見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道本如是。但多此一知耳。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與首段黃帝意。此言無窮不知道。於是泰清中而歎曰。未竟而遽歎也。之是無爲知道之非。

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聞見言皆以形而後名之知形形者之不形此道所以不

當名也。此言知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不知之知如此。

問道者亦未問道。既言無為知道之非併言泰清問道之未是重重掃盡解會極微。道無

問問無應。問不可得應不可得凡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以道未始有物而已。

應應之是無內也。問窮所謂責空也。無內是實無而假有以應之皆屬乎外也。以無內

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

乎崑崙不遊乎大虛。在外不見其全在內不知其本所以不能跋登於至高之域而道遙於至

空之地也。以無內待問窮問答愈多去道愈遠矣。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

視其狀貌。昏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

而不得也。三句出老子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

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光曜能為無無

所以尚落無之一邊既落於無。則為無所有於清淨之中

着了一物。何從而至。昏然空然。不見不聞。地位哉。○數語

闡發性體真空層層剥蕉。大類禪語。大馬之捶鈎者。大馬。大司馬也。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

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猶純。臣之年二十而

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白雲精舍

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用者技也。尚借不他。

用之神以為用。而况乎道固無不用者乎。萬物孰不資於此而漫以用見乎。此與痾瘦丈人承蜩同意而立義不

同。承蜩為養生言之。捶鉤為明道言之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此問雖千古疑案。却不可少。天地乃空中

細物。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自不及見耳。邵子皇極經世本此。仲尼曰。可古猶

今也。憶隱說個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之意。大約未有天地之先。即吾身之本來。總是空相。不可思議

者也。此個空相便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是無古無今矣。

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

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

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此個道理絕難致喙。初問

領悟久而愈思愈塞。故昭然昧然。輾轉無古無今。無始無

頓殊神。猶靈也。心不靈則言之愈惑矣。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畫出太極未分之圖。一箇空

乾坤六子安頓何處。故曰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此處若不喝止其言。便生出支蔓不了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

邪皆有所一體。即以人之生死言之。所謂不死不生之鄉

其死人之既死未必遂無生。不以死而死。其生。死生其來

無跡。其往無崖。豈必有所待而各成其為體。皆道之物。物

從無而有也。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

也。猶其有物也。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

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

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
得爲先物。猶其有物故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
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有則從一生萬。生生不
已。皆有天地以後之事。
故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順造化自然之運。取其生生
不已而已。然而生生之端。從何而起。非本於未有天地之
中來乎。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

回敢問其遊。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處物之涉
於有迹者。回問無將無迎。何以得遊。此無心

之天。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

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
與之俱。內化而外不化者。心無

定而爲物所撐觸也。與物化者。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

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者也。

必與之莫多。安化安不化。是詰詞言安所化。安所不化。

一不化者乎。莫多。卽一不化者。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

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

人乎。固圃宮室。古之所學。各成一家。乃君子之人。如爲儒

而非彼紛紛相整。粉況今之人。去古益遠。聖人處物不傷

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

迎。惟聖人能是非兩行而休乎天鈞。不傷物而物亦不

能傷將之。以無將迎之。以無迎此所謂將迎也已。山

林與臯壤與。古藏木臯壤句下。有與我使我欣欣然而樂

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

山林臯壤之中與我本無親也。世人於營營之時自覺煩擾。每有思休而樂就焉。及一旦入於其中。寂寞無聊。又未免靜中思動矣。是無故而樂。無故而哀也。此言是非本無定在。皆由人心所造。其所以為內化而外不化者也。

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

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

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世人於物不過如逆旅之一宿。豈能一一深知主人之事。

故有知之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有力之所及。謂之

能。然所能有限也。故不免有不能者。乃世人以是非相奪。欲為無不知無不能。斷不可得。至言去言。至為去為。徒傷物以自傷而已。豈不可悲哉。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去言去為。是遊於無將無迎。樣子若必齊知之所知。雖知之亦非所貴也。

道立乎天地之先。物物而非物。所謂本根者也。以為有

既非有以爲無又不盡於無知之卽多此一知言之卽多此一言也。故體道者惟無爲而歸根以進於不知不言之境而已矣。夫道本一也。聚散生死氣之適然臭腐神奇由人所命無爲而歸根所以貴一也。知也狂屈也黃帝也。見皆及此而不能無辯者則有知不如無知有言不如無言也。故天地之美萬物之理自古迄今無有異也。誰爲爲之亦何嘗有擬議於其間哉。則道之在人者可知已。被衣之告鬻缺曰。正汝形一汝視攝汝知一汝度此無爲而歸根之說也。曰汝瞳然如新生之犢而

無求其故此以不知知之不言言之之說也。若遽以道爲我有匪特不知爲道併不知爲我矣。何也。我亦道中之一物耳。有生於無道之生。我猶生物也。壽夭總歸於盡。我生本非有生。我死豈爲有死。不違不守。將反於宗聖人之無爲而歸根者。惟此而已。若夫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究非聞見之所可及。詎可曰我得有乎道乎。老氏之言實與丞之告舜無二旨也。雖然道豈遂無所在乎。非也。粗舉之則螻蟻稊稗瓦甃屎溺無非見端。精求之則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非實質。物物者與物無際。宜

乎東郭子之惑也。故以道爲無者謂之冥冥。則道似多一冥冥之名。旣道之所不受。以道爲有者謂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道又分一貴賤約散之數。又道之所不居。必如無始所云。道無問問無應。方爲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者矣。是以光耀之間無有也。以有無不如無無。斯於言無者有進矣。捶鈎之對大馬也。以有用假之不用。斯於言有者又有進矣。大抵道先天地而生物。物而非物。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生死生總爲一體。言有言無俱屬邊見。體道者惟外化而內不化。與物相將迎而物

不能傷焉其所不知不能者任之而已此無爲歸根之
要旨不知不言之極則再求顏子折衷於仲尼而論定
矣篇中發明道妙微言如屑立之又立不可思議陸方
壺云讀此則三藏大乘皆可迎及而解知言哉

莊子因卷之四終

莊子因卷之五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役。執弟子之役者也。偏得。獨得也。○北居二字。便留下南見老子之地。其臣之畫然知者去

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為知者。挈然。仁以

挈。度為仁者。遠而。去之言。其所棄也。○臃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臃腫。無用之

儀容也。居之使。居三年。畏壘大穰。○大穰。大熟。指人情而言。之。言其所取也。○是下文有恒者。人舍

天助。樣子。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其

庚桑楚 白雲精舍

灑然獨有異

於常人也。

功久而方見

其有益也。

稷之乎。

戶祝社稷

南面與下文不釋老子之言兩

相呼應言南望老子而有媿也

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

無為而常

自然也

吾聞至人

如往

之行

也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言其無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戶而祝之社而

欲尊之以為君也至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

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

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

春生秋成大地有大美而

不言而大道已行於其間

吾聞至人戶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至人與道為體藏身揆蹠而百姓亦率其性之自然

不知有知思賢不肖之分別而謀所向往往方為大道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子於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今畏壘之民謀欲尊敬我於賢

人之間必我為福淺之器。有以自見故也。吾是以有負弟於師教而不能釋然也。○俎豆字與社稷。尸祝相呼應。

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鱓為之制。

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妖孽也。喻徧小之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縱而為非也。且夫尊賢授能。

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

賢能以德之在己言。善利以功之及人言。言堯舜亦不免假此以為治。今畏壘之細民亦望治之心切也。蓋亦聽之乎。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

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上言巨魚巨獸之宜享其利。此

庚桑楚
白雲精舍

即吞以巨魚。巨獸之獨罹其害。介獨行也。碣跌宕也。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

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魚獸以故深居簡出。自托

於高深者。以自全。况全其形生之人。而知不逮此乎。藏身

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即藏身。眇且夫二子者。又何足

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

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以賢能善利天下。堯舜之事何足道哉。是其分別賢能。將穿薄朴而植蕪穢。有失大道之自然。

惟見其辯之至精。如櫛而簡髮。炊而數米。無以復加矣。究

何足以善。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

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

中。冗。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干。世。之。後。干。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蓋舉賢則民以賢相軋任

知。則。民。以。知。相。盜。相。軋。則。爭。相。盜。則。殘。何。也。以。民。之。取。利。甚。勤。而。無。所。顧。忌。若。以。善。利。先。之。適。以。大。亂。倡。之。耳。穴。阨。取。名。器。而。南。榮。越。越。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分。裂。之。也。

乎。托。業。以。及。此。言。邪。

南榮越庚桑弟子也此言指藏身淡眇之言

庚桑子曰全

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

也。體其受而不虧守其性而不離去也知識而不鑿積久而純乃幾於道

南榮越曰目之與形

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

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

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

相得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仿而有所不能同苟有不能同則不可強以相效辟未有閉之也兩形開

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之者矣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

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勉而聞之是道不過自耳根入者與惡可以及化乎此老誠實可憐

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鵠卵魯

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

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奔蜂小蜂藿蠋豆間大青虫也此言爾之

不能化皆吾鼓子胡不南見老子此是上下過脈一語

鑄之力微耳了却庚桑前案來路去

路井然乃作者極力結構處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也羸擔

此公敦篤可憐。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

何與人皆來之衆也。謂其挾三言而俱至也。南榮趺懼然

顧其後。疑可憐。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

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言聞老子之說，不

置對之間，併欲問之語而失之也。老子曰：何謂也？問此欲問者何言也。南榮

趺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

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

此三言者，趺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人已之間，顧此失

彼所以為患。老子曰：向吾見

文字泰定者，至心則使之句。共三百餘字。層層痛發，人已之義不在兩下較量處。

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

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

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以三言爲患又欲於三言之中求免其患是萬不可得之勢也亡人

失路之人也言趁自有之情性欲反之而不得其所入之門所以爲可憐愍者○可憐二字將迷頭喪父之苦一筆

寫絕南榮趯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而卒業也召其所好求所以反去

其所惡所惡卽所絕所棄之事十日自愁困於其心求得而未得也○此老苦心可憐復

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孰熟同問其灑濯身心功夫或熟與否鬱鬱

平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惟見其鬱鬱自愁而其中洒濯未淨猶有惡也是物

之粘着而難去者夫外鞮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鞮者以皮束物之義捷者門戶

關閉之義。如耳目之獲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內捷。內捷則心不出而外不獲矣。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心術獲於事。為而

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捷。外捷則物不入而外內不獲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外內獲者。道德

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若外與內俱獲。雖道德有於

行。尙未至純熟地位乎。持。卽上文所謂捉也。○下文冰解凍釋之論。與未段微勃解謬去累通塞等語。痛發此義。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

者。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

衛生之經而已矣。言已自知其病。不足以勝大道之藥。衛

也。常法。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卽老子所謂

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即禍兮福之所倚。福能止

乎。即知能已乎。即知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急於自治而

能儻然乎。無所能侗然乎。無所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

朴還淳之道至如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痛發之。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噉。和之至

也。長哭曰嗥。聲啞。終日握而手不掜。卷手曰握。撫手曰掜。

一而不分。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目動曰曠。精行不

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無心而是衛生

之經已。此段言本於大道。方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

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上數問能乎兩字。則

是前未能而今始能

譬之水初解而凍初釋渣滓未融尚未能到湛然地位。安保其以後不復結乎。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

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

經已。至人則上德不德。與斯世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交樂

觸吾心。故不怪。不謀。不事。惟翛然侗然往來於其間。至人

衛生之經如此而已。○上段是自求於己。湛然獨得。此則

紛紜肆應。撓而後成。仍不害其。曰然則是至乎。此至字與

藏身深妙處。所以進上一層。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義至知至仁至信等語。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

灰。上段雖與人物利害相接。而不撓。猶知有人物利害之說也。此處欲拈出不知二字。故又將前能兒子乎復說

一。遍。其命意與前不同。惟不知故能槁其形而灰其心。若也。○此不知兩字與下文知止乎其所不知句相呼應。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

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既槁灰矣。安得而累哉。○上段言人物利害在境而不在心。此言禍福由心而不由境。是藏身深眇之有得處。所以又進上一層。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

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宇。心宇也。心宇泰然而定。則見其人。得其為真我也。故人之有修者。至此方於常德不離矣。○泰定從槁木死灰後得來。有恒者人

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惟德不離者。自能獲天與人歸之報。出則天子。處則天民。其效一也。○此從禍不至。福不來。推出一層。言有道者不特

禍福無有。且可以無禍而有福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

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

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然此俱非有爲之也。天下之

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惟道不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

然者，知止乎其所不能知，所謂道之極也。若有不卽於是

而故作誤爲僥倖於難必者，必爲天鈞所棄。備物以將形

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

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

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患預防，常

人恭而有禮，宜足以自全矣。若是而衆惡交至者，皆天也。

非人之所致。自有道者，處之不足以滑亂成德而入於靈

臺之中，何者？蓋靈臺本有主持，而不知其所主持之時，而

有不可主持者在也。○此從禍不至，福不來，意再推出一

白雲詩全

層言禍福有時無定突如來
如能不傷其藏身深眇處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

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
夫人必有諸中而後發諸外若
不見其實有於已而發於事理

則每發而不當是亦妄發而已
既入於不誠之中又不能

舍其故轍屢屢更變以自掩飾
惟成其失而已○此與宇

泰定者發乎天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
人得而誅之根上

光二語相反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
人得而誅之根上

不見誠已來人誅謂刑為不善乎
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

罰○此與人舍相反為不善乎幽闇之中者
鬼得而誅

之疾○此與天助相反明乎人明乎鬼者
然後能獨行

獨行謂獨修於人所不見之地
所謂誠已而發也明乎人

鬼幽顯一致也人誅人所知也
鬼誅人所不知也二語雖

不講却重鬼誅一邊故券內者
行乎無名券內外即老子

下接以券內券外之說券內者
行乎無名券內外即老子

猶世人以立券為憑之義券內者
為己之學行於人所券

不見之地即上文所云獨行也
○根上字泰定句來券

外者志乎期費券外者為人之學期費是博取廣求行乎

無名者唯庸有光雖平庸之中自有光耀不著所謂闇志

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賈人猶貨殖人

安乃彼猶魁然自大也與物窮者物入焉言深自儉約如

容物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

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言姑與之為雷同而志不在焉

其間安與人同如此則人將離之故無兵莫憖於志鏌鋟

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

則使之也志之為兵傷人之心鏌鋟則傷人之形而已盜

庚桑楚 白雲精舍

惟至人弱其志而不必故無兵藏於非陰非陽之間故萬物不得而盜也否則未有不受其戕矣○此根上天助鬼誅二意而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道者先天之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

而道未始與之相離即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齊物論篇通為一之意道之分本無惡也其所惡者以成毀之

乎備者其有以備道之分本無惡也其所惡者以成毀之

而不相通者以人之各道之分本無惡也其所惡者以成毀之有其備而不能相通耳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

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其備如人之生不能反乎所未

嘗生是雖生亦見其為鬼矣何者以生而得是不反之道勢必至於胃挂輪網永失真性直謂之得死道可也若乃

既死而有不亡者存是其鬼之能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通成毀而為一故能劫外獨存也

定矣惟以有形之物理取則於無形之造化是出而知反而人事定矣○此段言道體無常以無形為極末一

句是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剝欬然

非有根柢而出欬然而死非有空隙而入生死本有實理

也而未生之前既死之後果在何處安着生生相續而無

已惟日見其長而不知何所生者為本何所生者為末

也。○此言道之有形者皆無形也下二句分頂上二句有

所出而無竅者有實然惟有所出而無本者方能育長若

者方能育實若有竅則拘於竅矣。○此言道之無有實而

形者能為有形也分頂上四句內疑有闕文九字有實而

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

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有實而無處所

方之大也有長而無本剝所以成個往古來今之遠也造

化之本於無形如此故其中之生死出入莫不由之而欲

求其形則了不可得是之謂天門也。○無見其形根

上無形二字來總收無本無竅無處無本剝等語天門

長庚卷

白鳥書

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

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然以無有為天門者，非有此無有也。乃并其無有而無之。

即齊物論所謂未始有無始也。聖人以有形象無形藏身於此人法，雙忘能所俱遺矣。此方發出藏身深眇精義。

藏字與上而藏身深眇呼應。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

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即上文無有之義。二個至字應上

然則是至乎句。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

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

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

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一也。三者之論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雖

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景以戴

而著甲氏以對而著其非一也如有生黷也披然曰移是

是而已。○畢竟楚人好說楚話。黷釜底黑言有生直聚氣耳本是幻

嘗言移是非所言也。相何得妄生分別之見於人已之間

乎。今乃披然而曰移是非言之當也披然也臘者之有臘音皮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

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雖移是者之非其實是之所在蓋

有不可知者也譬臘祭者分臘與胾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有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如觀室

必周遍於寢廟又適其偃息之所方謂之全室如此看來安有真的是處所以為不可知則人亦為是不可知

之故飯為移是之言也○此從上面道道通其分句來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

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

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試言移是之人以有生

人相乘於是非之間果執以為名實遂以為己之質不可

復變使人皆取則焉而甘以死償之若然者是不能照破

幻塵而認虛為實以言之有用者為知以不用者為愚以

言之通者為榮以阻者為辱究竟是無常在時而用時而

不用時而通時而窮亦移是今之人也今之人應上古之

何知愚榮辱之有哉是蜩與鷲鳩同於同也移是之人所見者小不知大道之

亦與之同於同也此從相通是蜩與鷲鳩既相同而此輩

所惡乎分者四句生來以姬大親則已矣踏市人之足則自稱放鷲以為謝若兄

謝也至於父母踏子之足則併姬拊而故曰至禮有不

之矣○世法中尋常問話說得娓娓如詐

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至禮不見人我而自然有

序至義不求宜物而自然化裁不謀自然先覺也無親無不愛也辟金不待金玉以為質也。○此段言知之至者有

所忘於外以証古人未始有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物者是今人移是之非也。

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

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

六者塞道也。徹與撤同。勃勃然欲羨之意。奪於外誘。則志勃然而動矣。謬差謬也。心澄然不動其正也。

若他用皆為差謬矣。德者有得於己。情之相攘。所以為累道者。任其自然。着於有為。所以為塞。此四六者

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

為也。正言適得吾體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靜靜則定而生慧矣。故明明則表裏瑩然。渣滓渾化。故虛虛

庚桑楚
白雲精舍

即上文所謂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故無道者德之欽也。

為而無不為也。○此段言入道下手工夫。道者德之欽也。故為德之所貴。生者德之光也。故為德之所著。性者生之

質也。性即理也。有生即有當。性之動謂之為。率性而出。百

為。為之偽謂之失。為之漸離於性。則入於偽。故曰失。○此

矣。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外交於物

於心為謀。知者皆本於此。乃知者之所不知。外不着物。內

不着己。如睨者不必瞪視於物。無不見也。○知者之所不

知。應上知止乎其所以不知。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

文字中統中引線。備極針工。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知者之所不知。有時而動

已。不輕從事於外也。既動矣。無非真我之自然。而事莫不

沈。彈焉。德在內而治在外。名雖不同。而實相合也。○此六

句言人而之天。內外皆得。所以無爲而無不爲也。動以不
得已。句與上而性之動對看。動無非我。句與上而爲之偽
對看。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
人。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唯全人能之。是工於人而拙於
天矣。聖人任其自然。而不以有心爲之。其工拙反。唯蟲能
是。故拙於人。所以佞於人也。聖人所以爲全人也。唯蟲能
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平乎。人乎。彼跋
息羣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
全人惡天者。惡人之天也。蟲之天。則率其本然。人之天。則
有心而爲天也。有心爲天。猶且惡之。而况吾之天平乎。
有相勝而不定者乎。○此十句言天人之間。均不可以有
心爲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
之也。鹿同

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威以取物。物必逃之。天下之物

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故有若伊尹及百里奚者。皆莫能逃焉。此入句言聖人之為天者。正所以為人。不

必役役於求得。而自無不得也。介者^修搆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

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介。別者。胥靡。刑

徒之人也。畫。畫衣。搆。弃也。二者無所懷於中。故能有所忘於外。復。謂。猶言服習。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有餽遺。不

餽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舊本以介者搆畫四句分屬上節。非是。故敬之

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

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

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

人之道。夫和者自然之冲氣。人得之以爲生者。怒出不怒。理足。心順則神功至。不得已而起則所爲皆當。欲靜二句。起下之詞。不得已句。根上動以不得已句來。○此十八句。總結言忘人而爲天人。所以爲無不。嘗歸本聖人之道。而大道無遺蘊矣。

大道所以衛生而藏身深眇是也。故在外則爲人物利。害之不攬。在內則爲生死出入之無有。所謂無爲而不爲者此矣。止乎所不知。動以不得已。無二義也。聖人至人全人。天人無二教也。此老聃之旨也。庚桑楚得之以居畏壘。所以全其形生者素矣。一日因畏壘之民而發其義。宜南榮趯蹙然有託業之請也。乃楚旣明其師之

教復推其教於師。吾意越必能反情性而自化。奈何其
至老子之所始。則挾三言以俱往。繼則灑濯以自愁。及
內外俱獲。心與境兩相牽引。又欲舍大道以求衛生。豈
知衛生之經。非大道不能乎。故老子卽以藏身深眇之
旨分著其義。而歷考其所能。使其心不與境接。而大道
或可庶幾矣。然又不能無安勉之殊也。若至人不以人
物利害相撓。是其境未嘗與心接。較之冰解凍釋。又有
進也。然猶有知之未忘也。必如兒子之槁木死灰。而禍
福無有。方能以心而化境矣。故論其理之必然。則天光

發斯有天助人舍而境既由心而造論其數之或然雖
萬惡至以爲皆天非人而心總不由境而加知止其所
不知道盡矣豈若不券內而券外昧乎人誅鬼誅之戒
者哉雖然道之止於所不知者何也蓋道本無可知者
也成毀常通無形可見出入生死出乎天門此深眇之
極自非聖人鮮克藏於無有一無有之中與道合體者
矣故古之人有未始有物之說知有所至而不嫌於異
今之人有移是之言以知爲師而貽譏於同孰知至知
不謀勃謬累塞之既化自有無爲而無不爲之用蓋道

德本於性之自動而知者之所不知所以可貴也。工乎天而拙乎人。聖人與惡天之全人豈有間歟。夫聖人又非有意於爲也。藏天下於天下而物自莫能外焉。第見其敬侮不殊。同乎天和爲忘人之天人而已。其有爲也亦緣諸不得已耳。聖人之道不外乎藏身深眇之旨也。此篇意實貫珠。文頗艱澁。破碎卒然讀之。蒙然而已。其中精粹之語。殊不可及。後人疑其非莊叟之言。恐亦非定論也。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若於山

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

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

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言嗜欲好惡習

與性成，縱之不可，戒之不能，丙外交困，所以可勞。武侯超然不對。超然猶悵然。此時頗有

悟機，可告以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

飽而止，是狸德也。謂搏執求飽得飽則止，是猶狸性捕鼠無大志也。中之質，若視

日，視日者蒿其目，其心若有上之質，若亡其一。蓋併其思而亡之，嗒

思乎。然其神已專於內矣。徐無鬼曰：白雲情舍

然喪耦之貌。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

中鈞。方者中矩。圓者中規。言其動合築度也。舊分齒背頭目太泥了。是國馬也。

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佚。若喪其一。有

憂也。佚失路也。喪其一。即上面亡其一之意。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狗馬

俱是凝神守氣之旨。至道不外於是。故無鬼自謂真人之言也。呂吉甫以喻人臣忘勢謬甚。武侯大說

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

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

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文可經邦武可戡亂。故日奉事而大有功者。而吾君

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

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

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

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人似其本國之人也不亦

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蹢躅之逕

虛空空谷也柱塞也蹢躅之逕山蹊之間長踰位其空行貌

且止之時也行聞人足音楚然而喜矣楚然空中足音之響也九字作一句

讀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警欬喉中聲數語寫出寥落不堪

之景幾使離人破涕猿號鶴啼聲不堪聞久矣夫莫以真

也且文本一意忽作兩截無限深迴波折喻人失其性命之情猶去其鄉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而遠遁一聞真人之言未有不

徐無鬼

白雲精舍

如親戚昆弟之
久離而復合矣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

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

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

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

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

居下不可以為短。即將酒肉之味。生出養字來。言萬乘之

高非長而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苦一國之民

下非短也。膏蓋有糜爛其民之意。觀下段便見。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

之意觀下段便見

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也。姦亂

聲色臭味之塵。蔭其六根。賊其天和。所以病也。夫是數者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而君獨病之。何哉。○未

一篇所以異。甄句同調。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

而為義。偃兵。其可乎。愛民從上而苦一國之民意。轉下欲

為義。即下文。為仁義也。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

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姑息之政行。所以養

釀亂。大抵以其迹為之。皆不能以有成也。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

哉。凡欲成其美者。皆為惡器而已。蓋仁義本美名。而為之不由中。未免流之於偽。豈非惡乎。○偽字生下誠字。

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故有為而形者。能造其形於外。所謂兵莫憐於志也。

徐無鬼
白雲精舍

若心執定而不化則有攻伐之形。心為物所變亂則有戰鬪之形。此言外形皆本於內形也。下二語承上一句。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鶴列。

名麗譙樓名。錙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無非爭奪之境。兵騎之象無之者。去其心中之兵也。

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逆德。

也。無藏逆於順之中。就一念之起而言。巧謂機心。謀略自機巧出。戰爭又自謀略出。四句一層推出一層。夫

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

孰善勝之惡乎存。夫以勝人為勝。養吾私以快吾神其為

矣。其戰勝果安在乎。養吾私與吾神。君若勿已矣。言君

句根上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來。君若勿已矣。若勿

為此戰勝之。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攫。謂絕去

事則已矣。仁義之

機偽者一味無爲。自然與天地無私之情相應。而不櫻觸於其中焉。○天地之情。應上天地之養。向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民命生死懸於君心之一念。兵不足爲害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駢乘。張若謔

朋前馬。昆闍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

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大隗猶大道也。見大隗而七聖與借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

渾沌死也。童子大樸未雕。問塗莫切於此。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

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

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

已矣。又奚事焉。兩亦若此而已。俱指治病而言。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

莊子內
卷之五 徐無鬼
夫 白雲情

子適有瞽病。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

野。遊於有方之內。爲物所構。漸覺瞽昧也。欲已之則莫。今

野。若於明。故乘性中之慧。日而遊於無障礙之處也。子病少痊。子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六合之外。出乎有方

之法。喻治天下之法。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子又奚事焉。黃帝曰：夫

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黃帝以童子言治身

不遑爲治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

故。又請問也。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馬。與治身去

其病身。其指一也。黃帝再拜稽首。稱大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

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凌，凌懽。誅，誅詆。囿於物，為物所拘也。○四

句言各有其能。而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營官筋力之憂其無以自見也。

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

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招世，招搖於世以自見也。

中民務求得民之心者也。矜難，謂勝人之所難勝。奮患，謂自奮於憂患之中。宿名，留名也。廣治，廣其治世之具也。敬

容，飭其動作之容。貴際，以交際為重也。○九句言各有其能者，各尚其用也。農夫無草萊之事

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二句言各有所為者，各有所取也。庶人

有且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二句言各遂其所為者，有以自

喜也。錢財不積則貧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

變物謂物力勢。謂權勢。總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喜於更張。以自夸耀也。○三句言各有其性之偏者。得失易於動

也。念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

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之所用。皆有所為。但各安其一。偏猶歲令各有其時。不能為變。

易之。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逐末而喪真。不

為之用。所以為可悲者。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

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

堯也可乎。惠子曰。可。惠子此時亦明知其不可。故意說個

可奈何。惟有置之。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秉公孫。與夫子

之不較而已。

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

道矣。吾能冬舍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

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舍鼎不川火，鬻造冰不畏暑化，蓋冬有伏陽，夏有伏陰，以氣相召也。

○俗本舍鼎訛變鼎未是。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

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廢置也。置一瑟於

室鼓此瑟之宮角，而彼瑟之宮角自動。夫或改調一弦於

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

已。且若是者，邪。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

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爲衆音之主。故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鐘之宮。宮爲君。故能役他律。此

徐無鬼

三

白雲精舍

亦常理不足為奇。魯遽之。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

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相排

以辭謂抗其詞以相爭也。相鎮以聲謂厲其聲以相壓也。

惠子以四子與我相辯。不能取勝。自以其道為至。豈知道

以無爭為貴。相抗。莊子曰。齊人躋子於宋者。其躋闔也。不

以完其求。鈞鐘也。以束縛。古者以別守門。欲其子之為闔

則必束縛之。又惟恐其缺。何其愛子不如愛物也。此喻

惠之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保。惟加意於詞辯名聲之間。

顛倒之。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失也。子已

甚者也。不出境外。亦終於遺失而已。此喻惠子不知他。夫楚人

求大道。惟於四子之中。欲求相勝。總不得道也。夫楚人

寄而躋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

而足以造於怨也。

寄寄寓也。寄寓而踰關者其孤弱可知。既無鬪具，乃敢於夜半立身岸上，以與

舟人鬪。吾知其不能脫身於岸上，徒以取怨於舟人也。

此喻惠子道既不足於己，又欲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

勝，不足以有濟，徒使與物不適而已。三喻三意，諸解俱未明白。

而己三喻三意諸解俱未明白。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

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

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

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運斤成風，

也。非夫不動之質無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

以施其巧質，猶本也。與言之矣。以惠子之輩猶痛惜之，則莊子之言舉世無一

知之可見矣。然吾以為千載而下亦無一知之

徐無鬼

白雲精舍

者不獨當年而然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

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不比

與之並立也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

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鈎亦逆也。管仲

德君友之間兩得之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

也上忘而下畔上忘者忘其勢分之榮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也愧不若黃

帝而哀不已若者既取法乎最上又不以責人而矜憐之所以為難以德分人謂

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

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

不疑不麓不作家翁正是此義勿已。則隰朋可。隰朋事業不著於春秋。未見其賢與否。但管仲臨終

亦曾薦人。太史公言是年隰朋亦卒。則管仲能料生不能料死也。蘇老泉豈為定論。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恟然棄而走。逃於深

秦。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

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委蛇宛轉之貌。攫抓。扳援之貌。敏疾也。給續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

猶能搏也。趨射。爭進而射也。執死。矢多不及搏。執其矢而斃其處也。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

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伐其巧。承上見巧來。恃其

注 卷之五 徐無鬼 三 白雲精舍

便承上敏給搏捷。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色字所包甚廣

富貴則有驕泰之色。賢勞則有矜誇之色。施子則有恩德之色。尊上則有傲慢之色。是皆所以取禍者。顏不

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樂去

辭顯所以深自貶損。鋤其色之根也。三年之功而後成。則此段工夫委屬難能。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

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物之尤。言於人物之中。稱

為最者。若槁骸死灰。如此其將何以自見。曰。吾嘗居山穴。邪。不知子綦政不欲自見也。觀下文可見。

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我必

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

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驚之田禾即田和齊君也視來見也

賀賀其得人也言已有以自見故人得而知之孰知名之所由著即實之所由喪也烏得不悲乎嗟乎我

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

其後而日遠矣既悲人之務名喪實矣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為喪而未復故悲夫悲人者然以知其

喪為可悲尚有悲哀之跡未臻化境故悲夫悲人之悲者而後日遠乎累槁形灰心蓋由此矣○文如層巒疊嶂愈

奇出愈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

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以言占之人宴會此間常有言以相規所以乞言於夫子也曰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言吾聞聖人

徐無鬼 白雲精舍

吾未嘗語人。今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寢秉羽而邳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二人皆以無為而解

著。必喙長三尺而後能言。此事甚言其不能言之意。○夫

子之語止此。即現在執爵受酒二人往事。當面敘述一番

有對境相忘。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彼指二

之機妙甚。指夫故德總乎道之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

子也。故德總乎道之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

先夫之樸。一而不分。故先道而後德。總猶歸根也。知之所

不知其個中有難於形容者。而言於此無所用也。休。正息

也。○此二句分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

頂上二句來。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

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德有四端。萬善之名。自

舉者。舉其事以示人也。儒墨各有分名。而嘵嘵於言辯。是

不能總乎道之所一。而休乎知之所不知。誤已誤人。豈不

不能總乎道之所一。而休乎知之所不知。誤已誤人。豈不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

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

大人。言聖人之渾同而不外著所以為大。正與儒墨大人相反處。○此又生出大字辨折到底轉換不窮。狗不

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

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善言即今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為賢。而況許之為大乎哉。蓋大無名相

適出言語思議之表。不可為也。有心為之。便不是大。而況為德乎。德者道之降也。夫大備矣。莫若

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大則備矣。天地之大備。原無所容心於其間。而人可知矣。○句

法冷軟。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

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

徐無鬼 白雲精舍

何可合道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不以物喪己反之當身而各足也循乎遠古而不摩也此大人實際道理也大人之大入於此而已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二語甚機鋒有致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言汝惟知飲酒食肉之爲福而不知飲酒食肉之福必有所自

也。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

怪何邪？牂，牝羊也。室西南隅。為突。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

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

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數語與庚桑楚

不與等語翻弄其行文斌媚有長袖善舞之態。文品欲仙矣。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

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

吾以是泣也。言其循常任性，無功於世俗，而得世俗之報。

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則不可奈何。惟泣之而已。

徐無鬼 白雲精舍

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別而鬻之於

齊恐其逃故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渠公齊富室為街正賈柎

以自代也。此言禍福倚伏無常術者之謂祥即道之不

祥也故三代之祖若父皆積功累仁而後食其報若暴秦

之興而九廟隨滅於二世此古今得失之林也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

畜然仁也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即庚桑楚篇言

人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朝而其末存乎干世之後語意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

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

者寡利仁義者衆捐仁義者是與仁義相忘即下而外乎賢者一流人此樣人極不可得而利仁

義者天下皆然也。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則歸往者不可得而禦矣。

禽貪者器之資耳。後有欲民歸往之者，亦不免借此以動

人，如豆區釜鐘之類，是猶假好獵者以網罟罾弋之具，以肆其掠取之術。此大亂之道也。後世人與人相食，非以此

歟。諸解是以一人之斲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也。萬物萬俱謬。

其自然而後可以曲成而不遺，若必驅其從我，是欲以一

人之斲制利天下，譬猶割物者不顧其所安而總合一割

而斷之，其為傷者多矣。此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

便，是利中之害，規制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

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賢人為仁義之人也。外乎賢則高出

賢人一等者。○許由逃堯之言止此。下有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觀勾踐會稽之語可見。暖姝濡需卷婁六字，叶音成文。其義已見下文。不必穿鑿訓詁，疑當日或有三樣成語。故

白雲精舍

莊子欲引卷婁。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一段因併及之。

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為暖姝者也。

虛靜之中。本無一物。何處着得。濡需者。豕彘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

人之托身於權豪富貴之門。而一旦與之同禍者。何以異此。此等人是以求山為泰山。一流。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

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

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

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

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

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

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

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童土。即童山。山不生草木曰童。言其陋之甚也。三等人品。雖

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乎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

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比。合也。人既衆。則情亦不一。難得其合

比。不比。則不利也。也。不合則未免相背。非所以爲利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惟無

心於天下。而無所親疎。抱德養和。以任天下之來去。得以

全吾之真。故曰真人。真人。神人。無二義也。真者。言其無假。

神者。言其不測。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未能無知無意。真

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居。而棄其知與意。以目視目。以耳

徐無鬼

白雲精舍

乎色。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聲。而所聽者惟耳。心忘乎識。而所復者惟心。復字即易卦所謂敦復抱德煬和之學。蓋如此。若然。則不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如繩。不見事機。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矣。古之真人。

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言居無事以待事。不以有事求古。

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死生猶

死之生死。即貴賤之義也。真人應物。各隨其所。居於生為

得於死。或復為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

有時。誰能常也。○根上其平也。繩其變也。循二句來。以言

真人能順天下。非猶以一人之斲制利天下者。故下以藥

喻之。諸解惟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雍也。豕零也。是時。

郭註為是。為帝者也。何可勝言。承上言藥所以醫病也。若不合於病

毒一也。故梗浮雞補零利。當其用者。各有時。而為君。夫用

之者得。則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即舉數品。其他

不可勝言。所以如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繩而如循者如此。

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

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文種明於謀國而暗於保身。猶鴟目能夜視而不能

晝見。鶴脛限於長而不可斷去。其於得失生死之處。舉此遺彼。去真人遠矣。此反言以形之也。故曰風之

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

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風之過。日之過。皆以三字為句。

河也有損。謂減耗其流也。河有源。故不見風日之相攖。以喻真人之應物而不窮者。蓋有其本也。此承上文推進。

一。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於土

履。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物之於物。如磁石吸鐵。陽燧取火。方諸取水之類。守之審者。止於定。

分而不過也。○此承上言源之足恃者。故目之於明也。殆以其守之於身者定也。又推進一層。

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字反前審字

心與耳目若狗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足以殆吾之府。府藏能之所也。○此承上守審

之義而反言之。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

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殆之既成若不及改轍其禍卽以叢生何

其速也。如欲改之。反守其性。必因其功之素積以期於成。而遲久以待其自至。何其難也。是能之有害於府如此。世

人不察。反以爲己之寶。認賊作子。真可故有亡國戮民無憐憫者。○此承上四殆句而痛言其害。

已不知問是也。亡國戮民舉禍之大者而言問講求也。不知問是一句直貫到底。下面其問句與闔

亦不問句俱與此相呼應。是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字暗指下面所言而發其端。

所不踧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

知天。所謂也。足之所踐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資以致遠。人之所知無幾而要所不知者方可

藉以達天。此承上起下語是通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段過脉處。下而層層俱發此義。

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天之所謂者不一。名

一端。如渾淪未判謂之大一。至靜無感謂之大陰。分而有

名謂之大目。同而不殊謂之大均。廣而不禦謂之大方。期

而不越謂之大信。真而不撓謂之大定。此皆天之所謂也。

若有知此則知無餘蘊矣。此承上知天之所謂而備言之。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

信稽之。大定持之。此又分言知之為功有不盡有天。循有

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

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循理之自明。冥中有樞寂而

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解猶知也。○此其問之也。不可承上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來。

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

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

又為初機立個方便法門。設欲講求此理。以為無崖際。却有崖際。故

見其升降上下而頡也。流動旋轉而滑也。然而實理存乎其中。自古及今。以閱衆甫。更無代易。亦無虧損。可不謂大

有昭著。如有舉而引之者。平揚舉也。推引也。闔不亦問是。○此根本上不知問是句。指出問之之法來。

已矣。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言此中之實理

昭著如此。曷不問是而生疑惑於其間乎。若以此不惑之實理解我。不問是之妄惑。則復歸於不惑之域。自無有感

之者矣。此謂大不惑也。○此又指出不知問是之病而切言之。

凡內而治心外而治世大約知天者真知人者僞而真與僞之間其損益又較別焉魏武侯性命耳目之交病也形神之可勞也是不知乎天之真者也相狗相馬之喻好和惡姦之理非徐無鬼發其義何以宣真人之聲欬使愛民偃兵者知修胸中之誠哉然非無鬼一人之私言也黃帝之見大隗也以七聖而服一童子猶不外乎去其害馬之片言則其他可知已乃世之人去天漸遠未免各有所趨馳其形性以潛之萬物寧知各是其是以人相敵者不如立而爲質以天相忘也若隰朋不

以賢臨人。顏不疑。不以色驕人。南郭子綦不先以使人。知不賣。以使人鬻。皆庶幾知天之真者矣。猶未也。惟孫叔敖市南宜僚。不道之道。仲尼不言之言。則爲德不能同。辯不能舉。卽并包天地之大人。無求而大備者。豈有加焉。夫古人之舍人。僞而從天。真者非漫然而爲之。又有見乎人。損而天益也。北方歎論世俗之償。而子綦不以爲福。堯知仁義之利。而許由反以爲賊。蓋知卷婁者。不得休歸。其失每與賸妹。濡需者等。故不如真人無親。無跡。不以人入天。視生死得失之相乘等之。藥董之相。

帝也。亦何至如文種之存越，愁身僅爲鴟目鶴脰之用者哉。夫有形者自然相累，而無形者磨之不磷。凡物莫不然矣。彼風口之過河，無損也。以有源焉，則物之守物者皆天也。不然，舍天而從人，斯有能於其府，則殆成禍長於治身治世之道。蔑有不損者矣。如是而知天之所謂可不問乎。夫欲知天之所謂，又非以知知之。殆以不知知之也。大一大陰，大目大均，大方大信，大定。此皆所當知之數，亦皆以不知而後知之數。所以問之之法，必在乎於有崖無崖之外，而求乎萬物今古之間，以不惑。

解惑。天人之理。庶乎其得之已。此篇前半詮理精密。練詞古雅。後半變幻斷續。不可捉摸。文境之奇。盡於此矣。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則陽卽彭陽

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

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此公宦念頗熟然求薦何太容易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言我雖譚汝於王不若公閱休之言足以見信也彭陽曰公閱

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擗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子宅也子宅謂我之所安惟有此耳此外別無他營也夫夷節已不能而

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言夷節談汝於王已不能取信而況我不如夷節者乎諸解失之

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願

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言我之不如夷節者何也蓋夷節雖

莊子因 卷之五 則陽 三 白雲精舍

無恬退之德。而有干進之智。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與之滑和。以神其交。則其氣味之相薰。必將顛倒昏昧。於富貴之地。非徒無益。實相損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假衣於春何足

以救凍。反風於冬。何足以救暍。欲因夷節以求進。何以異此。言其無及於事也。夫楚王之為人。也。

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楚王之處已待人。嚴猛如此。非有辯才正德之人。誰能動之。蓋凶暴之人。非常人所能化。必俟聖人而後有以善其

也。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

而化卑。化卑。化爲卑。屈也。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樂其羣而無猜也。其於

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通乎彼而仍不失乎我也。故或不言而飲人。

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

其所施其和氣之蒸人使人有不飲而自醉者故並立之

其動人有如此者然彼亦非有意於動人也被木其於人

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闕休言即此恬靜之心與人

稽其人則公闕休是也若與之以見楚王則必

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

則從而命之也綱繆猶糾纏也聖人之心自無物累之糾

有所勉也復命歸根之謂搖作動作也動作之中不離歸

乃人則因此而名之耳○此承上言聖人憂乎知而所行

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倘若出之有心而憂其知之

上二下 卷之五 則陽 三 白雲精舍

不能行者將奈之何。此承上反言有心之為累也。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

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

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

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

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此承上

而命之句來言聖人之性出於自然而舊國舊都望之暢

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

聞者也。以十似之臺縣眾聞者也。十九十失其九也臺縣

此承上人安之無已句來言人之所以安聖人非有他故也蓋以性者人之故物耳人遠出而歸家未有不見舊親

而喜慰者。聖人復其性。是得其故。物。人有不安之者乎。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

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

之。冉相氏。古之聖君。得虛中之至理。以隨萬物之成。則所以運轉不窮。其無終無始。無幾無時。以與物化者。蓋有不化者。以為之樞紐耳。何不捨於是乎。捨止也。此引夫

古以明上意。與上文所行無幾時。其有止數語對看。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出無心

自能與天合德。若有意以天為師。便膠執矣。何異於殉物乎。若欲以此為事。何以為哉。此又承上文以天為師句。推進一層。言聖之師天。非有心。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

於師天。故與殉物者不同也。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

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承上言聖人之師天。無容心者。蓋其

心至虛。併天亦無之矣。又何有於所

莊子 卷之五 則陽 白雲精舍

謂人所謂始所謂物哉。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故能與時並行而不廢。應萬事而不溺。此聖人善於師天也。若求合於聖人。則何道哉。意則見下。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

而不圓。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司御官名。

門尹登恒。人名。湯得之以爲師。雖從之而不局於教。斯可謂得隨成之道矣。故人不稱其師。而獨稱湯之能自得師。是湯爲師司其名也。然名乃身外刺法。有名則未免落於有爲。而是非美惡兩端之見俱生矣。非能合於聖人之師也。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而爲之俱亦不免有心也。容

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歲之所以爲歲者。以三百六

無歲矣。外之所擾擾爲累者。以內之未忘致之。若無內則無外矣。容成氏之言。高於成湯孔子一等。其所以合於聖人之師天者。或以此歟。○自湯得其司御至此。詞句膠葛不清。恐有脫落錯簡諸解紛紛附會總說不夫。余姑曲爲

之說然亦不免附會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

聞而耻之犀首官名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民人係其牛馬使其君

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

忌也出走言畏忌而出奔也○扶背折脊從上刺字生來

言必如此誅其身方見得光明正大異於刺客之所為也

比前似高一層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

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

衍亂人不可聽也季子以魏之休養已久為垂成之華子

則鳴

白雲精舍

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求其道而已矣華子以季子猶有功利之心而不知求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恩怨無大小強弱而戰

爭攻守之事俱在所不論矣○把亂人兩字一總罵殺尤妙在第三句故下而戴晉人之言並不提起伐與不伐

句之間能了前案能伏後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以戴晉人只當快論讀過差矣

也君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

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

戰伏尸數萬遂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

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

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

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主與蠻氏有辯

乎君曰無辯之無小不大以道眼觀之無大不小天下一

蝸也梁國一蠻也何以辯哉人跡所及為通達謂四海之

內也今以四海為大矣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况

魏中之梁梁中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此時客便出為

之王而足爭哉現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此時客便出為

反障礙矣故下文又再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

敘客出兩字而不省也大人即前篇所謂生無爵死無諡惠子曰夫

不足以當之實不聚名不立者故聖人一等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管孔小猶以形氣相白雲精舍

環吹之則映然過矣。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將失其為聖安？耳百聲乎哉？○只贊晉人，便有許多規諷矣。當於言外得之。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蟻丘山名

漿，賣漿者家也。臣妾，為人僕也。登極，乘屋也。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稷稷髮亂不整

之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言其有聖德而隱於僕隸之中也。是自埋於民，自

藏於畔。自藏於畔，謂不南面而為君，不北面而為臣。又不與主人分庭伉禮而為客，唯藏於左右兩畔而供

臣妾之役。其聲銷其志無窮。聲名也。其志無窮，猶其口雖

於他人者。言其心未嘗言。所言皆世言，而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

之俱是陸沈者也。沈，所謂大隱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以律此
人謂其志尚於內而不為外所奪者子路請往召之孔

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也著明知丘之適楚也以丘

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若

者言如他這等人也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

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存留也室虛果已逃去也

公案但彼隱於耕此隱於僕尤為奇特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

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

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

繁以滋子終年厭殮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膚圻也變齊謂盡易舊歲之法

治田喻政也法封人蓋以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

封人之所謂莊子又取封人喻政之言以喻治身之道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

亡其神以衆為故以衆為故者言其皆溺於衆人之所為故也鹵莽其性者欲

惡之孽為性克治功疎物欲交離遂至認賊作子此所以為鹵莽也萑葦蒹葭二者皆蘆屬喻心地

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言其性地荒穢衆欲之荒穢也始扶吾形以遂

其耳目口鼻之養隨即擢拔吾虛靜之呼應竝潰漏發不擇所

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潰內潰漏則諸癰不收發則膿血漂疽疥癰則發也

內熱則潰也溲膏則漏也此皆不擇所出形神俱病以為鹵莽之報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語甚愴然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

齊見宰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

推而強之以手推死而使人而起也幕

覆也解朝服而覆之寓意極遠以為此人陷於罪皆自止致欲使其著此以問諸朝也下面俱發此意

號天

而哭之此等語何處告訴只

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

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離羅同莫假莫之謂問其毋乃為盜乎毋乃為殺人

乎其所以致此禍者有由也

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

至此得乎

大古之世本無病與爭也及聖人懸賞罰實府庫而民始不安其本分今不知返於無為之治

則陽

長

白雲精舍

以遇亂源。欲民之甘於窮困不休而不盜不殺。其可得乎。○此就所未犯罪之先而言。古之君人者

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

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

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遺其塗而誅不至。民知

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言致意以不能為之事實

人。而又治人以不為之罪也。四語總是一意。民知殫力不足以避誅。不得不為巧偽以苟免。是上以偽倡之矣。取取

則也。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

誰責而可乎。凡偽俱生於不足。而民所以不足。其所由者誰邪。則盜竊之行。民受之。君亦不得而辭之。

矣。○此就民既犯罪之後而言。衰亂之世。刻急顛倒之形。而盡於此。可勝嘆息悲愴。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

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化謂融化。進

變無窮。始以為是矣。而卒非之。又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即五十九年之非邪。此皆知之所不知也。言此以起下

文之意。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

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

大疑乎。人之生死有根。有門。第不得而見耳。這個不見處。便是人之真主宰。知之所知。如有目能視。有耳能

聽之類。此人之所推尊也。但問未有耳目之先。視聽往何處去。既有耳目之後。視聽從何處來。此是無根無門。知之

所不知者。人必恃有此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

而後知也。疑有惑也。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

與然乎。已乎已乎。嘆息之詞。誰能逃此所不知者。以為知。則人雖有知。亦總歸於不知而不能獨出也。即此

其不知之言亦當付之不可知而已。然與然乎。言其不可致詰也。○此段言死生是非之理。可以包括全書。非細心理會。不能遽解。奇文原不易讀。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

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

者何邪。畢弋。田獵之具。際。交際也。謚法亂而不損曰大弢。

曰。是因是也。言靈公之為此謚。未足以當其惡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

三人。同濫而浴。史鮒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

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濫。浴器也。奉御。

猶今云召對。搏幣。將幣也。扶翼。使人扶翼之而行也。言靈公之慢若彼。其敬若此。是亂之中有不損者。所以命之為

靈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

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

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馮猶托也。里葬所也。古柩。歲為蒿里。銘之意。謂原葬之

子孫不可託。後世有靈公。厚而為葬所也。此言靈公之

論為前定也。余好讀易。有友謂余曰。讀易何為。余曰。吉

凶。悔吝有其數。讀易所以求也。避耳。友曰。數已定矣。趨避

即數也。讀此益

服其為至言。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邱里之言。聚非為邱。聚邱為里。邱里之言。猶所謂公

論也。太公調曰。邱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

為同。散同以為異。見得異乃同中之異。而同乃異中。今指

之同。或合或散。故有同異之名耳。

聖子月 卷之五 則 陽 卑 白雲精舍

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係馬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

也。喻異不見道。合而為同方可見道。是故邱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

為大。大人合併而為公。但異者不合。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真合萬事萬物而歸之一原。始

可謂之天。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

不距。夫既合併天下以為公。則不當有執距之意。自外入者聽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

一己之見。由中出者立言者也。立言垂訓。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之意。如此方可合異而歸同矣。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

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

為而無不為。此言不執不距的樣子。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而有所正者有所差。時與世不

能一定故喇福之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逆於彼者而

偏順於此。若以我見自殉。執而距之。則事理之變無窮。

合於此者未必不謬於彼矣。豈能使之一一。比之大澤。百

盡同於己乎。○此言不可執不可距之故。

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謂之邱里之言。須知同中

作一同想。異必歸同。不可作一異想。同與異俱不在已。不

可作一己想。如百材異也。而同度於大澤之中。木石異也。

而同萃於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之未

始不歸同也。居可知矣。邱里之言其以此也。少知曰。然則

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

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

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

莊子因

卷之五 則陽

白雲精舍

聖

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道之大也。雖天地陰陽亦在其範圍之中。

不可盡也。第因邱里之言之大號而讀之猶可。但既有邱里之言。便難比於道了。蓋道本無名相。何可言哉。則

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若以此而比道。是猶狗之與馬。其大小相去遠矣。

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因上既

有。然其所生。果從何處起乎。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

相治。日月往來。是謂相照。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謂相蓋。蓋者藏也。陰主身受陽主施與。是謂相治。四時

相代相生相殺。四時之氣。剛續相生。尅循環相殺。欲惡去就。於是

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陰陽四時如此。萬物莫不乘此氣機。以出入。然而萬物既生。則

不能無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憑虛而起。雌雄判合。用是而有矣。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

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既有情矣則不能無事而

事之中有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同亦因之以各出焉此皆可考而知非難於致詰者也○此就物理所該備而

言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先後相隨之謂序循序即有理而不亂氣運之屈伸相感

如橋之有升有降若或使之其中窮反終始自然相因造

化如此物理亦然○是物所以乘氣機而出入言之所盡知

有必然之理者○此就物理之循環而言

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

議之所止言者言此知者知此亦就其物之所有而求之而已若其所廢則為既死之後所起則為未生

之前此處關頭誰能議及故觀道者置之不問而已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

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季真接子當日有此二家也莫為如

佛家之自然性也。或使如佛家之因緣性也。情實也。徧周備也。此因上議之所止。句發問。以為物之廢起。既不可以議矣。然此二家之說孰是乎。大公調曰。鷄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

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鷄犬之

所化。所已為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為也。以至易知者。猶不能以言以意而求。況道本不易知者乎。斯而

析之。精至於無倫。夫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

物而終以為過。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夫至於

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則未免困於物。而終有失言之過矣。或使則實莫為。則虛

承上終以為過來。言或使。則明明有個主使之者。太說有實了。言莫為。則全是偶然聚散。適然生死。太說虛了。有

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

疏蓋其有名相者是物之所爲質若其無名相者則立乎
以爲用是也此理原不易言若以爲可言可未生不可忌
意而言之則去道愈遠矣季真接子之謂也
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
所假未生者不可禁其不來已死者不可窮其所往蓋一
不可見曰或使曰莫爲不過想當然耳非實見得是也所
以失虛失實終落邊議○凡書中所言知之所不知者皆
指此也至是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
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
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止既無爲
之所在也彼或使莫爲是有言之所自道不可有有不可
起祇在物終始之間而物理則未盡也

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

方。永上言之無句來。言之無則與物同理者。蓋以道本不

論有無連道之一字亦安不上。不過假之以為名耳。言而

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

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足即上文正於其情偏於其理者盡

皆也。為道為物不論有言無言在於言之足不足耳。若論

道物之至極處。既不在有言又在無言。於非言非默上

自有極處。非言非默果是如何景象。當自得之。大類禪門非空非非空等語。

道者物之所從生。本乎天而命乎性。為人之本。然於以

保己於以化物。俱有無窮之意。存焉。至其為道之極究

非可易窺也。公閱休一獨鼈休樊之人耳。其有當於人心。非無德而有知者之比。豈有殊術歟。亦惟本乎性。而以天爲師。得乎人之所固然而自安。於若不知若不聞之境。乃人之安之也。亦遂若歸故土者。見其景物欣然而樂趨矣。故冉相氏之得其環中。成湯之從師不圍。皆有隨成之用。亦師天之道得也。則容成氏除日無歲。無內無外之說。於保己化物之理。不有可通哉。然非可曰。此其道在於古。而不在於今也。觀之近世。則有戴晉人蝸角之喻。而魏瑩卽服其吹劍。此其化物爲何如。聖人

僕登極之舉而孔子亦取其陸沉。此其保己爲何如。無
奈道本在人而知之者寡其保己也。每有遁其天離其
性滅其情亡其神。如長梧封人所謂鹵莽滅裂之說者。
其化物也。每有匿爲物大爲難重爲任。遠其途如柏矩
所謂盜竊之行者。則道誠非易言矣。夫道之難言非道
之難而言者之難也。蘧伯玉無可知之是衛靈公無可
知之名。正以道之在人。合散同異有不可知者存。所以
大人惟合併而爲公。不執不拒。無爲而無不爲而已。其
所謂天地陰陽之公。極物之外無可求焉。卽季眞接子

莫爲或使之言皆爲未免乎物總於無窮無止之理未
有得也。大抵道亦強名。言默舉無所用。非言非默。是何
真境言。道者可以悟矣。此篇首段文法怪幻。頗難訓詁。
中段詞意高助。極堪玩誦。至末段發出精微之論。大類
宗門之旨。得未曾有。佛法之在中國也。何嘗自天竺求
書始哉。

莊子

卷之五

學

雜篇外物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外物外來之禍福也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

桀紂亡為善為惡皆不能免所以為未可必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出

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蓑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

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悲忠孝為君親之所欲亦不必其信愛此中有數存焉以見吾人當為其所當為而不可必其所難必也會參悲

指芸瓜受杖事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此言五行之理暗影人事

五行中惟火最烈木者火之母生火而反自傷金者水之母為火所克而不能勝也陰陽錯行則天

地大絪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此論造化之五行暗

外勿

白雲情舍

影人事陰陽錯雜其氣鬱而不伸故有雷霆之火以焚大
 槐槐者東方之木木之正位也或指陰陽錯行喻道書五
 行顛倒之說大謬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兩陷利害之間兩難
 着手猶進退維谷也陳

蜉蝣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墜蜉蝣起螫而未甦之貌

空而不能自主○非深於闕世者不能道此慰瞽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

人焚和慰瞽昏悶沈深屯難也火人心中心中五志之火也和

之場故有陰月固不勝火月金魄水之所生也不勝火言

陽之患如此火相守則流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償然衰微之義道謂

句諸解支離之俱

盡矣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待邑金

將貸子三百金可乎。○此君真所謂不入耳之談。莊周忝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

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

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

常與。常相與。謂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會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此段言養身者當審其緩急。不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犢以爲餌。犢。健也。牛也。蹲乎會稽。投竿

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

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干

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

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幹才

也。諷說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

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縣令舊作懸令。則干字無

日窮措大抄寫數篇爛時文。向邑令投拜門生者。當書此數語示而辱之。是以未嘗聞任氏之

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段言經世者當志於大

莊叟手筆。

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主語下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曰未解裙儒。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

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意以含珠者為非。為接其鬢。學

其類。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徐別。緩。無傷口中珠。此

為儒之多偽也。儒以詩禮為宗。乃用之以發冢。青青麥者

四句詩也。徐別其頰二句禮也。儒知詩禮之為儒。而不知

發冢非儒矣。此與魯多儒服一段同意。○文非莊叟手筆。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

趨下。上長下。促也。末僂而後耳。背微僂而耳。帖。膺後也。視若營四海。高目。而憂

當世之患也。上二句狀其形。此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

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

君子矣。躬矜是全身矜持容知是動容不見朴實指上三句說。仲尼揖而退。蹙然改

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業。事業也。言既去躬矜容知而事業果可得進邪。老萊子

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懷萬世之患猶俗云

人無百年身。常懷千歲憂。總言其慮之過甚也。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言為此

固意欲困邪。母亦謀弗及於此而為之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申民之行。進

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以我之惠及人。而邀人之歡。以為矜尚此隳行耳。庸人之行每

進於此。故有相推引其惠之名。相同結其歡之隱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

閉其所譽。夫不忍一世之傷者。莫如堯。而坐致一世之傷者。莫如桀。妄起分別反

也。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蓋以譽堯非桀。妄起分別反也。于心皆為傷害。害動之於行

皆為濫僻。動無非邪。即盜。聖人躊躇以與事。以每成功。奈

何哉。其載焉。終於爾。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後應。是

矜持費力而無益於事也。○此段言應世者當以無心處

之。不可矜持太過。以自傷。亦見外物之不可必也。詞意艱澁。諸解附會支離。無一字可取。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阿門。曲則之門。曰。子自宰路之

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宰路。淵名。龜為清江之神。使於河伯之所也。漁者余

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

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

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

莊子因 卷之五 外物 白雲精舍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剝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筮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
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不能避剝腸之患如
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
畏網而畏鴇鵙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
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此段言數定雖有神知不可
能移動益見外物之不可
傾同
必也故不如去其私見無情順應如嬰兒無師而能言自
不必勞勞計較於胸中而事無不集矣諸解割裂無謂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
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

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

為用也亦明矣。言之所該無窮而人之所莊子曰：人有能

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遊即下面遊於世

者自然胸次洒然一塵不掛若不能遊之人未免塵根太重即欲離世而立於獨而此心亦不能自勝也諸解失之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

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

流遁決絕是欲離世而立於獨矣總非至知厚德之任乃不能遊之人果於為此全不反顧欲與世人相為君臣不

過一時而已至事久論定其不當於道也諸解失之故曰至人不留行焉。至人雖

而不留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

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尊古卑今。人之情也。乃生於今則文

之輩觀於今日亦何能不隨其波但其能唯至人乃能遊

遊者固別有在也彼流遁決絕果何為乎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至人

遊於世而不為流遁決絕之僻行然順乎世人又能不自

也失其為我蓋不學乎世教惟順其意而不外之也此能遊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

徹為德徹通徹也言至人所以能遊者以其心之通徹不

此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眾害生哽咽也

踐也足不良於行者如被人跖踐也足三陰之脈皆起於

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為足

病也足病則眾害皆生不特哽與跖矣物之有知者恃息

此言道塞之弊○位門運氣之說本此

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物

之有知。皆恃其息之。周流其息之。不盛豈天之咎。胞有重閭。

與有缺乎。乃天通之。而人自塞之耳。又誰之咎。心有重閭。

心有天遊。胞人身腠膜也。重閭。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

遊衍此言人之所固有也。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谿。心無天

遊。則六繫相攘。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室無

則婦姑相塞於一處。必至怒爭。人心無天遊。則六繫攘奪。終無寧日矣。元神不勝。其擾因欲求其幽靜之處。以自安

如流遁決絕之流者。所以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諛。為不能遊於世而不靜也。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

夫養息之道。非可以。之過量。出於名心之勝。名之過情。由於自行表自。御下過。急則人思以謀略當之。彼此相爭。則人思以知巧角之。柴

塞於胸中由於執端而不化此皆有心之害也豈知官事
 之立必決於衆官而不以己與之邪則養息之道亦可知
 矣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

過半而不知其然養息之道必如春雨之草木自然靜然

可以補病病者焚和凡人有病只求真靜皆城城可以休老

皆城一說以手按目四背令眼神光明老寧可以止遽雖

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然息之

於未塞之先非通於既塞之後也故補病休老止遽聖人

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

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駭同。因前言而緒及之也。

演門有親

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

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

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囚以踏河。筌者所以在魚

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蹄。兔置也。自演門句。

至此俱發聽言者當得其意不可拘於跡有用無用非所計也。其所以痛鍼惠子之病者。

為道之人。知在外者不可恃。而在我者無所傷。故能遊

於世而虛其心。以遂其自然也。夫人所可自必者心耳。

其聽命於世者皆外物也。善惡未免同歸。而忠孝或難食報。自古已然。乃世之人。輒以其心役役於利害之間。而不能自勝。豈知寇莫大於陰陽。吾心之水。火蓋有自生。而自剋者。焚和之餘。其道無復有存者乎。是以仲尼驚萬世之患。老萊子猶戒其終。矜正以知有困。而神有不及者。不特神龜爲然也。聖人躊躇以成功。至知去善。而自善皆能以無用言用。遂其能遊之性。而不至懷兩陷之憂矣。然又非必離世以自適也。世有今古。時之所不能違。至人所以能遊者。惟人世而不留行。蓋其道徹。

而不獲。心有天遊。則神者自勝。身豈若流遁決絕之人。必以大林丘山爲善。而不堪於名。暴謚爭守。官衆宜之。擾擾哉。由是至人得其天利。自有生生而不知。猶草木之倒植於春雨。卽如補病休老。止遽之言。皆爲旣失而後圖之術。舉可置之。不論此得意而忘言者也。爲道者。慎無求乎筌蹄。而蹈毀死踏河之失歟。此篇指出修真實際。開後世坎離鉛汞之說。精鑿奇創。讀之惟恐其盡。但貨粟釣魚發冢三段。文詞旣淺。意義亦乖。疑爲擬莊者。攬撮其內。特表而出之。

莊子因

卷之五

莊子因卷之五終

莊子因卷之六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

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

罪也人之罪也言以吾言之彼則不信猶父不能為子之

可信故必借外論之也然此亦非吾不欲直言奈人不可與直言何○自己扯謊反歸罪於他人奇情異想從天外

來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

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

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

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人莫不以己之同異為是非。故因其心所重者艾之人而言之。所以

止其爭辯也。凡書中所稱引皆以耆艾為重。非以年也。蓋以所聞先於我有經緯本末可以立人之道也。若徒以其年不過為陳久之人。已何足重哉。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

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

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理本自齊。若以言齊之。不若不言而

待其自齊。然不言者非掩其口之謂也。不爭是非。不論同異。言與不言非所計也。

有自也。而可有

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
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天下之不可不然皆本
各有所以無不以爲然以爲可矣若非萬物皆種也以不
順其自然安得有可久不易之定論乎萬物皆種也以不
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以物理而論胎卵濕化物種有萬形雖不同禪代無已是
不齊之中有至齊者存焉均平也此以天均爲天倪之
解借物理而言之以見
物論不得不齊之意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
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與則陽篇內蘧
引此正見是伯玉一段同意
非之無定處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勤志好學而不息
服知從事於知也

惠子言孔子有日進之功。故是非之無定如此。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

言。言孔子非勤志服知之故。乃謝去所志所知。而隨時任物之自然。而不造言自無是與非也。於何見之。即於下

文。孔子之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見之。

而當法。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人受才於造物。復其靈性。以有其生。則鳴當律而言當法。固有

自然而合之者。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若

利與義交陳乎前。而已出其好惡是非。以與人相勝。不過服人之口。非猶夫鳴當律言當法者也。使人乃

以心服而不敢。蓋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

彼乎。蓋立對立也。乃能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與之對立。以定天下不易之理。方為不可及也。已上皆孔子之

言。引此以明未之嘗言之故。謂欲定天下之定。原不在言也。惠子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聞此當自省矣。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再化謂悲樂之變。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

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不泊，不及。養親也。弟子問於仲尼曰：若

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累也。學以無累為善，有累

祿少而改其樂，不以祿多而釋其悲，見其心之無累也。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

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鵲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言

子之心已有係累矣。若無係累，則併不及養親之悲哀而忘之矣。豈計祿之多寡哉？鵲雀蚊虻取其大小以為喻也。

此段疑應人外物篇內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

而從，三年而通。野，質朴。從，順世。通，徹理。○三年而物五

句從應感上見，尚未歸根也。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

物心神疑定卓然如有也。來精神生

三句在存主處見。

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

年而大妙。

天成謂合乎造化之自然。不知死。不知生。即內

子所謂要妙是也。三句是與道合真。生有為死也。勸公

處不知死。不知生。與大妙原無漸次。生有為死也。勸公

人之生也。蓋有所為之不同。及其死則同歸而無有異。如

有勸之者然。此從上不知死。不知生。透下意來。至末俱

發此。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

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人皆以其死自有形。返於無形。而

所從來也。若果從無中來乎。則強陽之初。強陽之氣。原無

之氣。何能窮其所往。窮其所不往耶。天有歷數。地有人據

吾惡乎求之。天有日月星辰之數。如其石巫氏之書是也。此

雖最不可知而亦有可求者若生死之問其所以然之理將何處求之耶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若以生死之理求之於命則終若有所制既疑於有命矣而求其始將有以相應也若之不可得又疑於無命是命有不可知者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若以生死之理求之於鬼則福善禍淫既似有鬼主之者而善者或未必福淫者或未必禍又似無有鬼主之者是鬼又不可知矣。此言生死之理本有不可知者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者斯得之矣千古疑根數語說破奇文至矣。

眾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

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

奚稍問也景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叟與子有而不知

寓言 白雲精舍

其所以已。影之俯仰行止隨行而子。蜩甲也。蟬蛻也。倏之而

非也。可。見。而。不。可。執。故。似。之。而。實。非。也。火。與。日。吾。屯。也。

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沈。乎。以。有。待。者。乎。

也。影。之。遇。明。則。顯。遇。暗。則。隱。皆。本。於。形。彼。指。形。而。言。也。然

形。亦。不。能。自。主。尚。為。影。之。所。待。而。况。主。張。有。待。之。造。化。者

將。不。為。彼。之。所。待。乎。是。形。影。之。不。相。離。皆。不。能。自。有。也。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

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健。勤。之。義。來。往。強。陽。既。皆。非。我。又。何。以。有。問。乎。此。承。上。段。生。死。出。於。陽。氣。而。言。與。齊。物。論。同。意。而。文。更。覺。新。異。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

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

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故。敬問其不

可教之。故也。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睢，仰目盱，張目皆

者，人誰與居。言人將畏而去之也。下篇大白若辱，盛德

若不足。老子一句出陽子居蹇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

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

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

此。

立言所以明道，豈不可以莊語而必藉寓言以為廣重

言以爲真。卮言以爲曼衍哉。蓋道本乎天。而不在人也。如孔子前是而後非。是道以時而化。曾子前樂而後悲。是道以事而化。顏成子遊前野而後妙。是道以功而化。則道之無定在也。審矣。夫道之始卒。若環莫有大於生。死之故。然其中之有鬼無鬼。有命無命。造物之幻。皆不可知其人也。不過猶罔兩於景。各有所待而不能自主。是欲言以明之。而有不可言以明之者焉。惟去其睢睢盱盱之形。如陽子之爭席。戒其感豫出異之事。若列子之饋饗。則其人之天見矣。夫造物之報人也。報其人

之天。故安其所安，卽知道而勿言可也。然人心易動而難靜也。上焉者，用成技於屠龍之巧，衆人所以多兵而乖於聖人有求之效。下焉者，敝精神於苞苴竿牘之際，小夫所以爲知而昧乎至人無始之歸。其欲天而不人，難矣。不知離實學，僞非由天布，內刑等之外刑，適所以自傷也。乃猶內藏其山川之險，而勞人之九微。外昧乎唐許之風，而矜心於三命。是未取五德之凶，八極之窮。三必之達，六府之形。一一而並較之耳。若莊子之應聘也，以犧牛不如孤豚，其論葬也，以鳥鳶無異螻蟻，總無

有窮達生死。入其意中。則人而天矣。如是雖明道而實抱道也。雖立言而實不言也。此篇是全書收束。推著書之本意。與列禦寇總爲一篇。後人因攬入讓王等四篇於中。故分而爲兩耳。惟曹商得車。宋人錫車二段。語頗近於虐諱。似非有德者之言。當別之以俟後也。

雜篇列禦寇第二十八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

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饗而五饗先饋饗同

漿者之家也言吾往食於賣饗之家者有十而五家皆不待沾而先以漿饋饗蓋敬之也諸解俱謬伯昏瞀

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在內

誠而能渾而無迹則形於外者未免舉以外鎮人心使人

動使群以成其光耀使人得而見之也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鍾服也貴有爵者老有齒者整有

所以致患也夫饗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

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萬乘之主

倦勤如此使其見我必將委國而授之以政則我亦身勞知盡矣所謂鑿其所患者此也安得無驚伯昏瞀

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觀內省也保附也言汝既善於自省矣但

處已如此而不求更進則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音頓

人將附汝而不能却之也往伯昏往省禦寇於家伯昏瞀人非面而立敦杖蹙之乎

也屨滿來其家者衆也願謂柱其杖以支願而皮肉皺立有間不言而出以人保

見其不賓者以告列子賓擯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急

足教也求言恐其追之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言汝之病不可

不及也暨及也以藥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指戶外屨滿而言

救矣只舉前語作一

證據。轉挑冷雋。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

用之。言汝雖非有意求人之保。但汝不能使人勿保。感豫

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出異。表異也。感人

保者。殆表其異以示之故耳。然有所感。則我之精神。未免外用。遂致搖動本性。而不自知其無謂也。與汝遊

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汝所從遊者。莫知以此告戒於汝。至其所言。皆為鄙細之

言。徒為人之毒害耳。若是則同入於迷途。豈能相出乎。○

告。叶谷語。意本出。用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韻句搖曳出之。奇絕。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俗所謂巧者

此解。○此言所以使人無保之法。

鄭人綏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綏爲儒。河潤九里。澤

及三族。綏。墨翟之兄。呻吟。誦讀之聲。裘氏。地名。河。潤澤及。言其儒業之成。利澤及人之遠也。使其弟

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綏自殺。綏與弟二人各以其學相雄長。

其父助墨而絀儒。綏以弟之學係已所使。又以已之學爲弟所勝。故因而自殺也。其父夢之曰。使

而子爲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柏之實矣。綏旣死。猶

見夢於其父曰。使汝之子學墨者。乃我也。汝何不見其爲墨之善。已成其材。如秋柏之實矣。是誰之功。乃黨弟以致

我死乎。闔胡皆訓何夢中諄。聳之詞。○見夢之言止此。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

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報猶佛所謂果報之報。天者性之所安也。造物之成就人。

必其人性分中帶得有此一段薰習之氣。非可強也。夫人彼爲墨者。亦木有爲墨之根氣。故爲墨而墨成耳。夫人

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夫

指緩也。緩以已之處弟有以異於他人而賤視其親是貪

天功以爲已力何異於齊人之井飲者以泉爲已私而至

於相爭鬪邪齊人。卽故曰今之世皆緩也今之人大約不

齊民。猶云衆人也。矜其已之所得知性之所安而

故曰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

者謂之遁天之刑上德不德。有德者以不知亦所以全其

天也。况有道者乎。有知則不免與天相

遁以自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

傷矣。不安其所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此數語足

上意。緩蓋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者。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

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道者無心自然而已。知而

言之則涉於有心。古之人

所以行不言之教也。○此段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

根上段天人字發出議論。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屠龍喻學道者單于

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其巧。即得魚忘筌。聖人以必

得鬼忘蹄之意也。○此以為知道勿言之喻。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

兵恃之則亡。以必不必謂有者亦無之。以不必必之謂無

者強欲有之也。兵謂胸中交戰也。凡以兵為

可順者。故所行輒有營求焉。不知胸中之兵恃之未有不

自傷以底於亡者。○此承上無所用其巧句。反覆言之。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苞苴以遺竿牘

以問問遺之具。小知所徇也。○敝精神三字根上兵字來。居今之世非此

不行所為不可須臾離者。豈得小夫之知為然邪。言之不

能無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

不知太初。小夫之知如此，乃欲兼通乎道之玄物之故，以達於太一之虛。如是則迷感於宇宙之大，不能

兼濟道物矣。為形所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不能達於太一形虛矣。太一即太初為數之始，萬物從此離無入有生

生不息者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無始即未始有始，比之太一，大初尤有進矣。歸精神與做精神

對看甘冥酣眠也。無何有之鄉則無始是也。至其應物則如水之流於無形發泄乎太清，過而不留物而能化至人

之用心。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毫毛即蹇淺如此，未始有物之初無紛紜轆轤之憂者

也。小知之役役至人以為可憐惑者。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

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陋巷，困窘織屨，槁項

黃馘者商之所短也。倘項者頭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一悟萬乘

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

彼癰潰痊者才何反得車一乘，疢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此老

利只得如此。虐謔若與之高談道義無益也。吾以曹商亦頗有廉耻的人。聞疢痔之言遂默然不語。若係今人則以

笑罵由人笑罵其心竟以疢痔為榮矣。○文非莊叟手筆。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貞，楨

幹猶云棟梁也。曰：殆哉！坡危坡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以文物之美為飾也。

從事華辭以支為旨。以枝葉之言為美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忍性猶云矯性。視猶示也。言矯飾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其自然之性。而不自知其無實也。以上民。言其學之執着於胸中。而不

而可矣。彼指仲尼謂仲尼若與汝宜。而與之以安養天。今

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為後

者。恐其江河日下。愈趨而愈遠矣。休。勿用也。○離實學偽。根上飾羽而畫五句來。難治也。施於人

而不忘。非天布也。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有心感之。不

有間矣。布。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商賈不齒於

布。濩也。○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不欲與

之齒也。○買絹牙郎。官婢猶羞之。其一段持籌會計之態。令

人委難相近。勿謂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

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

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桁楊

事之悔尤，宵人昏昧不曉之人。離，惟也。○自難治可至此根上受乎心宰乎神二句來，重在內刑一邊。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

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貌厚而情深，所以為人心之險。其難知者，正以此耳。○好狼罵幾於

熱揭而皮矣。故有貌愿而益，愿謹慤益，盈溢也。有長若不肖，長有技，不肖無能也。

有順慣而達，順巽慣急達，相濟之意。有堅而縵，堅堅持也，縵纏繞也。有緩而針

緩和緩，針急也。○五句言人之情貌，每每相反如此。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言惟人之難知，故嘗有就義之人，即為棄義之人也。故君
○世人說仁說義者，便是不仁不義之尤，切不可信。

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
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
而觀其色尤徵至不肖人得矣徵驗也○單言不肖而不
開口便見肝膽不待試而後見也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
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軌取以爲法也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
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而夫猶言而人外
之詞呂鉅驕矜之貌唐許唐堯許由也言其倨傲如此比之唐許
之讓德當何如邪○此言器度大小之不同也 賊莫大
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有

為德非真德也。及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尤甚矣。乃欲迴光返照而內視，其何足以有成邪？○道家所謂制眼之說，蓋

本於此。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凶德，猶上所謂賊也。五者，眼耳鼻

為所為而訾所不為，便是德有心而心有睫者。○承上言德有心之害。窮有八極，達有三必

形有六府。極者，究而言之也。必者，決而言之也。府，猶藏也。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

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蓋未免恃壯取敗也。緣循偃俠，困

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不能自立之貌。偃俠，隨起隨

敢，自比於人也。三必之知慧外通。外通，言通於外也。勇動

達亦謙受益之理也。知慧外通，以無涯傷其內也。勇動

多怨，仁義多責者，是府之不好處。達生之情者，傀達生之情，則造

於實際。愧然而大解矣。達於知者肖。達於知則能達大命。

○此一府最爲上乘。踐形惟肖矣。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遭猶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故有是安遇無求之義。兩者略有不同。不可不知。○達生。達知。達命。三者又是府之好處。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稗莊子。驕。稗謂見人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蕭以織其子沒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鍛。捶之也。蓋珠有

光彩。恐爲龍所覺故耳。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

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奚

言得禍非小也。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

龍也。○列禦寇。白雲青舍。

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膳子爲整粉矣

鄙夫貪戀權勢皆乘世主之不覺一旦悔悟未有不亡身滅族者真可危也。○文非莊叟手筆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

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與前篇龜

喻同旨太史公引入列傳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

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

加此不說葬具無用倒說弟子曰吾恐鳥鳶之食夫子也

莊子曰在上爲鳥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

也。○忽添出與奪二字大奇。若止說鳥以不平平其平也。驚螻蟻均不免於食。則凡能之矣。以一家之平平萬物。莫若任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以一家之平平萬物。莫若任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此明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乃愚人恃其所見以爲可以入人。豈知此不過爲功於外耳。何可得哉。○此因上下不可偏之意。而緒及之以發正論。

蘇子瞻作莊子祠堂記。言讀寓言之終。陽子居爭席一段。因去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

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此老讀書。自是千古隻眼。後人惟以篇目已定。不敢擅自改訂。亦古人闕疑之意。然亦不可以不辯也。篇末載莊子將死一段。以明漆園之絕筆於此。猶春秋之獲麟。此外不容添設一字。則天下一篇不辯而知爲訂莊者之所作矣。後世紛紛猶以莊自爲之甚矣。讀書之難言也。

雜篇天下第二十九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此一句是提綱下面五段

句伏脉甚遠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主有所成皆原

於一神者明之藏明者神之發言道術之極也聖王卽下文內聖外王之道一與上而多字對看不必作抱一

說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

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

人天神至聖四名總一人耳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

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則道術中之人未

也。以上俱就治心言。起下內聖之道。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

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

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名法參稽

有數存焉。百官所以相列治其職。事務農桑。廣畜養。實庫藏。以恤災。獨故有養民之理。以上就治人言。起下外王之道。

古之人其備乎。頓句警策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

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

乎不在。總言道術所在。皆有本末。俱舉之意也。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

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鄉魯之士。縉紳先生

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

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

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總言古人雖遠。其數度尙可攷而知。以見道術不容不一之意。天

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

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

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

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

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

裂。此言治方術者各逞其一偏之說不能會古不侈於後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靡麗也暉光也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矯厲也此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大循一作大順猶

上文往而不返之病為之大過承繩墨自作為非樂命之

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

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非樂節用墨

以鬪為非也不怒言但自責也不異言不求異於人也黃

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

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

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

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上皆言其

毀古之禮樂處。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

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

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格。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

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

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言教人自苦而

信但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是不類乎人

情耳。殼不潤也。此段文法。綜括如千年古木。藤蘿盤曲。白雲精舍。

不可名狀。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

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搯而九

雜天下之川。橐，搯一作橐，搯九雜，糾台錯雜。使其脈絡貫穿而注於海也。腓無胈，脰無

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

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此段引墨子稱道之

言而斷其所為必于自苦也。相里勒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

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舛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

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別墨言於墨之家

也。相背相應。所以爲不同處。與上文不異。呼應。巨子墨道成者尸主也。至今不決。言久無定論也。此段又言墨之

教。又有不同如此。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

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

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川進相勉也。求之所不得者。雖枯槁

已非聖人之道也。才士二字。篇襄於墨子一段。計共

五百餘言。層層駁。忽於段末。叫轉數語。烟波無盡。又不

作說。無語。蘇子瞻增論。全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

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止以此白心不累不飾故以情欲寡淺為內不苟不恃故

奉又薄以示其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朱鉞尹文問其風

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接萬物以別

宥為始其接萬物也別而宥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以膈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其言心之容也乃名之曰心之為行

所以膈合驩調海內者也人常推之以為主而用之耳膈煮熟也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

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

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此九句指禁攻寢兵之實

人雖厭之而必行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忽揮中間作過

厥有蜂腰馬跡之妙又於上段格調一變此古人下筆有神非今人所知也 曰請欲固置五升

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

曰我必得活哉圖倣乎救世之士哉言我何必於自活亦以倣乎今日救世之

士而以自私自利者此即自心之言。此七句指情欲寡淺之實 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

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

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為

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其行適至是而止言所行不過如此也。此處不著斷語蓋斷語在前

詘然而止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然決

格法一新 猶水之決聽其自流而無有主持也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

趣物而不兩隨事而趨不生兩意也 白雲精舍

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
 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
 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
 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
 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冷則不熱。汰則
道理之中以爲有知與不知焉。奚果不擾若較量于
則所知亦薄而卒近於自傷也。 譏骸無任而笑天下之尙
 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輒斷與物宛轉。舍
 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譏也

體獨行也。推之相觀之斷。總是與物宛轉之貌。推而後行。曳

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

靜無過。未嘗有非。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

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

之物而已。無川賢聖。無咎所以無譽。敘事中忽。夫塊不失

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

理。適得怪焉。塊。土塊。無知之物也。慎到以為不失道。非死

人。口吻作斷。田駢亦然。四字。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教則不至也。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

竅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魴斷所為與人

相反而欲不聚人之觀總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避不

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常有聞者也

緊常有聞言皆有聞

下道亦節取之意以本為精以末為粗以有積為不足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

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太一即物視以濡

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

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勿乎若亡寂乎若

清同為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無居不先臧

此以待彼寂

而不動也。自著形於物而各彰其功感而遂通也。下九句皆本此二句俱關尹之言明其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大也。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

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此言

為表者 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

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徐而不費舒緩而不表著也。笑巧笑

人之巧者也。○此言以空虛萬物不毀為實者 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

此又言以濡弱謙下為表之故 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

矣。此又言以空虛不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 削

削也。不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一語作贊而

道之極也。咏歎出之格調 白雲精舍

又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

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無形不可見無常不可測萬物畢羅

無不具也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不能指一而歸之也

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

儻不以踰見之也以不可窮詰之語時恣縱而不本於正文又不自見其畸異也以天下

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

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

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

詭可觀連犴死轉貌也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是一部著書本領非若急於自

見搜索也。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

於本也。弘大而粹深閑而肆其於宗也可謂和適而上遂

矣。和適即調適上遂上而自遂至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

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蚘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內既充實矣而其應

合乎造化之功解脫乎萬物之迹蓋有無窮之用則大而能化矣其所以然者又芒昧未盡則又不可知之神也。

贊歎之語。上無古下無今。自是訂莊者所作。乃俗以為惠莊子白言郭子玄稱其禹拜昌言何嫌乎此是何說也。

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今麻物之意。多方

外駁而不一也。麻物謂歷指物而言之也。自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

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夫與地卑。山與澤平。日

白雲情舍

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
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
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
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此言惠施所以與天下
辯者其理不可致詰也
有毛鷄三足郢有天下火可以爲羊馬有卵于子有尾火
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日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
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柶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
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

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此言天下之人。所以與惠施相應者。其理不可致詰也。桓園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

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囿。言四面交攻。如圍之圍合也。惠施日以其知與

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

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是眼中不見一人。語氣描寫得出。施存。雄而

無術。守雌為道。則存雄非道可知。上曰多方。此曰無術。則惠施又方術中所不取也。南方有倚人

焉。曰黃獯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此皆不

解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

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

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適和也隩言其小而暗非

六通四辟之道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蚩之勞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文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充其一偏之能

猶可若曰此其愈貴於道者亦幾危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

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

不反是窮譽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論惠施處加以痛惜見其有才而不

能至道也。○此篇總論道術分合之故令人自為決擇其間萬斛波瀾一望無際熟此何患不落筆千言哉。

知道術者少故治方術者多。然治方術者多故知道術。

者因以益少矣。何也。道術無乎不在。而方術則其中之
一察耳。故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之異。其名法名參
稽之異。其數世史六經之異。其文皆道術之所該。徧無
可欲爲。亦無可不爲也。及一曲之士出。而道術始分。道
術分。而後學者因各有聞風之不同。是非世道之幸矣。
於是乎有墨翟禽滑釐者爲之太過。已之太順焉。有朱
鉞尹文者爲人太多。自爲太少焉。有彭蒙田駢慎到者
棄知去已。緣不得已焉。不但此也。有關尹老聃者。建之
以無常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

萬物爲實焉則博大真人視諸家有進矣。及至莊周上與造物者遊下與死生無終始者友其寓言重言卮言皆發其充實於己者是爲方術也。而實道術矣。若夫惠施以勝人之口。口與辯者相應弱於德而強於物祇爲多方而已。爲無術而已。不特道術所不居卽方術亦所不取也。名爲善辯究何益哉。求道術者當審所尙矣。此篇爲莊子全書後序。明當日著書之意。一片呵成文字。雖以關尹老莊槩頂一山之土來語意却有軒輊其敘莊周一段。不與關老同一道術。則莊子另是一種學問。

可知。段中備極贊揚。真所謂上無古人。下無來者。莊叟
斷無毀人。自譽至此。是訂莊者所作無疑。王荆公莊子
論蘇長公莊子祠堂記。皆以此篇出乎漆園自作。各有
獨見。但可徒資談鋒。總非定論。而議者又以爲訂莊者
不著名姓。爲疑不知莊叟。生於戰國。彼時猶爲近古國
策筆法。橫絕俱無名氏。千載而下。以不知出自何手。爲
恨。豈若後世淺儒。粗就一篇爛時文。便自署其姓字。於
上。災梨以自誇。詡徒以供覆瓿之用。當使古人笑人。至
今尚冷矣。

